

## 猫妖传奇 目录

- 第1卷 妖星降世 楔子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上)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下)
- 第02章 扑朔迷离(上)
- 第02章 扑朔迷离(下)
- 第03章 真假难辨(上)
- 第03章 真假难辨(下)
- 第04章 杀机再现(上)
- 第04章 杀机再现(下)
- 第05章 生死激斗(上)
- 第05章 生死激斗(下)
- 第06章 元神合一(上)
- 第06章 元神合一(下)
- 第07章 自然之心(上)
- 第07章 自然之心(下)
- 第08章 成长琐事(上)
- 第08章 成长琐事(下)
- 第09章 荒山野岭(上)
- 第09章 荒山野岭(下)
- 第10章 千年异参(上)
- 第10章 千年异参(下)
- 第2卷 玄天幻境 楔子
- 第01章 奇妙经历(上)
- 第01章 奇妙经历(下)

## 猫妖传奇

第1卷 妖星降世 楔子

第1卷 妖星降世 楔子

作者：易忻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天似是比往日低了许多。看那厚厚的云层如棉般吞天锁日，便知道今天又是一个寒冷的天气，除了个别商贩之外，其余人家户户大门紧闭，就连云溪城昔日最是繁华热闹的大街都无人行迹，可见这鬼天气是何等的招人厌。

而远在这云溪城十里之外，矗立着一坐山。此山名为碧山，只因这山不论暖凉，山间皆是一片碧绿祥和。碧山，峰壑竞秀，奇石嶙峋，花木葱茏，泉流掩映，金沙雪浪，风光旖旎。昔日太祖皇帝曾到此一游，见次奇境，也惊讶不已，道：“名山胜境，绝山荒岬，为圣贤之人避世之地。伊人宛在，游子关情。真乃一人间仙境。”

而这碧山之上，更有一聚仙峰，亦名天柱峰，丛岩耸峙，广崖巨壁，展列如屏，冥濛杳霭，恍若众家仙神到此聚会，故得名聚仙峰。但是此聚仙峰却从未有人真正的登上过，那些登峰者，皆因迷路而只能原地大转。所以从古到今，却都只能远远窥其大概，所以此峰更是得名，多以为此峰之上乃是仙家居所。

但为人们所不知的，聚仙峰上确实住着一位有着大神通的半仙之人，名为楼腾风。四百年前，楼腾风四处遨游之时，无意间发现此境，心下甚喜，便占据此地为居所，以大神通之术辟了处

居所，起名为：碧云宫。为免凡人所扰，便用九龙迷幻阵将这聚仙峰阻隔起来，凡是想要入内一探之人，皆因迷路而不得窥其所以，便是此九龙迷幻阵之功。

谁料，今日这碧云宫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楼腾风这才明白此地乃是二只成精的猫妖的栖息地，早已被这两只狸猫所占据。当年他占据此地之时，正是那成精猫妖度劫之时。这些异类猫妖，每隔五百年，便会因为躲避天劫而入定。当楼腾风占据它们的栖息地时，却无奈天劫将到，只得隐忍数百年，以最佳状态迎接天劫的到来。

待到天劫过后，又过二百年方恢复其天劫所造成的伤害，度劫之后，见自己居所被占，猫妖顿怒。双方见面，没等任何一方开口说话，其中一只通体黑色毛发的猫妖二话不说招手便是一道厉芒，急射向漂浮在空中的楼腾风。

而楼腾风也不是易与之入，见这猫妖不声不响便打，喝道：“你们这些畜生好生无理，本仙长念你们能修成正果，欲放你们这些异类一命。而你们却不知好歹，欲取本仙长之性命，真当我楼腾风好欺负吗？看你所为便知留你不得，老夫今日就替天行道，毁了你们元神。”说罢，手中顿现两道金光，一对紫青宝剑紧握在手。

见猫妖攻势以到，手中宝剑金芒爆长，浑身仙气顿生，挥舞手中紫青双剑，以一式固若金汤将猫妖攻势完全封锁，甚至跟前也是一片网状的金墙。

那只进攻的猫妖见状顿现讶色，知道此人修为在它之上，听那楼腾风如是说道，顿时紫雷炫火笼于其身之上，一时间，整个聚仙峰紫光大盛，气势实在逼人。只听猫妖喝道：“哈哈，好，好，好。此招有点气势，有点看头。好，我麒就以一人之力破你这固若金汤，免得你推委我倚多为胜，心中不服。”话毕，手中黑芒一闪，一柄黑色大刀现在手中。

只听猫妖大喝一声：“炎雷第四擎——天火霹雳。”话未道毕，只见刀身突现紫雷，不时发出如炒豆子般的‘噼里啪啦’声，其声势浩大几乎令所有在场的人呼吸为之一堵。麒凶悍霸道的个性，另他的战意狂升，手中以炫火锻造的黑铁大刀，带着必杀的信念，遇强越强，狂斩乱砍，誓要摧毁眼前这敌人。

楼腾风刚强勇猛，不为麒这猫妖的吞天气势所动，仙长神威，激如怒海惊涛，大有吞噬日月之势。只听楼腾风一声怒斥，催力加强金墙劲力，喝道：“就凭你这小小猫妖便想破我？哼，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便是再强十倍，也休想得到。”口中虽如此说道，手中劲力却也丝毫没有放松停顿。

浩瀚的攻势狂猛地击在楼腾风所筑之金墙上，发出一阵‘噼啪’‘吱一吱一’的声响。这面金墙果然同它的名字一般固若金汤，确实坚固无比，任那刀势如何狂乱劈斩，炎雷如何劈击，却丝毫动摇不得眼前这面金墙。

不过楼腾风似乎忘了还有另一只猫妖正在一旁窥视，待见楼腾风背门大开，忙化做一片旋风卷向金墙渗透而入，重聚为人形，之后双爪化为利器反斩向楼腾风的背门。

楼腾风正与那称为麒的猫妖斗得正酣，突觉背后惊现杀气，神识一展，却见另一只生有白色毛发的猫妖攻向了他身后，楼腾风不由大喝一声：“尔等竟然如此卑鄙无耻，居然偷袭于我，接招吧！”话毕，只见楼腾风左手握拳，右手紧握紫青双剑，但听他一声厉喝：“疾——”右手金芒再闪，但见一通体泛黄，晶莹剔透的双刃剑现在手中。

腹背受敌的劣势之下，楼腾风施展浑身解数，拳剑齐击，以一式“斩妖除魔第三擎——风灭惊雷”将危机消弭而去，这才堪堪躲过两只猫妖的致命一击。不过楼腾风招式之强横，尽显绝世强者的威名。

一时间，整个峰顶流光溢彩，数不清的光团在阵中不断的流蹿跳跃。如果不是密咒与猫妖说设之结界将这些光团压制，怕是早以外泄，致天下大乱了。

楼腾风怒喝一声，道：“妖孽！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擅自入的碧云宫，毁我紫青宝剑！我看你们是活腻了，今日如不把你们斩于剑下，灭你们元神，我楼腾风便永世不能得道。”话毕，手中早已聚起紫青双剑残存剑灵，随着楼腾风的话音落地应声而出，当头向两只猫妖压去。

两只猫妖避无可避，只得同时运劲，硬抗这毁天灭地的一击。

‘轰隆……’楼腾风催运劲力，唤醒紫青剑灵，重整紫青威力，矢志报仇雪恨。紫青剑灵在楼腾风的指挥之下，双剑一仙合一打出一记霸绝的超强除魔七式第四擎——旋龙擎空，瞬间便摧毁了两只猫妖护身的紫雷旋火，直击猫妖本体。

猫妖见护身炫火以灭，忙催运劲力，挥起黑铁锻造的大刀，以期能抵住这无坚不摧的一击。

紫青剑灵与黑铁大刀正面相碰，激起的锐利气劲如雷雨般，迸溅四射，震得地面裂出无数裂痕，仿佛山崩地裂一般骇人不已。而以剑灵与黑铁大刀交击的正中，激射出一团白芒，白芒正不断的膨胀扩大，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只不过以他们的修为，却依旧未能发现这变化。

或许是已到极限，白球终于停止膨胀，只可惜，楼腾风与两只猫妖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双方的劲力在催，都没有注意到停留在空中的那团白球。当剑灵与黑铁大刀再次相碰之时，激射出的气劲正好砸在白球之上，经不起这毁天灭地的一击，白球终于爆炸开来，劲力瞬间便盖向整个聚仙峰，将其笼罩在爆炸之中。

“啊……”一声凄厉的哀嚎声从爆炸的中心传来，震得整个聚仙峰为之一颤，无数碎石落于山间，溅起无数烟尘。更可怕的是尖叫声并没有就此停下，而且笔直而上，只逼楼腾风所设之阵的阵顶，撞在阵顶发出‘啾—兹兹—啾’刺响。而此阵连片刻也抵制不住，便将这迷幻阵猛然轰碎，直上九霄，响彻整个大陆。

烟尘消散，只见楼腾风身着的道袍以化为丝丝布条，发髻上那坠子以断为两截，长长的黑发随风摇摆。看着那两猫妖所呆之处冒着几缕青烟，楼腾风轻吁一口，叹道：“想不到我楼腾风也会落的狼狈模样，那两妖孽怕是被紫青剑灵击破元神，以化为青烟了吧！”

同时，远在碧山八百里之外的皇城中，飘雪依旧无声的降落。

“穆祭司，你看这声巨响来自何处？是何东西所发出的？”一位身披龙袍，头带帝冠，身躯孤傲而伟岸的老者望着立于窗前的老者，疑惑的问道。这便是当今天子太明皇帝，他坚毅充满阳刚之气的脸颊，已经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当他的目光停留在身旁，不禁流露敬佩之意。在他为帝几十年里，除了眼前这位灰衣老者便没有他人能够得到他的青睐。

而他身旁的老者正疑惑地盯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神色凝重，听到自己主子的问话，忙拱手说道：“禀陛下，此声来自东方。陛下所闻之声，依老夫来看，此声应是人的嘶吼。”说到这里，面色再次凝聚，房内顿时升起一股凝重的气息。

太明闻言，顿时骇然，面容惊现讶色，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疑问，云溪？云溪城城主萧擎？

正思忖间，突见漆黑的天边一道耀眼的流星滑过，留下一道绚烂璀璨的轨迹，瞬间边陨落于天之尽头。而就在这璀璨流星陨落的瞬间，东方升起一颗紫芒四射的新星，虽是黯淡，却在这夜里最为耀目。

立于窗前的穆祭司见此异像，忖道：“啊——不好，紫气东来，天现异像，国运将危。”念此，忙对太明说道：“陛下，紫气东来，祸，大祸，如不即使制止，怕将危害国运啊。”

太明听得祭司此言，急忙问道：“祸？什么祸？想我王朝平天下已数百年，何以突然大祸临头？”

“陛下，怕是有妖孽即将现世吧。”穆祭司说道：“陛下，臣观这紫气初升，妖孽还未成形，如及时制止，方能化祸为福。”却想：“化祸为福，现今妖孽亦因你太明而生，福？哼，你不思朝政，沉迷美色，狂征乱敛，诸多奢侈，只可怜那些天子脚下的黎民百姓，被巨额的税收刮的家徒四壁，饥寒同煎啊。”

如此不算，你对那些忠于帝国的良臣将士亦是残暴不忍，虽还未弄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但也离此不远了。现今天现异像，想必天下必有大变，哼……陛下，你就慢慢的等着祸端来临吧。”

太明听罢诧异不已，急道：“妖孽？莫非此妖孽生于东方？难道是云溪城有大变？”太明疑惑不已，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造反二字。随即又摇头推翻此想法，喃喃自语道：“不可能，云溪城总兵力不过十万，不及朝廷兵力的十分之一，他何来能力造反。而且我亦深知萧擎个性，知他胆小怕事，他绝无这个胆量造反的。无能力无胆量，那么，便可能是云溪城方向出了妖孽……”

穆祭司听罢，亦面色沉重：“妖魔现世，比那乱臣奸党更为可怕，如不斩草除根，怕是要危及我王朝气数。陛下，一但妖孽成形，定会让朝廷现于危机之中。事不宜迟，还请陛下快快下旨，彻查妖孽所在。”

太明立刻传令御前侍卫：“众隐卫听令，你们立刻赶往云溪，搜索云溪方圆百里，务必要查出妖孽所在，一但发现立刻格杀。下去吧……”侍卫正待命而去，又听太明说道：“还有……你们务必要把守好身份之密，以免引起民乱。去吧……”

众隐卫恭声答道：“是……”话毕便转身领命去了。

而就在此八百里外的云溪城中的城主府内传出一阵阵愉悦之声：“一晤一晤一相公，相公，再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啊，好舒服。”只见房中罗纱帐中，云溪城城主萧擎与他的爱妻陆颖正翻云覆雨，行着人伦之事。

却不知在这时，几缕青烟早已从纸窗隙间穿入，在罗帐中转上几转，便一头栽进了陆颖的肚中。

## 猫妖传奇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上)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上)

作者：易忻

光阴似箭，距上次碧山传出异响时起已达二年之久，当时来一探究竟之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即便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收获，但也并未有使那些好奇心奇重的人打消探索一下的精神，反而比之前更为严重。

夜，如一块幕布，点缀着无数的繁星。天上没有一丝浮云，漫天的繁星在没有浮云的遮掩之下得以尽情的发发出自身璀璨的光华，如百花齐放般，竞相争艳。可是任这些繁星如何的散放着它们的光华，也难以与这轮悬挂与天的皓月相争。

皓月辉煌却又柔煦的月芒遍洒整个神州大地，驱散着阴沉浑浊让人觉得可怖的黑暗，使万物皆

能在光华的洗礼中安然入睡。可是，在这光华之下，黑暗就真的被驱除了吗？

千百年来——碧山便一直受到无数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的吟咏赞叹，自百年前太祖皇帝曾一睹碧山风貌，之后便有许多关于它的记载流传于世间。它——仿佛已经不在只是一座山，而是代表了天地间一种极致的意境之美。

如此灵山如若不是身临其间，又如何能明白那夕阳映照下缥缈腾绕的袅娜烟霞，是何等的凄迷又绚烂绰约而壮阔。

碧山的夜晚在皓月繁星的辉映之下，别具一种独特的仙姿美态。放目望去，皓月洒下的月芒在碧山静谧宁恬的山野间宛似披上了一件银色的轻纱。尤其是在柔和的寒风吹拂下，那翻涌不休的如浪松涛，简直就是幻现自虚无中的银色碧海。又仿佛是天界里的佛陀神人在向世人现示着什么，气氛是那么的庄严而又神秘，无声中似乎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莫名的感动与明悟。

在这里种种红尘俗世的喧嚣纷扰仿佛都已不存在了，它，碧山便是如此超然物外而又不染一丝尘埃，傲然挺立于无边天地间的一隅奇境。

蓦地，“呜哇……”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自碧山北侧密林内响起，接着便是一阵金戈相交的脆鸣声。顿时惊起无数的林鸟飞窜四下，原本静谧祥和的气氛骤然间如冰雪般消融，代之而起的是弥漫在整个密林间的一股阴森诡谲且又充斥一种肃杀的气息。

而世代滋生于此与世无争的仙禽异兽也纷纷被着凄厉的嚎叫所惊醒，它们仿佛是感应到了密林中的某处散发着一股充斥着血腥与无比邪恶的力量，冥冥中已经笼罩了整个密林，仓皇间便各自找寻安全之处躲藏。

而就在那声凄厉惨嚎响起的同时，七道迅如鬼魅般的黑影自密林里闪现而出，奇快无比的身形向碧山西侧一片平坡急驰而去。

瞧那些神秘的黑影快速至极至，非常人所能达到的飞跃腾掠，在他们脚下每一次的跃起下落间，便轻易的跨过几近十丈的距离。其中两人更是在树与树之间的枝叶间攀行，快到了极至，也不可思议到了极至。黑夜中，这七道的身影仿佛就是浮掠在山林野间觅食的猎鹰。

而在其中一位黑影的怀中，似是有东西在蠕动，细看之下，却是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安静地躺在黑影怀中。只瞧那孩子长的白胖可爱，两目炯炯有神，似是有灵光流转般。在这道黑影急掠颠簸间，却丝毫不吵闹，只死死地盯着黑影的脸颊，两眼一眨一眨的。

黑影见怀中的孩子盯着她，眼角不由露出丝丝怜爱，不由用额头撞了撞其中一婴孩。两个孩子见黑影如此，便用手轻轻地抚摩着黑影的脸颊，用担忧的眼神望着黑影。

黑影见怀孩子目露担忧的神色，眼中慈爱更重，口中喃喃道：“忻儿，滢儿，娘定会保你们姐弟平安。”看着怀中的婴孩，陆颖不禁思潮迭起。

云溪城城主府中，只见府中的仆人都忙里忙外，皆因城主夫人肚里的孩子即将降世。原来这胎是两胞胎，先一胎已生出，是个女婴，产婆正准备前去报喜，却听城主夫人仍抱肚痛呼，细看之下却见城主夫人的肚依旧浑圆没有丝毫变小，比之先前还要更大。产婆顿反应回来：肚中还有一胎。但是一夜过去了，那肚中的胎儿却依旧赖在母亲的肚子中不肯出来，原本欢喜的众人则开始忧心起来。

而云溪城城主萧擎则不时在产房外踱步，抱着侍女递过的女婴，脸上尽现焦急之色。产房里则不时地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声：“啊……痛死我了，相，相公……好痛呀！”闻听夫人的痛呼，萧擎的眉头更是皱在一块，口中不时发出喃喃碎语：“怎么还没生出来……”

那女婴似是感受到了母亲的痛苦，在萧擎的怀中大哭不已。不论他如何哄骗，皆止不住女婴的

啼哭，不由急得直转。好在这时一旁的侍女提醒：“城主，小姐怕是饿了！”一语惊醒焦急不已的萧擎，立刻吩咐奶娘过来，用乳汁才止住女婴的哭喊。见女婴抱着奶娘的丰乳轻轻的吸吮，微闭的双眼尽显其臃态，萧擎不由轻吁口气，随即便又担心其房中的夫人来。

萧擎见产房迟迟未有动静，实乃放心不下，便请有占卜之能的师爷刘奇前来为自己爱妻与她肚中的孩儿卜上一卦。

刘奇得知老爷召唤，急忙前来，得知前因后果，便掐指算来，面色不由凝重起来，只听师爷吟道：“老爷，此卦有点不妙……”未等萧擎问出何事不妙，便又说道：“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克火，火克金，土克水。臣刚为小姐，夫人与肚中小孩卜了一卦，却发现小姐五行属水，夫人属金，肚中小孩属火。”

沉吟片刻，萧擎不由催促道：“师爷，你倒是快说啊！”

禁不住城主的催促，刘奇叹道：“老爷，此卦为凶卦。你瞧，小姐属水，而水能克火，故先一胎平安无事。而属水的小姐一被产下，火没有水的克制，便挥发其克金之相。而且，这只是夫人的卦像，臣却始终不能推算出夫人肚中小孩的卦像，总是无法推算，让人难以琢磨。”话锋一转：“不过，老爷请放心，此卦虽是凶卦，但也不是没有破解之法。只需将带有水属性的小姐的血液滴入夫人口中，然后运化周身，方能化解危机。而血液不能多也不能少，恰好三滴便可。”

刘奇话毕，萧擎已急不可耐地将那女婴抱来，挥手便取出女婴三滴血来，只疼得女婴嚎啕大哭。也不管这女婴，招来奶娘将女婴抱去，即又吩咐一侍女，将这血液滴入夫人口中，才转身向刘奇道谢，却又放心不下，依旧焦急不堪，问道：“师爷，你看这……法子管用吗？”

“放心吧，老爷，臣担保夫人与肚中婴孩会母子平安的。”刘奇脸带欣喜，一副自信的模样。见刘奇如此自信，萧擎也就稍稍松了口气。

等了将近一个时辰，天都快放亮了，萧擎见产房还无动静，正欲闯进去时，突见夫人待产的产房突然爆射出刺目的万丈霞芒，灿烂耀目，令在场的众人皆因霞芒太过刺眼而紧闭双目。待双眼适应了这种光亮，萧擎急忙朝产房飞身而去，却见屋内无任何异像，房中之人就如未见异像般。

而就在此时霞芒射出的同时，府外一处房舍中亦有一子被产下，只可惜却没有城府内热闹。在星空的边缘，则有一颗新星升起，只见这颗新星星芒大胜，顿时压过四方群星……

见到城主进来，产婆立刻走向萧擎，忙对他说道：“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夫人又添一公子，是龙凤胎啊！”

突地，一侍女抱住陆颖刚产下的婴孩，来到萧擎面前，急道：“老，老爷，不好了，二公子，二公子他一出生，不哭也不闹啊！”

萧擎顿时愣住了，产婆也急忙接过侍女手中的婴孩，果见那婴孩不哭不闹，双眼大大地睁着。如果不是眼珠四处转动，胸脯略有起伏，鼻尖有微弱的呼吸，恐怕会仍人以为是个死婴呢。

产婆忙将婴孩倒吊起来，手不住地朝婴孩的屁股长抽去，口中不住说道：“哭啊，你倒是哭啊，就算是叫一声也好。”产婆越说越激动，语气中已有呜咽的感觉。

或许是激动而使手重了些，总之先前还不理睬产婆的婴孩，突然朝产婆死死地盯，那眼神就好似盯着一死人般，没有一丝的生气。产婆顿被这婴孩毫无生气的眼神给骇道，抓住婴孩的手匆忙松开。一旁的刘奇眼疾手快，一把接住婴孩，口中喝道：“你想摔死少爷呀？如果伤到少爷，抄你家都弥补不了。”说这便将婴孩递于萧擎手中。

产婆顿悟，朝萧擎磕头求饶：“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萧擎听罢诧异不已，想不通：“好了，好了。不是没伤到吗。师爷，带产婆去领赏钱吧。”说毕，便不在理会旁人，自顾的望着手中婴孩。这婴孩长得眉青目秀，看上去煞是健壮。

萧擎也不是什么迂腐之人，孩子不哭就算了，心中还自嘲这是孩子的奇特之处。

当另奶娘把那女婴抱来时，男婴像是见着心爱之物般，发出欣喜的‘咯咯咯！’地笑声，而原本正嚎哭的女婴亦是如此。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诧异不已，几位奶娘与侍女则在一旁议论纷纷：“你瞧，大小姐见着二公子后，便不在哭闹了，还真是稀奇啊！”

一月之后，午夜，滚滚乌云遮天蔽日。而就在此时，城主府内的人造林内里阴暗的某个角落突然闪出了几道身影，几人叽里咕噜的说了几句之后，便分散开来，朝城主府的深处探去。

没多久，萧擎的寝宫便传来一阵暴喝声：“尔等究竟是何人，为何擅闯我府。”

原来这几道身影，正是太明皇帝派出彻查妖孽的隐卫们。经过半月的急行来到云溪城，找到早已派出的探地的隐卫，查到城主萧擎府内有异动，便待机隐藏在云溪城城主府外，更有两名隐卫已家丁的身份混于城主府，以便能彻查异动。

可是呆了将近一年，却无任何收获，太明皇帝亦准备下旨叫隐卫放弃对萧擎的彻查之时，城主夫人陆颖突然产子，这使得霞芒顿生。城内城外，数百里地的居民，皆看到这异像，以为天降福缘，纷纷朝城主府方向跪拜。

当这一消息禀明太明皇帝，再得到穆祭司的肯定之后，太明立刻下旨诛杀萧擎二子，必要时亦可将萧擎诛杀。而那些隐卫经过严密的策划以实验，了解了城主府的房屋分布以及城主府中各人的起居状况之后，逐分布各自的击杀目标，最后订于今夜午时实施狙杀萧擎二子的秘密任务。

于是便引发刚才在树林中的那一幕。

## 猫妖传奇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下)

### 第01章 午夜杀机(下)

作者：易忻

当萧擎寝宫发出的暴喝声一起，城主府中的各个房屋便纷纷发出几声金戈敲击之声，不时传出几声凄厉的惨叫与愤怒的喝骂声。

而就在此时，萧擎的两位孩儿正舒适地躺在奶娘的怀中闷头大睡，嘴中还含着奶娘的粉乳，丝毫没受到屋外惊天动地的声响的影响。而两位奶娘则抱住她们的小姐公子卷缩在屋内宽床的一侧，互相紧靠着，似是这样才能减轻屋外的虐杀对她们产生的恐惧心理。

就在四周的喊杀声远去之时，只见两个蒙头黑衣人突然窜入了两位婴孩的房内，身着一式的黑衣黑裤，一人手握一柄鬼头大刀，另一人则挥舞着两把重达百斤的八棱锤。两人破窗而入，顿吓得两位奶娘目现骇色，身子不住的朝背后的墙上靠去。

而两个黑衣人则顺势走向床边，当两人的身影现入床边时，更是骇得奶娘魂飞魄散，惊惧之下

的奶娘立刻将盖于身上的棉被朝那两凶神恶煞仍去，自己则抱着孩子不住的朝后退去。

两人视线皆被眼前飞起的棉被一挡，手握鬼头大刀的凶汉立刻挥起手中的利器，将棉被撕的粉碎。而就在这一瞬间，待在床前奶娘立刻按下床头的机关，大床床板顿时裂开，一条密道赫然现在眼前。两位奶娘毫不犹豫，抱着任熟睡不醒的两婴孩立刻跳于床下的密道，跳下的瞬间，床板再次合并在一起。

待两位凶神把碍眼的棉被撕碎之时，早已不见奶娘与孩子的踪影了。不由立刻怒火中烧，眼中发出噬骨般的寒意，手拿八棱锤的莽汉更是将床板硬生生的砸出一个窟窿。藏于床下的密道赫然显现，两大汉对望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出何意，随即便朝那密道跃去。

在城主的寝宫外，萧擎已被另几个身着黑衣的蒙面凶汉围攻，斗得正酣。只见一使通体乌黑的乌金剑的蒙面凶汉，手持柔韧锋利的乌金剑刺向萧擎的背门，萧擎猛觉背后一凉，急运九转罡气护体，反手运起巧劲欲将来刺之剑卸开。谁料还是晚了一步，虽然已卸去大半劲力，但那宝剑却依旧滑过护体罡气，将萧擎右腰划了条大口，鲜血顿时如箭射一般，汨汨地就朝外流去。

其余双凶见萧擎受疮，气有不及，立刻抢前攻上，催加手中劲力。

而身受剑创之下，萧擎并没有泄气，反而比之先前更为勇猛绝伦，一手大风刀使得呼呼生风，运气于刃，所过之处无不折物断器，可见萧擎武功之高超人想象。再逼退二凶之后，立刻点穴止血，动作之迅猛使三个黑衣凶汉都为之心惊。

但因腰部收到剑创，而无法灵活施展剑招，久斗之下只得竭力招架两凶神的猛力进攻，而另一凶汉则躲在那两凶神的背后不时施以偷袭。眼看萧擎攻势每况愈下，连他自己都难猜测自己究竟能撑多久。

就在这危机时刻，四道震天长啸地由远处传来。在夜空中那强猛的音波竟将屋舍震得簌簌乱抖，尘埃纷飞。身处一旁蒙面凶汉们皆因这声震天长啸而手捂双耳，脚下步伐紊乱不稳，便是连萧擎，也不免因这声长啸一改先前的无畏之态，神情变得激动不已，虎目紧盯啸声来处，双眸更是异采连连。

不消片刻，众人眼前只觉一花，只见一道颀长身影缓缓地自城主寝宫顶飘下。只见此人悠然閒适的步伐并未因现场那令人不敢直视的惨烈场景，而显出丝毫的不安之状，一袭合身的雪白儒服迎风飘拂，在不知何时已露出梢头的夜月的衬托之下，竟有着说不出的清雅风流。但美中不足之处，便是此人的脸颊延伸到眼边，有一道寸来长的疤痕，与此人一身如饱学儒士的袍服相较，给人一种极为矛盾的诡异感受。

此人正是城主府中四将之一的风将，就在风将落下的瞬间，其余三将也分别前来助阵。这下场中形势顿时逆转过来，原本那三个黑衣凶汉都是合三人之力方能把萧擎逼得截截败退，但是四将一出现，对不利于萧擎的局势顿被扭转过来，场中形势渐渐被萧擎等人掌控。

当四将一落地，便跪拜于地，齐声喝道：“属下营救来迟，请城主责罚。”

“府内向来安然无事，故无防范。谁料今日却又贼人前来，实属意料之外，众将无须自责，还是先对付这三个歹人吧。”城主萧擎和气地对众将说道，只不过最后一句却是阴森邪异，令在场之人无不胆战心惊。

而那三个蒙面凶汉见到四将突至，心中不由一惊，心知今日之事不可善了，而对方之人亦不可能放过他们，立刻赶上抢先攻击，欲先发而制人。心里还不时忖道：“想必这四人便就是萧擎手下的四将吧，听说这四人武功之高不在我们之下，更有一合阵可敌千人，看来形势大大不妙了。他妈的，这四将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紧要关头……怎么李尧、李爻兄弟还没得手？难道两个婴孩都对付不了吗？”

原来，闯入二婴睡房的两人正是这三个蒙面凶汉心中所想的李尧、李爻两兄弟。只见李氏兄弟尾随二位奶娘而去，谁料追了许久也没有发现她们的身影，两人顿觉不对劲，停下步来细查起周围的环境来。

蓦地，只听李爻的脚下传来喀嚓一声，一块与脚般大小的石板突然凹陷下去。李尧兄弟一惊，立刻往后退却数步方停下观看，未见有任何异像，方放下心来，继续朝前前进。谁料，就在二人刚踏过那凹陷下去的石板，却忽然听得一阵呼呼的啸声，二人顿时惊如飞鸟，匆忙地朝地面趴去，紧随之后的便是数支羽箭从他们的头上射去，钉在墙上发出叮铛之声。

良久，李尧二人方才起身，待看得墙上自小腿以上全都钉满了利箭之时，顿骇出了一身冷汗，轻吁口气，都对对方眼中看出了惧意。但二人无奈，深知自己的主子对待失败者的惩罚，那种惩罚之严，令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凶煞之人都感寒毛耸立，硬着头皮，又继续朝密道深处走去，只不过这次不再是雄心万丈，而是忐忑不安。

正当李尧二人正小心前进时，突然有人悄然而至，李尧二人猛然惊觉，可惜为时以晚，两人的手臂同时中剑，双手一麻，手中的重兵刃顿时掉落地面，砸出一个浅坑来。

原来来人正是萧夫人，当府内四将赶来助阵之时，见自己夫君已无性命之忧，便担忧膝下双子，萧夫人便独自前来。一看窗户以及被砸得稀烂，便知事已不妙，正欲前去告诉萧擎，却发现床板亦被砸得粉碎。忖道：“定是两位奶娘抱着自己的孩子逃进了密道，依两位奶娘对密道的熟悉，定可逃过敌人的追踪。”即便如此，萧夫人还是担忧孩子的安危，便冒险独自前来。于是便出现方才那一幕。

李尧兄弟在受创之下，竟无视手中伤势，奋力朝萧夫人狂轰猛攻而去。然而萧夫人也不是易欺之人，在未嫁人之前便是武林中的一侠女，能在江湖这个漩涡中生存而不被欺负，可想其武功如何了得；嫁入萧府的这几年里，又经萧父这等绝世高手的指教，武功更是一日千里，已达一流之境。

只见萧夫人一手万仞剑舞得栩栩如生，驭风起鸣，顿逼得李尧兄弟截截后退，狼狈不堪。

但萧夫人始终是女流之辈，久斗之下竟显得体力有些不支，粉额上露出豆大般的汗珠，口中亦微微喘着粗气。李尧两兄弟见状，不由心下一喜，心知对方体力不支。但念及短时间之内还近不了对方的身，焦急之下对视，狠点其头。只见李爻一个腾跃，不顾自己受伤，飞身便朝萧夫人扑将而去。

未想对方会有此两败俱伤之举，匆忙之下侧身躲过李爻的致命一击，顺势一式直刺，顿将李爻喉头刺个大窟窿，当剑拔出来时，鲜血因无物阻碍而朝天直喷，细看之下竟达一丈之高，其场景之惨烈令萧夫人不忍再看下去。

而李尧见自己的弟弟惨遭横祸，不由悲鸣一声，音中竟含庞大气劲。萧夫人呼吸为之一塞，立刻运劲双耳以减轻压力，只见萧夫人顿时口吐鲜血，脸色苍白如纸，竟是受了内伤。

李尧定是不会放过此败敌的大好时机，忙拾起方才被打落在地的兵刃，抢攻上前，逼得萧夫人连连后退，手中渐有不招之感。而李尧因伤亲之痛，化悲为力，竟是越攻越猛，招招皆是两败俱伤之举。

萧夫人深知此时不敢久战，便故意卖出个破绽，好诱敌上当。只见萧夫人脚下一滑，身体微微朝后仰去，剑式挥舞得则有些紊乱，果不其然，李尧见萧夫人剑式紊乱，深以为这是因她体力不支所造成的。不及遐想，立刻抢上，刀锋变式转向，斩向萧夫人的腰部，如果被这刀给劈中，怕是会立刻被斩为两截吧。

此时的李尧哪知晓这是对方的诱敌之计，急于将对方斩杀而放松了警惕，使得萧夫人有机可乘。只见萧夫人运劲于剑，挥手挡住李尧斩腰一刀，左手一抖，一把铁制匕首现在手，便欲出

杀招。

李尧见状不妙立刻用侧身让过萧夫人夺命一刀，却仍被萧夫人一脚踢中其面部，纵是李尧身形挺拔，也被萧夫人这蓄势一脚给踢飞出去，撞在对面的墙。李尧愤怒了，被这眼前这女人连连戏耍，却未伤到她分毫，这事如果传出去，叫他面目何在。

李尧缓缓地站起来，却见萧夫人面泛诡笑，一愣之下，本能的朝前一滚，而就在这当口，李尧身后的墙上，突然伸出几十根长枪。如果不是李尧机警，恐怕早被戳成刺猬了，但即便如此，身上仍被长枪划了几道口子，疼得李尧咬牙切齿，恨不得将眼前之人碎尸万断。

只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萧夫人在李尧就地一滚之时，已经冲向于他。待得他抬起头来，萧夫人一个横切，李尧的人头便咕噜噜地滚落下地，双目睁得浑圆，充满了恐惧与不甘。

猫妖传奇

第02章 扑朔迷离(上)

第02章 扑朔迷离(上)

作者：易忻

在府内的林苑之中，风雨雷电四将已与那三蒙面凶汉斗得十分激烈，互相攻击的劲力震得所过之处无一完物，而激斗的场外，数百侍卫已将这三凶汉团团围住。见次情景，只怕是天人下凡，也是插翅难飞了。

而就在此时，萧夫人一手一个孩子抱着来到萧擎的身旁，见四将正与三凶缠斗，忙到萧擎身旁。而正仔细观看战局的萧擎，见自己的爱妻抱着一对儿女平安归来，不由轻吁口气。再见爱妻身上罗衫破了几道口子，便又担心爱妻是否已受伤，当看见萧夫人胸口处沾染了些须鲜血，以为爱妻受了重伤，萧擎立刻吩咐太医前来，为自己的爱妻检查伤势。当得知，只是一些皮外伤时，方才放下悬挂的心。

被围在众侍卫之间的三凶，早已将四周的情景落入眼中，心里焦急不已。都已过去一个时辰了，还未见李尧兄弟出现，再看被称为妖孽的萧家儿女平安出现于此，便知李尧兄弟任务失败，怕是凶多吉少了。心知今此任务失败，便不在纠缠，打斗间四顾寻找机会，以便加以利用好逃脱升天。

见四将还未将三凶拿下，焦急之下，未拿武器便立刻飞身加入战团，三凶压力顿时暴增。只听其中一体形巨大的凶汉怒吼一声，一式‘冲天拳’生生逼开与他缠斗已久的雷将之后，立刻转向朝萧擎胸腹攻去，出手狠辣比之先前，有过之无不及。其余二凶亦施展全部战力，一人战二将，竟无一丝败势，萧擎见此情形，不由忖道：“啊呀？这三个恶人的武功比之先前竟有所提高，功力之高超人想象啊！”

无暇细想，萧擎双掌疾翻，气劲运于双手，立刻卸了那凶汉来势汹汹的气劲，但却未料那凶汉掌下竟藏有柳叶飞镖，见萧擎卸了自己的气劲，忙掏出柳叶飞镖予以打击。萧擎见此，不由暗道一声：“不好！”立刻闪向一边，这才躲过暗器威势，但围于周围的众侍卫却未有此运道。

只听几声惨叫响于萧擎背后，不由引得他停步一观，不禁怒火中烧。只见侍卫中有三侍卫躺在地面，咽喉处皆插着一块飞镖，死前双目如鱼眼般突出，想是心有不甘吧。

萧擎立刻抽过身边一侍卫佩带的单刀，一招‘大鹏斩翅’攻向那凶汉，力图击毙此凶汉以为侍

卫无辜怨死而报仇，只听‘哐’的一声闷响，那凶汉竟被萧擎蓄力一掌打得飞将而出。而其余二凶听到这身闷响，不由心里一凉，暗忖这萧擎竟然如斯厉害。

四将见主子如此威武神猛，心中立刻一激，立刻加紧手中攻势，欲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二凶擒获。一时间，二凶竟被逼得缩手缩脚，连连后退。此时那被萧擎击飞之人，早已飞身而至，凭着仅存劲道直取萧擎面门：“希望能为大哥二哥拖延些时间，好让他们顺利逃脱。”想此，出手更是无后顾之忧，皆是拼命之招，萧擎气势亦不由为之一泄。

只见这凶汉抽出腰间佩刀横劈一刀，刀劲顺势而出，直逼向丈外的萧擎，萧擎只感一阵异香袭来，不由惊道：“不好，刀中有毒！”险险避过刀劲，只见萧擎手握单刀一阵密舞，所及之处，残影横声，刀势竟如锁链一般环环相扣。

而那凶汉挥刀又是一阵密集攻击，竟将萧擎刀招逼退，虽是无法将他击伤，但也是狼狈不堪。

萧擎恼怒不已，不由大喝一声，陡然弃刀用掌，轰出一式万璨掌。只见掌影连连，竟似万掌齐发。只听‘碰！砰！’七声闷响，那凶汉硬生如靶般硬抗六掌，勉强抵挡了一掌，顿时再次被击飞而出。但萧擎亦被这凶汉舍命一击伤到了手臂，萧擎知道此毒厉害，急忙运功将毒血逼出。

那些围在一旁的侍卫，见到歹人跌落在地，立刻便有几十人围攻上去。可是这些普通的士兵如何是这些武功高手之敌，不消片刻，便有为数不少之人躺在地面，呻吟呼痛。

只可惜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这凶汉身受重伤，片刻间侍卫的刀剑便在那凶汉的身上招呼了好几下。其余二凶亦在久斗之下，体力有所不支，如若在斗几招，怕是便要落于敌人之手。

就在此时，数声啸声传来，只见屋舍四周凌空飞进数十颗冒着青烟的弹珠，一落地便爆炸开来。霎时间，阵个林苑皆是处于一片烟云密布之中，虽然此时风声大起，但是要这烟雾散开也得费些神！

萧擎不小心吸入点烟雾，立时只觉头昏眼花，四肢无力，顿时幡然醒悟，厉声大吼：“烟中有毒，大家小心！”可惜为时以晚，只见那些不会武功的侍卫，一触及毒烟，便如软脚虾一般，躺下地去。还好这烟只会让人昏睡，不然城主府今日便会大损元气了。

而就在烟雾散开之时，两道人影突至场中，拖起三凶汉便朝府外逃去。待到烟雾散去，哪还有贼人的身影，风雨雷电四将作势欲追，萧擎忙喝道：“算了，别追了！想必贼人已逃出城外，还是先安抚一下惨死的侍卫及那些仆人的家属吧！”

“城主，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他们跑掉啊？”雷将，那如雷般的脾气，令他对萧擎放跑贼而有些愤愤不平。

“哼，算这帮狗贼命大，待下到次遇见，定将他们挫骨扬灰。”电将亦是心有不甘，如果萧擎立刻下令追查贼人，怕是就要立刻要旨请纓追查贼人吧。。

经这贼人一闹，众人皆无休眠之意。众人皆回到大厅，只见侍卫长以及四将参拜在地，口中齐声说道：“属下救架来迟，请城主责罚。”“属下失职，请城主责罚。”

萧擎眉头深锁，猜想今夜来犯的究竟是何人，见众将士皆跪地请罪，和气地对众将说道：“好了，好了！都起来吧，今夜之事亦不全怪你们，我也有过错。如果我处罚你们，那我不是也应受到惩处吗？难道这是众将之愿？”未待众将表明心迹，只听萧擎又道：“四将，燕侍卫都请起吧，请起吧！唉，幸好易儿与忻儿无事，只可怜了那些惨死了的侍卫与仆人了。燕侍卫啊，明日到师爷那里取些款子出来，好生的安抚一下他们的家属。唉……”

大厅一时间陷入了沉寂，而此时萧夫人已经包扎好伤口，来到大厅。众将与燕侍卫见萧夫人前

来，齐声恭喝道：“属下参见夫人。”萧夫人点点，示意不必拘礼。

萧擎见爱妻到来，忙起身问道：“陆儿怎么来了？为何还不歇息？伤逝无大碍吧？”而此时燕侍卫与四将也识趣地退下了。

萧夫人躬身行了个宫廷礼仪，答道：“劳烦夫君挂念，妾身已无大碍了。”萧擎听后，大是欣慰：“那就好，那就好！对了，易儿与忻儿都睡了吧？”

萧夫人见自己夫君如此关心自己与孩儿，心中充满了甜蜜：“睡了，吃了奶就睡了！”

萧擎点头示意，后又似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陆儿，你是如何找到易儿和忻儿的？我派了侍卫前来保护，却被告之都不在时，为夫还以为易儿和忻儿已遭贼人挟持了呢！可担心死为夫了。”

“妾身是在密道找到易儿和忻儿的，当时他们正和奶娘躲在密道，这两小家伙当时还躺在奶娘怀中呼呼大睡，呵呵……”萧夫人想起刚找到易儿和忻儿时，他们的憨态，不由喜上心头，慈爱的表情顿现脸上，让萧擎亦不由吃那两小家伙的飞醋。

听到是找密道中找到易儿他们的，不由奇道：“哦，是如何会事？快告诉我知晓。”萧夫人便将事发之时的事情一一告知萧擎得知，谁知萧擎听后，眉头紧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萧夫人见状，匆匆问道：“相公，你在想什么呢？”

“哦，没什么，只是感觉此事有些蹊跷罢了。”萧擎口不对心地说道。“蹊跷？有何蹊跷之处？”萧夫人不解地问道。

“陆儿，你想，来犯之人只有五人。如果这些贼人是来暗杀我的，能准确的找准我的住处这还说的过去。但为何却又派两人前去截杀易儿和忻儿？而且还能如此准确的找准两孩儿的住处？”萧擎疑惑着说道，越是解说，眉头皱得越紧。萧夫人听后亦惊讶不已：“相公，别想了，说不定他们只是误打误撞，碰巧撞上的！”

萧擎深叹口气：“唉，我也希望如此，但是陆儿你再想，既然他们是碰巧撞上，那为何硬要杀掉易儿与忻儿呢？何不把他们做人质而逼我就范呢？而且他们为何又不聚集力量一起搏杀于我，如果那五人聚集一块狙击于我，我怕是难以见着明日的太阳了。那他们为何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而去对两个未周岁的婴孩下手？”越想迷雾越多，萧擎不由甩了甩头，想将所有烦恼通通甩出去。

“那，这……这或许是那些贼人以为……以为凭三人之力便能……”萧夫人说不下去了，因为她从萧擎的话中听出那些贼人的目标究竟是何人了。萧擎摇头苦笑道：“夫人，别傻了。从种种迹象来看，今夜之事很明显是针对易儿和忻儿而来的。只是不知道，这些贼人究竟为何会对这未周岁的婴孩下手？幕后主使者是谁？”

想了想，又说道：“而且依我看，这些贼人的后台，也就是主使者应该有不亚于我的势力，不然绝不敢轻易闯入我府中杀的孩儿。但是当今天下，除了周王李俞、楚王李幽两人有大过我的势力，其他诸侯在本侯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但是周王，楚王与本侯胜是交好，在朝之时又无任何冲突，应当不会对我不利。那么，就只有剩下一个人了……”萧擎想到这，不由骇得冷汗直冒。这帮贼人有胆来犯，而且武功高强皆不属二流之辈，除了他，萧擎实在想不出究竟是何人所为。萧擎此时感到事情非常寻常，甚是棘手，也为自己的两个孩儿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心。

萧夫人亦是想到了某人，也不由胆战心惊，忐忑不安地问道：“相公，那你认为此事应当如何处理？如果那贼人背后的主使者真的是他，那我的两孩儿岂不是……”萧夫人已经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她想到了一种可怕的后果。而她口中的他，正是当今天子太明皇帝。

猫妖传奇

第02章 扑朔迷离(下)

第02章 扑朔迷离(下)

作者：易忻

在距云溪城六里开外的一处荒地上，只见五道身影现在其中。近看之下，这五人中，竟有三人浑身浴血，显得狰狞恐怖。

原来，这五人便是那夜闯城主府的贼人，只见其中一人，胳膊上停靠着一只作势欲飞的雄鹰，头颈与尾翼的羽毛呈玉白，翅膀以及身躯部位的羽毛呈暗灰色，不时地伸展下双翼，细看之下竟达二米之宽。而藏于白羽之中的那对鹰眼，竟透着一股凛冽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

只见那人从怀中取出一细竹筒，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塞入其中，然后将竹筒绑于雄鹰的利爪上，然后轻抚下雄鹰的背，就像是对自己的心爱之人一般：“黑羽，务必将这封信交给主子。”话毕，那人将手放于口中猛一吹口哨，只见雄鹰双翅一扇，立刻腾空飞起，竟将地上尘埃扇得飞起。不一会，便消失在云端深处。

就在这时，另两位身着华丽服饰的却用黑布蒙着面的人，朝云溪城的方向看了一眼，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道：“谁能告诉我，这次的行动究竟是谁提出的，而且连损两将？这事的后果你们想过吗？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打草惊蛇，不要擅自行动。而且圣上的圣旨还未下达，你们竟敢不听指挥，可知罪。”

其余浑身浴血的三人，听得那人怒语，心头不由一震：“属下知罪，望统领在给属下次机会。”

“再给次机会？还让你们破坏圣上的计划？哼，就是因你们擅自做主，可能令圣上的计划变的苦难无比，使得妖孽有所警觉。如果让妖孽逃脱，即使拿下你们的人头也难以赎罪。”话锋一转，只听统领语气软下许多：“现在萧擎肯定严防其府，以后的计划将难以实施，你们亦是知道圣上的暴戾，以他的性格，如果这事让他知晓了，只怕你们三人通通难逃一死。”想起主子的暴戾，连王统领也不由恐慌不安。

“好了，王统领，错已犯下，现今最主要的还是弥补过错，现在还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只听立于王统领身边的那人说道，声音如黄莺般清脆，让人惊异的是，这声音的主人竟是女人。

王统领听后，恭敬地说道：“是！”

这一幕使得另跪于地面的三凶汉诧异不已，这女人究竟是谁？竟然令王统领都如此恭敬？

经过昨夜一番贼人乘夜大闹之后，向来不怎设防的城主府内已是防卫森严，而且由四将与燕侍卫同时亲自监督，虽然五人的功力放眼江湖也能排得上号，但贼人凶横霸道，故此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十日之后……

云溪城的城主府内，萧擎正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哈哈，中堂大人突然到访，令寒舍蓬壁生辉。来来，大人请坐……雪月啊，快给大人看茶。”说罢，便做亲密状，拉着李中堂李申向座走去。

待到两人依主次相座，萧擎又说道：“中堂大人近来可安好？萧某正欲忙完手中琐事，便要上门拜访，谁料中堂大人竟会亲自前来，实令萧某受宠若惊呀！”

“诶，萧城主就别在这寒碜李某人了，像萧城主这样的国之栋梁，岂是李某人所能比拟的，以后还要多多像萧城主请教一二呢！”李申听罢，忙从座起身，恭敬地说道：“如不是萧城主日夜操劳，不持劳苦镇守这边关，怕是那些蛮人早已进犯我疆土了。”

萧擎听到，不由开怀大笑：“中堂大人过谦了，萧某人正是托圣上之福，才能稳守这边关。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乃圣上心腹，更是圣上亲自册封，宫中大小事物，皆交由中堂大人处理。萧某所做之事，与中堂大人相比，真是一在天，一在地呀！”

两人相互恭维一番，只听李申神秘地朝萧擎说道：“萧城主，李某今此前来，是有要事相告。”说罢，便朝四周环顾，眼中之意是不想要闲杂人等待在此地，以免泄露机密。

萧擎会意，立刻吩咐所有侍女全部退下，待到大厅中除李申与他以外，在无任何人时，只听萧擎疑惑地问道：“中堂大人，不知是有何要事许如此谨慎？”萧擎知道正头戏开始了，却不知为何心中总是隐隐感觉李申所说之事，与那夜贼人突袭有关。

“萧城主可知朝廷中发生了件大事？”见在没他人，李申忙走到萧擎座位，与他并排相坐，只听李申压低声音说道。

“大事？”萧擎疑惑地问道，他在朝中亦有关系，有事发生，不出两日便会知晓，岂料这次居然拖如此之久还未收到任何消息，便又急忙问道：“中堂大人可否告知是何大事，需大人您亲自前来相告？”

“这事与萧城主有很大的关系……”只听李申详细说道：“原来在月余前，天突现异像，穆祭司说是妖孽现世，必将损伤我朝气数，所以圣上下旨务必令隐卫务必找到妖孽将其除之。”

萧擎听后，不由疑惑地说道：“对呀，这事萧某也曾听说了，圣为了这事，听说动用上万兵力彻查妖孽。可是这事与我有何关系？”

只听李申一声轻叹，说道：“这怎么会没关系？唉，萧城主，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事。李某还是告诉你吧，一月之前，穆祭司对圣上晋见称是有妖孽现世，如不除之必将影响我朝大运，所以圣上才会彻查妖孽所在。”见萧擎还不明白，又加以说明：“而这些全都是圣上掩人耳目所用。李某也是近日才得到消息，妖孽现世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正是在萧城主的领地内。”

萧擎一听，不由大吃一惊，急问道：“什么？怎么会出现在萧某的领地之内？会不会是中堂大人弄错了？”

李申不由眉头微皱，只听他说道：“不会弄错。萧城主，这事还是穆祭司告知李某知晓的。听穆祭司说，那妖孽现世之日，顿暴出万丈霞芒，灿烂耀目，大有遮我朝运星之势。而那霞芒出现的方向乃是东方，正好是萧城主你的领地呀！”

萧擎听罢诧异不已，忖道：“易儿出世之日，正如李申所说的天现异芒，难道说……不行，不能让人知道易儿出生之日，天现异像的消息。”想到这里，露出一双充盈著阴鸷意味有若鹰鹫般的精眸。看来萧擎是打算将那日所有在场之人，全都灭口。

只见萧擎故作焦急地问道：“怎么会这样呢？照中堂大人所说，圣上应该把兵力全部调云溪境内才是，为何只是草草地派了些许兵力来做检查呢？”

李申听后，说道：“这便是圣上的疑兵之计。听穆祭司说，此事圣上竟将隐卫派了出来，为了不让隐卫暴露身份，故才派些兵力来此演戏的。”说到这里，李申再次压低声音，说道：“据穆祭司透露，圣上除了派出隐卫之外，士兵之数亦不止区区数万，有二十万之众，而且隐隐对

云溪城形成合围之势，看来圣上欲对萧城主不利啊！”

萧擎不由心头一震，眼中露出惧色，只听他朝李申焦急地问道：“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兵力？萧某得到消息，也不过就是区区万来兵力，何时竟增到二十万之众了？”语气之中充满疑问，大是怀疑李申所言是否真实。

“萧城主，不是李某危言耸听，不信大可派人细查云贵一带，看看李某所言是否属实？”李申见萧擎眼现疑惑，语气中不由有些不满。

萧擎立刻向其示好：“李大人，不是萧某不信，是事情他来的太过突然，让萧某有些措手不及啊。”萧擎知道，李申冒险到此告之这惊天秘密，必有办法化解这危机。但是萧擎也明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得与李申打太极，将条件降到最低。

李申此时亦是一片难色，只听他说道：“其实李某这次前来，是奉楚王爷之命而来的。楚王爷要我务必把这亲手交给你，萧城主看了信就会明白了。”说毕，便从怀中拿出一张折叠的信，只见上面写着萧擎亲启几字。

萧擎接过信，疑惑你看了眼李申，手一抖摊开信纸，低头细看起来：“子晋，现今朝纲不振，奸党当政，宦官专权。而当今圣上又沉迷于修道修仙，那穆老鬼以祭司身份，深得圣上宠幸。身为臣子上不能保家卫国，下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心中愧疚不已。而圣上不但不彻查乱臣贼子，反而包庇宠幸，使得这些奸臣将朝廷搅得乌烟瘴气，弄得百姓民不聊生，实是可恶之及。

如今那穆老鬼又妖言惑重，陷害子晋辖地内有妖孽现世，令子晋陷入危难之中。为了天下安宁，百姓太平，为了我朝能传千载，我李幽今日恳求子晋，助我一臂之力，重振朝纲，还天下一个太平。今圣上听信穆老鬼谗言，诬陷子晋。我已经联合周王，向圣上进言，力保子晋无恙。但子晋亦要做好准备，最好能亲自捉拿妖孽，以示清白。”

萧擎越看越是震惊，眼中透露惊讶之色，想不到平时一向和气的李俞与李幽，竟有逆反之心。而如今，他萧擎正处于这权利斗争的旋涡当中，退则粉身碎骨，进亦生死难测。萧擎不由为这两难之事，大烦于心，心中泛起一阵涟漪。揭发两王爷，那么势必被其反咬，而且自己已经失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圣上的信任。协助他们吧，万一失败，则是杀头大罪，怕是要祸连九族。

一时之间，萧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李申凑过头来，说道：“萧大人可看清楚了？”

萧擎心中一惊，明白李幽已经知道那所谓的妖孽便是其二子，如果不答应，恐怕明日便是他萧擎一家大祸临头之时。咬咬牙，狠下心，一字一顿地说道：“请中堂大人替萧某向王爷讲明，说萧某定尽全力铲除乱臣贼子。”

猫妖传奇

第03章 真假难辨(上)

第03章 真假难辨(上)

作者：易忻

云溪城城主府内，萧擎正端坐在大厅沉思，从他的目光涣散没有焦点来看，此时怕是已困扰他多时。这时，陆颖来到前厅，见自己的爱郎正坐于厅中，眉头不时微皱，知他正陷于痛苦的思索，挥手示意一旁的侍女退下，自己则朝萧擎走去。

只见陆颖走到萧擎的身旁，并排着坐在他的一侧，为他斟上一碗碧清茶，端到萧擎的面前，轻轻地说道：“相公，喝口茶，润润喉吧！瞧你，那有想事情都想皱眉头的，在这样下去，你都块便成一小老头了！”说着，便用玉手抚摩着萧擎的额头，为其抚平皱起的皮纹。

萧擎见自己的爱妻前来，皱起的眉头顿时松开，眼中的焦点顿时落在陆颖的身上。听到爱妻的问话，萧擎又皱起眉头，唉声叹气地说道：“夫人，你有所不知呀！唉，今早李申来过，夫人知道吧！”见爱妻点头，又道：“我正是为这事烦劳啊！”

陆颖不由一阵疑惑，急问道：“相公，李大人不是为你送礼来了吗？为何烦劳啊？是不是怕被司检部的官员查出？不如将这礼在退还给李大人便是。”

萧擎听罢，不由一阵苦笑，用手轻抚着陆颖柔顺的黑发：“傻丫头，事情能是你想的这般简单吗？就算把这份礼退还给李大人，得罪他不说，说不定因此还会惹祸上身！”萧擎半真半假地说道，他下定主意，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不能把事情的真想透露出去。即便是自己的爱妻，也不能让她听到任何消息，因为她实在是太善良了。

原来，就在萧擎刚刚承诺自己愿意效忠楚王之时，李申便把楚王送予他的礼物给拿了出来：“哈哈哈，欢迎欢迎。从今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萧兄比李某人年长两岁，李某就以小弟自称，萧兄以为如何？”

萧擎知道这是对方示好之意，欲加深关系，以更好控制自己。但如今自己已是进退两难，无暇推脱，只好答道：“既然如此，那萧某便以大哥自称了。”

“大哥！”“贤弟！”“哈哈……”萧擎，李申二人相互称谓，对视一眼不由哈哈一笑，言下之意，尽现眼中。

“对了，大哥！小弟这次前来，还有一件礼物要送与大哥，还望大哥千万别推迟！”说罢，只见李申双掌一拍，‘啪啪’两响之后，只见两个一身戎装的侍卫怀抱着两个仍在襁褓中的婴孩走进了大厅。

萧擎见那二人的步伐铿锵有力，扎实沉稳，知着二人亦是个中好手。在瞧二人怀中之物，脸色一变，竟是两婴孩，在看，脸色再变，只见萧擎突然一拍搁于一旁的木桌，噌地便从座上窜了起来，指着二侍卫怀中的婴孩说道：“贤弟，你这是何意？”语气阴森邪异，双眼充盈着阴鸷意味，杀气顿时从萧擎身上窜出，瞬间便弥漫整个大厅，使得在场众人心头不由为之一震。那两侍卫怀中的婴孩似也感到这滔天杀气，顿吓得大哭起来。

不过这两婴孩一哭，让萧擎起了恻隐之心，气势不由一泄，场中温度再次回升回来。见萧擎如此之怒，李申不由为之一赫，见他指着两婴孩，随即便省悟过来，不由哈哈大笑。

萧擎听罢，怒气更胜：“你为何发笑？大丈夫一言九鼎，我萧某既然说过会助王爷，便不会食言，却又为何拿我孩儿做要挟？”

李申一听，知这有所误会，原本发笑的脸，因为紧绷而变得通红。只听李申朝萧擎一摆手说道：“大哥，千万别动怒，别动怒！大哥，你过来仔细看看，这真是你孩儿吗？”说罢便挥手示意侍卫把婴孩抱给萧擎看。

“这……”萧擎被李申这手弄得疑惑不已，见他真那婴孩递将过来，便低头仔细地打量起眼前这两仍在啼哭的婴孩。只见男婴生得一副灵动的双眼，哭声颇大，相当健壮；而另一女婴亦生有一副迷人的脸蛋，哭声虽没有那男婴的响亮，但也相当刺耳。萧擎不由疑惑起来：这李申究竟叫我什么？

见萧擎仍有疑惑，李申不由哈哈一笑，说道：“我说大哥呀，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仔细看看他们右耳与左耳的后耳处……”萧擎听后不由一惊，立即照李申所说的做，只见男婴的右耳

与女婴的左耳都各长有一颗黄豆般大的紫红胎记，轻轻一摸却又掉落下来，萧擎见后不由惊讶出声：“贤弟，这……这究竟，究竟是怎么会事？”

“大哥，他们姐弟是否在左耳与右耳都有一颗这样大的紫红胎记？”李申不答反问道。

“是啊，可是……可是为何却又脱落了呢？”李申听罢不由翻翻白眼，无奈地说道：“我说大哥呀，你怎么就还没明白呢？他们根本就不是你的子女。”

“什么？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陆……”未待萧擎把话说出口，李申把头伸向他的耳边，神秘地说道：“大哥，这两孩子只是易儿与忻儿的替身。”

“替身？”萧擎一惊，有些明白李申这样说的意思了。“对，替身！”李申肯定地说道。

萧擎顿时省悟过来，不由低声说道：“贤弟的意思是让这两婴孩代替易儿与忻儿姐弟？”

李申说道：“对，不过不是小弟的意思，而是王爷的意思！”

“王爷的意思该不会是让这两孩子……”萧擎小心地说道，因为他突然感觉到答应助楚王跟本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李申答道：“王爷正是此意！”

萧擎不由惊起一身冷汗，这根本就是不放心中，叫我签效忠状。名义上是送这两孩子代替自己膝下二子做替罪羊，其用意却非常阴险狠辣。答应，就会有把柄落在他们的手中，如果自己稍有异心，便会把这证据供出来，然后以残害百姓的名义杀之，到那时便是板上仍人宰割；不答应，则是搏了楚王的意，定会招圣上大军压境，那样两个孩子一样会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可能连自己的萧家也被算入诛灭之中。

一时间，萧擎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竟在大厅中来回走动，忖道：该如何是好，是答应或是不答应。看这情形，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李申见萧擎见屋内来回走动，说道：“大哥，你得为两个孩子着想，他们才到这个世上个月！”

对啊，我还有两个孩子。萧擎想到这里，狠下心说道：“好，贤弟，你就回去告诉王爷，随时等候王爷的调遣。”说罢，便吩咐了两个侍女把李申带来的婴孩给抱走了，临走时吩咐道：“不要让夫人看见或者知道。”

见萧擎接过孩子，李申微微一笑，眼中泛起一丝阴鸷，接着便转瞬即逝，只听他说道：“既然如此，那小弟也告辞了！”

萧擎见李申欲走，心中顿松口气，口中却道：“贤弟何不在此多住些时日？”

“不了，小弟还要赶回去复命，就不多留了。”李申答道。

“如此也罢，那我就送送贤弟吧！”“大哥留步，小弟有护卫相送，就不劳烦大哥了。”“那好，贤弟一路小心。”“告辞！”

见李申终于走了，萧擎顿松口气，那种命运被人掌控的感觉真不好受。望着李申消失的地方，萧擎的精眸中不由射出一道诡异的目光，心中发誓立下了一个改变自己孩子命运的誓言。

陆颖见自己的夫君又陷入沉思，不由眉头微皱，随即舒展开来，轻轻地晃着萧擎的胳膊，柔声说道：“相公，不如我们去看看易儿和忻儿吧，你都有好几天没去看过他们姐弟了。”

萧擎立刻从沉思中醒来，听到爱妻的提议，不由连声称好：“好，我们就去看看那两小淘气。”

萧擎夫妇走到两个孩子的房中，见一奶娘正为孩子整辈子，见到自己主子前来，正欲行礼，萧擎立刻挥手阻止道：“不用行礼了，孩子怎么样了？”说罢，便伸头朝躺在床上的孩子看去。

“回城主话，小姐与公子刚睡下。”奶娘说道。

“哦，你先退下吧！”“是，城主！”说罢，便朝屋外退去。

看着孩子酣睡的迷人模样，萧擎不由脸露微笑，眸中尽现慈祥神色。只见萧擎用手轻轻的拨弄着男婴咕啾着的嘴唇，而另一手则抚摩着女婴的脸颊，看着这对姐弟不耐的可爱模样，陆颖不由轻笑出声，说道：“相公，你看，他们好可爱哦！”

“是啊！”萧擎见了孩子的乖巧模样，亦不由点头称是。

而就在这时，异变突起，萧擎只闻窗外一声轻响，立即警觉，大喝一声：“外面朋友既然来，何必躲躲藏藏，还不快给本城主显身。”喝罢，只见萧擎运劲一掌朝外偷窥之人轰去。而陆颖听到夫君的喝声，立刻扑于床前，瞬间便挡住上床的路线，防止有人偷袭，而又一边放声大叫：“来人啊，有刺客，快抓刺客啊！”陆颖这一喉叫，立刻惊醒四处防守的护卫，立刻蜂拥而至。

待到护卫前来之时，见萧擎正与一侍卫装扮的人斗得激烈，立刻群攻而至。就在这时，护卫中响一声：“李化？”

萧擎听罢，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疑问：李化？难道是那群贼人安于府内的内应。萧擎想到这里，不由惊起一身冷汗，惊叹：怪不得那群贼人能如此轻易地找到孩子的住所。哼，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这些该死的内应挖出来。只听萧擎一声怒喝：“来人啊，给我把他抓起来，废其手脚亦无所谓，但要活口。”

此时雷电二将纷纷赶至，见萧擎发下话来，立刻飞身跃入场中，加入战团。不消片刻，只见李化在雷电二将与众护卫的合击之下，便乖乖地束手就擒了。为免意外，萧擎又令护卫将这贼人李化手筋脚筋纷纷挑断，才将他押入牢内关押起来，待后再审。

猫妖传奇

第03章 真假难辨(下)

第03章 真假难辨(下)

作者：易忻

在云溪城城主府内的大牢中，只听一声暴喝声起：“说，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派你来做什么？府中还有多少像你这样的人？要是不说，哼哼！”说着，那牢头示威性地甩了甩手头的皮鞭，打在地面发出啪啪的声响，硬生生地将地面抽出一条裂痕来。

而在牢头对面，则是一个被手臂粗的铁链锁住四肢的犯人，仔细一看此人正是李化。只见李化披头散发，浑身伤痕密布，看上去整个一血人。听到牢头问话，不理不睬，呸的一声，一口浓痰吐向牢头，把头一偏，便不在理会气得跳脚的牢头。

“吓？你还嘴硬？我叫你嘴硬，我叫你嘴硬！”牢头口中不停的说着，手头也不停地挥舞着，只见皮鞭一下一下地抽在那犯人的身上，顿时出现道道血痕。可是李化却死死地咬住牙关，硬是没发出一声痛吟。

在暗处细看的萧擎不由发出一阵赞叹：“真是一汉子！可惜，可惜啊！”

牢头见李化仍是不肯说出任何关于内应的消息，不由发狠道：“哼，你还跟我死撑？好，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说罢，便对身边一衙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番，只见那衙役脸现阴笑，一双飘向李化的双目不时闪出诡异的光芒，看得李化浑身一激，冷汗直冒。

不一会，只见衙役端着一盆黑色如泥状的东西走进牢房，细看之下竟是一盆子的血吸虫。李化见后，心头不由一震，立刻有一股寒意涌上来，他终于明白他将接受何种酷刑了，他终于感到害怕了。

牢头见那李化身躯微微颤抖，嘿嘿一笑，用漏勺轻轻地从盆中舀起瓢血吸虫，只见那虫在勺中轻轻地蠕动着，那景象实是骇人。只听牢头说道：“我说李化呀，你还是老实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李化心中虽然害怕，可是却更怕其主子的惩罚，想到主子的暴戾，不由浑身一震，闭起双目不在理会牢头。见李化如此顽固，牢头也不在多语，偏头示意一旁衙役用刑。衙役从怀中掏出一匕首，在火光的照耀下，竟反射出道道寒芒。只见衙役右手紧握刀柄，走向被铁链锁住的李化，逮住李化的右臂不让其动弹，右手一刀刺去。

只听李化喉间突地发出一声如野兽般的低吼，额上青筋直冒，被刺的右手鲜血如柱般狂涌。当衙役把刀从李化的右臂上拔出时，立时露出一个血洞，伤口中的嫩肉清晰可见。只见那衙役以迅雷不及眼耳似的速度舀起一勺血吸虫，倒入那血洞之中，顿时便止住了鲜血的狂涌。

李化终于受不了血吸虫的噬咬，只觉伤口处传来阵阵麻痒疼痛，心中如万蚁噬心一般，令李化的意志顿如山崩一般。只见那些血吸虫一沾上鲜血，便以迅雷之势从伤口处钻进。只见虫一入体，便四下分散开来，顿如翻泥一般，在李化手臂的皮下乱翻狂钻，而且其钻动的景象又能看得一清二楚，既恶心又骇人。

只见那些血吸虫慢慢地游走在李化的皮下，慢慢地分散，渐渐由手臂移到了胸腹。李化的身体顿如水银灌体一般，血吸虫所到之处，竟强行剥皮令皮肉分家，丝丝鲜血，顿从皮下渗出体外。那撕心裂肺，活活剥皮的痛楚，令李化放声痛嚎。

那凄厉的惨嚎，使在场众人眉头不由微皱，不少人更是闭上眼睛不忍再看，这其中就有施酷刑之人，看来牢头与衙役亦非冷血之人。一旁的萧擎听闻李化的惨嚎，不由心起恻隐，觉得此刑太过血腥，太无人道，便欲上前施法解救，却突觉衣袍一紧，回头一看，只见刘奇拉着他的袖口，轻轻地摇着头：“老爷，忍忍吧！如果前功尽弃，那将陷城主府于危机啊！”

萧擎听罢，立刻止住步伐，看了看刘奇，见他一脸坚定，不由心下一狠，说道：“刘奇，你在这里看着，等他招了之后立刻为他敷上白莲药膏与桦清药丸，然后告诉我情况。记住，不能让他死了！”话毕，再看了眼大牢中仍在惨嚎的李化，轻叹一声便走出牢房。

“是，请老爷放心！”刘奇低头恭敬地说道，可是却从其眼中闪出一道阴冷的目光，直射即将消失的萧擎。

而就在萧擎走后不久，只见刘奇身旁突然闪出一个黑影。能在防卫森严的城主府中来去自如，足可见此人的功力之高。细看之下，此人凹凸有致的身材，竟是一个女人，再看其面容，此人不是昨日才入府的丫鬟玉儿，她到此来做什么？

刘奇听见动静，转头一看，正好看见那黑影，只听刘奇恭敬地说道：“属下参见公主。”

只听那黑影轻哼一声，说道：“嗯！不用多礼。记住，我现在只不过是这府中的一丫鬟，你依旧还做你的师爷，千万不要露出破绽。对了，里面的情况如何？”

“禀公主，李化不愧是隐卫，以血吸虫灌身的酷刑都未能令他说出半个字来。不过依属下之见，最好还是除去李化，依属下见过凡是受到血吸虫灌身的犯人，无一不老实交代，却只图给个痛快。”刘奇冷静地说道，就像是此事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那被称为公主的丫鬟，亦不由被刘奇的冷静骇住，忖道：“这刘奇冷血无情，留他不得，待这件事了了之后，便将他除去。”想到这里，不由答道：“嗯，这事你来处理，下手要干净利落，别落下把柄让人给逮了。”

“放心吧，公主！这事就交给属下去办了。”

只见玉儿一声轻哼，算是答应。运劲一跃，便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只见刘奇呆呆地望着玉儿消失的方向，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心中不由骂咧起来：“他娘的，怎么这些王公大臣的子女个个生得娇巧可爱，这样也算了，为何武功也是个顶个的棒。想我刘奇苦练三十载，却依然敌不过这丫头，我呸，真他娘窝囊。”

此时的皇宫中，皇帝的寝室里，夜夜笙歌，通宵达旦，近几年来，太明皇甚至连三日一次的早朝都少有前去，而让宦官杨啸杨公公出席三日一次的早朝。杨啸则利用太明对他的宠幸，暗中夸张培养自己的势力，弄得朝纲乌烟瘴气。凡是有不利于他的奏章，纷纷被杨啸私藏扣压起来，然后找机会把这敢直言的大臣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牢中，枉死惨死的大臣不计其数。

太明本欲求道修真，但他本性便有诸多奢侈，有喜好美色，修道这种清心寡欲的日子根本就不适合他这样的人，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对此穆祭司劝过多回，却是无功而反，只得轻叹而无可奈何。

而就在今晚，情况则不一样了。原本太明皇帝正与诸位大臣聚宴，当然少不了宫女舞剑助性，谁料此时一个宫廷侍卫前来报信，打扰了太明的雅兴。太明正欲出声喝骂，却见侍卫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太明，说是从云溪城传来的信笺。

太明一听，立刻接过信笺摊开细看起来。突然，只听太明的所在的位置传来一阵巨响，众大臣立刻望向声音来源，只见太明一脸怒气，口中怒喝道：“废物，一群废物。真是气煞我也，区区小事，竟也给办砸。”原来信笺中正好写到此次出师未捷，只气得太明七窍生烟。

只听太明连声怒吼道：“快招穆祭司来见朕！”说罢，便不顾一脸惊诧的众臣，一甩龙袍便立刻了宴厅。这时，留于后头的杨啸说道：“陛下今日身体稍有不妥，宴会就到这里，各位大臣请会吧！”话毕便尾随太明而去。

不一会，穆祭司便来到御书房，见太明阴沉着脸坐在书椅上，忙问道：“老臣参见陛下，究竟发生了何事，令陛下如此动怒？”

太明一见穆祭司，脸上的神色稍稍好了一些，见他问起何事，答道：“穆祭司，快来！你来看看，替朕想想办法，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萧家那两个妖孽。”

穆祭司听罢，立刻说道：“陛下稍安毋躁，待臣算算。”话毕，便立刻掐指算来。不一会，只听穆祭司哈哈大笑道：“陛下尽可放心，如无意外，此次隐卫定可将那两个妖孽铲除。不但如此，运佳的话，连萧家的势力都可从云溪连根拔起。”

“喔？穆祭司所言属实？”太明听罢，心中虽是兴奋，但仍放不下心来。

穆祭司微微一笑，对太明的疑问没抱丝毫不满：“陛下大可放心，臣所言句句属实。”话虽如

此，心中却充满阴冷：“狗皇帝，臣可等着你江山落于他人之手的时候呢！哈哈哈！”

“哈哈哈，太好了！朕早就接到密告，说那萧擎假仁假义，以伪善之心骗得云溪百姓归心。而且近日云溪军备竟无视律法加以扩张，朕早就想除掉萧擎。今次能以除妖之名，连带把萧家也连根拔起，正好以泄朕的心头大恨。”只听太明听后哈哈一笑，随即又咬牙切齿地尽数数落萧擎罪名，无非是给自己找一个除掉萧擎的借口罢了。

“萧擎与陛下作对，实乃螳臂挡车，陛下大可放心。”穆祭司听到太明发狠的话语，不又心中说道：“哼……这还不是那杨贼捏造事实，骗你这无知的狗皇帝的。”

“好，朕立刻拟旨，派隐卫见机行事，除掉那怀我朝运数的妖孽。如果顺利，把萧擎也给朕除掉，到时候，整个云溪城还不是落于朕的手中。哈哈哈……”只听太明一阵狂笑，竟震得桌椅乱颤。

穆祭司见状，心中不由大骇，虽知太明武功高强，却不了竟臻此地步，心道：“想不到你这荒淫无道的狗皇帝，竟也有此功力，看来我还是小觑你了。”

猫妖传奇

第04章 杀机再现(上)

第04章 杀机再现(上)

作者：易忻

萧易、萧忻姐弟二人生长奇速，才两个月不到，竟能说话行走。虽话说得不怎圆、润，路行得不怎远、稳，但却是大异于常人的小孩。这使得萧擎欣慰之下，又为自己这两个孩子的命运堪忧。

在萧易、萧忻二人正无忧地生活时，却有一桩惊天动地地暗杀行动针对他们姐弟两，太明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待这姐弟两往里头钻了。难道说，等待他们这对姐弟的命运就是如此悲惨吗？

其实不然，萧易、萧忻两人，不如说是麒、麟二妖的神智早已经清醒过来，岂是如此轻易就能说杀就杀的。

原来在被那不知名的白芒炸碎肉身，元神也快被炸无边的轰炸彻底粉碎之时，却不料楼腾风的攻击已然攻到。楼腾风亦不知这团白芒究竟是何法术，其中蕴涵着可毁灭天地的力量，误以为是猫妖作。为了世间不被生灵涂炭，楼腾风以慈悲之心不为眼前这能令天地崩塌的能量所动，毅然发动最强攻势，配己那早已没有剑体的剑灵，使出惊天地泣鬼神大神通，凭着记忆朝二猫妖先前所在的位置攻去。

谁料，这麒、麟二猫早已被那白芒扯碎肉身，元神亦不知被爆炸的冲击力带到白球中的哪个位置了，试想如何能伤到这两妖孽呢。或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看这两只苦苦修炼千余载才修成人形的猫妖就此丧命，楼腾风的攻击正好砸中白球的中央，令白球的攻势立刻转向楼腾风，麒、麟二猫压力顿时全无，这才得以逃出升天。

无奈，没有肉身的他们，正好是那些修魔之人提升功法的灵丹妙药，他们可不想就这样白白成为那些修魔之人口中的食物，所以便低调行事，寻找可以寄托的肉身，当然他们也做好了被那些修魔之人发现的可能，所以留有一部分元神在之前修炼的洞中，这样虽很危险，但也避免了形神俱灭的可能。

可是适合寄存元神的肉身，岂是说找到便能找得到的。这肉身不仅要天生命格强硬，还要有那能容下他们那可比拟天地之威的能力，所以寻了许久亦没有找到合适的肉身。

无奈之下，两只猫妖只得冒险将元神寄于肚中婴孩。肚中婴孩拥有比那些凡体更大的先天优势，有母体提供的先天环境，是寄托元神的好去处。但是即便找婴孩寄托，也费了他们很大的劲。如果是已经成形的婴孩，那么这个婴孩的元神便也已成形，如果自己贸然侵入，将会犯下杀孽，以后度劫将会有重重危机。只有那还未成形，却已生有胎气之人，才是他们寄托元神的好去处。

但为什么说冒险呢？一旦他们寄元神于母体之中，便会沉睡直到肉身被母体产下才会苏醒。但这之前却会变得手无缚鸡之力，即便是一小小的撞击都有可能令他们魂飞魄散。即便是被母体生下之后，也得要一月甚至更久的时间用来适应这个肉身。

其实在麒、麟二猫得到肉身，刚被母体生下之时，便已经从沉睡中转醒过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适应这个新肉身了，只要再融合余下的元神，那就可以恢复之前的五层实力。到那时，在这凡界将无人是其敌手。除非是那些修道有成之人，否则即便是人界那些绝世高手亦休想伤到他们分毫。

此时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才能去得那洞中。以他们现在婴孩的身体，就算是有元神护体，但还没强大到能走十里地。况且还有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欲对他们下杀手，而且萧擎夫妇也得知太明皇帝已经下了圣旨，下了决心要铲除他们萧家，所以府中守卫更是森严。现在连如何出这城主府都是个问题，更何况是要到远在十里之外的碧山。

不过这已经不成问题了，萧易已经选好了一个人做代步工具，那人亦是欲杀他们这两所谓的妖怪的人——太明长女，绒雪公主。

“麟，你说那什么公主，怎会以身犯险，就不怕被识破身份，被人父亲挟为人质，要挟太明吗？”只见躺于床上的萧易说道。其实他们也没有出声，只不过是神识在进行交流。

不过要是让别人看见两个未满周岁，却懂得如何识别奸恶，那不也是件挺吓人的吗？

“麒，你问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她，要问自个问她去，别在这里烦我。”萧忻答道。

“我说老婆子，你这臭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我们好歹也是在一起生活了几百前的老夫老妻了，咋就不能给为夫留点面子呢！”萧易轻叹道。

“我脾气臭？你居然还敢说我脾气臭？如果不是你冲动所至，我们至于会变得如此狼狈吗？现在还被人追杀得四处躲藏，提起此事，我就想发火。”萧忻气鼓鼓地说道，不过从她那婴孩的面孔来看，却也可爱之极。

“好，好！都是为夫的错，都是为夫冲动之过，等我们把元神归位后，仍你如何处罚我，就算是用三昧真火烧我，为夫绝不皱下眉。”说话间，萧易还挥舞着小手，模样煞是可爱之极，使得在一旁窥视的玉儿亦不由心起一阵涟漪，暗忖：“如此可爱的娃儿，真的就是穆祭司所说的妖孽吗？”

。“瞧你那样……对了，那个公主啊，你的惑心术还能用吧？你可千万别勉强啊！”萧忻说道，语气间充满了担心的意味。

“放心吧，老婆子！像惑心术这样的低级法术，那还不受到擒来啊！”萧易俏皮地说道。

萧忻突然轻叹口气，问道：“麒，你说我们这么辛苦修道究竟是为了什么？”

“老婆子，难道你忘了，我们不是为了能永远在一起才修道的吗？”萧易疑惑地问道。

“我知道，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样，仙不仙妖不妖的，苦修了千年，却仍弄得现在这副模样，这公平吗？为了能永远在一起，我们修道千年，可是真正开心地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还没十年，其他的时间全在潜修。麒，我突然发现这样的生活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想继续活在这些所谓正道修真者的追杀中了。”萧忻疲惫地说着，话中充满了沧桑感，令萧易一阵沉默。

“老婆子，这么多的风雨我们都走过了，难道你就不能在忍一忍吗？只要在过一次，就一次天劫，只要能平安的度过这个天劫，我们便能列入妖仙行列，这一界将不会再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了。”

萧忻沉默，萧易也知道他的话太过牵强。即便是能度过天劫，这期间也还要等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的时间对凡人来说是遥不可及。对他们这些修道人来说，虽然只是一眨眼的的时间，但是能不能度过这一劫，还两说呢！照他们的现况来说，即便能恢复以前全盛时期的法力，但硬拼一次比一次强的天劫，却没有任何度过此劫的把握。

夜，无风，四周亦是静悄悄。不过如果是绝世高手，却能从这静谧之中，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今夜，无疑是个不平静的夜啊！

三更时分，“铛铛……”突然只听一阵微弱的锣鼓声从府外传出，原来是个打更的。

猫妖传奇

第04章 杀机再现(下)

第04章 杀机再现(下)

作者：易忻

三更时分，“铛铛……”突然只听一阵微弱的锣鼓声从府外传出，原来是个打更的。

就在更声刚过，霎时间，只见十二条身影在电光火石间跃进了城主府中，行事如此嚣张，竟不打算隐蔽行踪，而直接硬闯。

隐卫首领摩咎率领着众部下，直接杀入今夜任务目标的房前。守卫在四周的侍卫以及风雨二将立时发现贼人行踪，顿是蜂拥攻去，而摩咎与众部下亦立刻去众侍卫战在一团。这些只会些普通招式的侍卫如何是这些超级高手的对手，只见摩咎与众部下刚一进入战团，便如虎入羊群，任意屠杀。

只见残肢断臂，血肉横飞的场景，实是惨不忍睹！可是那群侍卫却似毫无感觉一般，手中的兵刃挥舞得更加凶狠。如果不是从这些侍卫的眼中看到冒着愤怒地目光，恐怕会以为这些侍卫是中了什么妖术，让其如此悍不畏死。令得这些乘夜突袭的贼人们，亦不由大骇，更感今夜任何之巨。

而在这群侍卫身后的屋舍中，却住着这些贼人今夜的目标。

只听萧易用神识传达着自己的话：“真不知道那男人是真傻还是假傻，明知道今夜将会有刺客前来欲取你我性命，却仍将我们安置在老房子，虽说有侍卫与风雨二将护卫，可是这管用吗？也不知道将我们藏于安全处，等事情过后在带我们出来。”

萧忻听罢，不由‘呵呵’一阵轻笑：“我说你才傻呢！你想，既然父亲为了保全我们，不惜与

朝廷作对，那么今日这安排便是有其作用的。我想，老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以我两为饵，引那些刺客上门。到时候，父亲便可能来个瓮中捉鳖，将他们全数斩尽。”话毕，似想起了什么，又说道：“还有，别总是那男人那男人的叫，毕竟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我也不想叫一个可以做重孙的重孙的重孙的后辈做父亲，可是这是事实，不可改变的事实。”

“唉，老婆子，我这不是觉得别扭吗？好，听你的，父亲就父亲。”萧易无奈地说道：“不过我觉得那……不，是父亲，父亲的计谋有很大的破绽。你想，父亲所布的天罗地网，确实可说是万无一失，但这必须建立在内部齐心的条件下。但这内部齐心吗？不说其他，就说那个什么公主，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想她堂堂一介公主，却肯放下尊贵的身份做个让人呼来喝去的丫鬟，这不得不说明他们想要除掉我们的决心。”

抿抿嘴唇，又道：“既然那狗屁皇帝想要除掉我们，就肯定不会只布这么一只棋子，说不定外面那群侍卫中，就有他们的内应也说不定呢！所以我想，父亲此计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我怎么越听越迷糊了，你倒是说清楚点。”萧忻疑惑的问道。

萧易答道：“老婆子，你知道父亲准备了两个婴孩做我们的替死鬼吧？我想这便是父亲计谋中的关键：

其一，父亲把我们与假冒我们的婴孩分别搁置在这一边，只让风雨二将以及一些只会些招式的侍卫守在我们这里，而父亲则亲自带队，守候在与他毫无关系的两个婴孩旁边。这招虚虚实实，让敌人找不到攻击点，只得分兵试探，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我们发生危险的几率。这便应是父亲计谋中分散敌人兵力的企图吧。

其二，父亲亲自带队，让敌人误以为真正的我们会待在他一边，那么这些敌人就会集聚全部力量，进攻父亲那边。而这边，敌人只会派些虾兵蟹将前来，我们便会安然无恙。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父亲请有强大的外援，这是所有人，包括母亲都不知道的人。这外援的实力肯定高超超人想像，在凡人眼中，可说是已经臻上乘，达至颠峰。即便是父亲对上此人，也不是此人的十合之敌。我想，此人不是他人，正是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外公。即便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位置，外面这些侍卫与隐藏在暗处的外公应能拖到父亲援助之时，到那时内外夹击，来个包饺子，便能化解危机了。”萧易说罢，双眸便紧盯着窗外不放，

“噢？照你这么说，还真像那么回事。不过，我只相信前两条，这最后一条，我可就不大相信了。难道你亲眼看见了？这外援就不能是其他人？”萧忻始终不相信萧易有此未卜先知之能，是以才有此一问。

但见萧易噜噜嘴唇，目光飘向窗外，说道：“你自己看看，站在窗外的究竟是何人？”

“啊？外公？”萧忻听罢，心中大震，立刻朝外往去，却见外公陆遥真在窗外，不由轻喊出声。

陆遥听到一声脆响，立刻朝里一望，眼中尽显诧异之色，心中不由忖道：“这丫头究竟是如何发现我的？难道说……”想到这里，陆遥不由浑身一颤，立刻警觉地望向四周，却未发现有任何异像，这才稍松口气，心中暗道：“这肯定是巧合，唉，看来是自己太过紧张了吧！”

就在此时，只听屋外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暴喝：“大胆逆贼，拿命来。”只见摩咎手持一把残阳剑，以一式风煽雪地猛力攻进侍卫群中，只见剑花如繁星点点，立刻逼退围上来的侍卫，直攻向风雨二将。而此时的二将正与另三个贼人交手，见摩咎猛烈攻势，又从背门突袭而来，立刻躲其锋芒，从侧出击。

摩咎剑气凌厉无匹，但风雨二将却全力抗衡，仍可勉强应付摩咎与其部下的猛烈进攻。一击无功，摩咎顿时暴躁如雷，加上手中劲力，再次攻向二将。而其部下见状，亦催加气劲，顿时令二将压力暴增，手中剑势防御的范围明显地被其逼得收窄。

只听‘噗噗’声连响，二将手掌手臂同时被划出数条刀痕，虽不严重，却很骇人。而周围的数十侍卫已被这群贼人全数斩尽，即便是有活着的，亦是缺胳膊断腿，根本就丧失了行动能力，而贼人这方却只重伤五人，可见这群贼人真是凶悍霸道之极。

剩下的三名贼人见风雨二将仍在苦苦支撑，忙飞身加入战团，以二敌七，令二将顿感吃不消。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二将耗尽全力抵抗，也亦只能抵挡一时半刻，便被攻破其防御，浑身上下顿时被划出数道剑伤，看上去整个一血人。

高低立见，再战下去，二将必败无疑，此时的二将亦不由感到一阵寒意。

见摩咎攻势将到，风将眼中不由惊现惧色。就在此时，陆遥见状不妙，立刻施展传音入密的功法，风将的耳中顿时出现他的声音：“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快用我教你的招式吧！傻小子，尽情的施展出来吧！它绝对能破解这家伙致命的剑法。”

风将心中一愣，顿时省悟，手腕一抖，手中剑势突变。果然，风将剑势一变，正好就克制住了摩咎如疯似狂的攻势，立时抢回先机。只见风将暴喝一声，以一式疾风斩雷，反攻向摩咎，只见条条剑影如锁链一般封锁了摩咎的退处。

摩咎见到此招来势凶凶，隐隐有压过他的势头，心中顿时大骇。一向自负的他，何曾想到风将竟有此旷世奇招，猝不及防之下，胸腹顿时受到剑创。就在风将欲将摩咎斩于剑下之时，突见一黑影从摩咎背后窜出，飞起一脚踢在摩咎腰不，将摩咎踢飞出去，而风将原本万无一失的一击，竟刺进了黑影的心口处。

身处暗处的陆遥见此，亦不由一声赞叹：“好小子，虽然未彻底明白此招的招中剑意。但是却能够发挥出疾风斩雷狂傲霸绝的气势，依他此时的修为来说，已经算是不俗了。

“岚风……”从惊讶中转醒过来的摩咎，见到自己部下惨死，不有放声悲嚎。胜怒之下的摩咎不由化悲为力，战意狂升，竟将风将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气势顿时催垮。乘风将无意间露出一个破绽，凌空一脚便将风将踢飞，只听碰的一声，顿时将其身后的木门撞碎。

而身在隔壁的萧易二人，心中不由泛起一阵紧张。

只听摩咎乘胜追击，手中剑势毫不停顿地刺向风将，刺出的剑身竟隐隐带有噼啪作响的雷击声，口中厉声大喝：“你这王八蛋，竟敢杀我风弟，我要你的命。”说罢，剑气已‘嗖嗖’地凌空飞出，斩向风将。

摩咎如狂似颠的反扑，使得风将气势顿时被塞，一时间竟被摩咎逼得退无可退。眼看摩咎杀着已近眉睫，如不出现意外，风将恐难道丧命的厄运了。可事实却非是如此，在形势险恶之下，竟令风将思维冷静下来，只道脑中灵光一闪，急中生智间，又是一式疾风斩雷，更是化疾风斩雷这一式绝强攻势为守势，顿时舞出一片护体剑影，犹如护墙一般，方才挡住摩咎这致命的一招。

再次被这奇招逼退的摩咎怒态尽显，狂怒之及地吼道：“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随着摩咎的暴喝，只见他的剑上突然充盈着阴森寒芒，舞出的剑气亦有此光，寒芒刚一挣脱剑体，便飞散四射，教人无处躲藏。

形势再次恶化，摩咎来势凶猛，隐含的杀机令得在场众人皆是一颤。风将不敢怠慢，将刚领悟的一式疾风斩雷糅合啸擎剑法，再配合手中龙泉剑施展而出，令的手中剑势速度比之先前有莫大的提高。

只可惜，风将招势虽然精奇快疾，比之先前威力更是巨大，但摩咎剑招中所发出的寒芒竟然能在风将悉数挡住他剑气的时候穿过风将的护体剑墙，透射而出，如此短的距离再难阻挡分毫。

寒芒一闪即逝，风将守势亦随之溃塌，浑身上下原本已伤痕累累的风将，再度增添数道伤痕，使得风将伤上加伤，再难提及半分力量。心中更是感慨万分：“他的功力，的确是强的难以想象。”

猫妖传奇

第05章 生死激斗(上)

第05章 生死激斗(上)

作者：易忻

摩咎见风将再无反击之力，立刻乘胜追击，欲取风将之命于剑下。

而就在此时，一股霸绝狂傲之气突然从四周激射而来，只见场中众人皆被这突然出现的霸气给骇得呆楞当场，纷纷停下打斗，四顾寻找霸气的来源。

慢慢地，这股分散绝强的霸气逐渐聚拢起来，在场中形成一股长达四丈的飓风。只见地面的残枝落叶，碎石岩块纷纷被这飓风卷起拖入其中，然后又再次甩出。只见碎石落叶瞬间便变成利器，迸射四溅，横扫折射，摩咎等人只能运劲护体，勉励抵抗。

。这股飓风在肆虐一阵之后，便逐渐消散，只可惜先前出先的绝强霸气却并没有随着飓风的消失而消散，反而比之先前更加浓厚精纯，使得摩咎等人心惊胆战，不明是何暗中高手前来为目标助拳。

只可惜寻视四周，却并未发现敌人踪影，这更令摩咎等人感到不安。当摩咎的视线再次移到风将身上的时候，他终于知道究竟是何人发出如此强绝气势，正是眼前这人——风将。

只见风将双眼紧闭，已不可思意的角度缓缓地站起身来，一股惊人气势冲天而起，荡得在场众人皆颤抖不已，功力不及者更是当场被震得口吐鲜血。风将的身体则被一团浓浓的白雾所包裹起来，若隐若现，只能观其轮廓，不能窥其全貌。

摩咎大睁着双眸看着眼前风将的巨变，实在想不通为何先前还同废人一般的风将竟会有如此蜕变。看着风将体外白雾逐渐变浓，感受着风将吞天噬日般的气势，摩咎感到大事不妙。

只见摩咎死死地盯着正在蜕变的风将，随即便咬牙切齿地大吼一声：“魅影五将，五行合一。”随着这声巨吼，只见围于雨将身周的五人一愣，随即分出四人跃至摩咎身后，以一字型并排起来。

四人刚跃至摩咎身后，便催运起全部功力于掌上，一一将功力传至摩咎身上，只见五人身上分别出现红，蓝，绿，澄，黄等五种颜色的护体罡气，犹如彩虹一般，煞是迷人。可是在这迷人的颜色之中，却隐藏这一种肃杀之气，暴戾之气。

这五种颜色慢慢地汇集在一起，笼罩在摩咎的体外，只听摩咎身后的四人齐声大喝道：“统领，为我们弟兄报仇。”喝毕，只见四人突然七孔流血，倒地身亡。那模样犹如厉鬼索命一般，惧人心肺。

而就在四人突然暴毙之时，只见摩咎挥臂大喊：“哈哈，好痛快，太痛快了。”大吼过后，摩咎缓缓地转过身来，冷漠地望了眼躺在地上的四具尸体，说道：“放心吧，大哥我定会血洗

萧家，以慰你们的在天之灵。”摩咎冷漠的表情，实可见他这人的冷血，但是从他冷漠的眼神中，却又隐含这悲愤，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性格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变了，摩咎变了，与先前那暴戾却不失人性的摩咎相比，已经大大的不同了。只见摩咎先前捆束的白发，已然变成眼前这随风乱荡的黑发了。原本略显苍老的面孔，已然变得年轻俊俏，只是现于脸颊的暴戾之气，给人一种矛盾到了及至的诡异感受。

就在摩咎突变之时，将风将裹于其中的白雾也渐渐散去，露出了风将的本来面目。风将一扫先前颓废，精神抖擞焕发，比之先前的他已经大大不同了，更不可思议的是，风将先前被摩咎用剑所伤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过来，甚至连一丝伤疤也没有留下来。如果不是风将身披的白衫仍是血迹斑斑，实难想象他之前经历过一场生死恶斗。

此时的摩咎与风将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变化，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兴奋之色，这是只有强者之间对决时才会产生的。对望之中，两人的战意狂升，一场惊天地的恶斗即将上演。

而就在两人即将恶斗之时，另一边，萧擎也已经与一帮贼人接上了手了。

这群贼人与萧擎等人激斗正酣，只见其中一人手持金刚宝刀，凌空飞起，以一式斩天击斩向萧擎，口中狂言顿出：“萧擎狗贼，看你爷爷我取你人头。”说罢，只见黑色刀气顿时围绕金刚宝刀激射而出，已如迅雷之势斩向萧擎，发出嗖嗖的破空声响。

只见摩歧刀人合一，宛如一颗流星般疾飞向萧擎。虽然他刻意保留了部分实力，但是即便如此，发出这招的同时，还是有着无以伦比的威势，令人避无可避，隐藏的气势似可将天都劈开似的，仿佛整个夜空都被这招划出一道裂痕。

萧擎见来者刀势强横，心中惊讶莫名，见此招避无可避，也就不在闪避，直接迎上前去，口中喝道：“就凭你这只会逞口舌之利的狂妄之徒，也配取我人头，做你的春秋大梦吧！看本城主如何破你……旋龙斩……”只见萧擎拔地而起，双手紧握刀柄，使出这招旋龙斩，刀气犹如飓风一般卷向摩歧，动作迅猛无匹，普通之人只道是看见一道白光由地面激射向半空。

只听“叮当，叮当……”三声脆响，摩歧与萧擎的刀在瞬间便交击在了一起，碰撞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可是两人击出的刀中都蕴藏着毁天灭地之势，交击之间碰撞所迸射出来的气劲，却以交击之处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出，使整个地面犹如狂风扫过一般，变得破烂不堪，气劲打在地面，顿时发出如山崩般骇然不已的巨响。

而摩歧与萧擎两人，若非有护体罡气挡住拼斗时的气劲，怕是早已被这飞溅四射的气劲伤着了。两人由于拼斗时所产生气劲未散，一时之间停在半空相互以各自的功力比拼。

终于双方冲势已尽，由于摩歧居高临下，双方内劲又不相上下，瞬间便占据主动的优势，萧擎亦终于被他迫落在地面。在摩歧强猛绝伦的力量冲击之下，萧擎竟被摩歧已优势硬生生地迫退了七步才止住了身形，石板铺成的地面竟然被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坑道。而摩歧也因为冲势已尽，终于落于地面，但两人的刀却因激斗还粘在一起，彼此僵持着。

萧擎被摩歧这一击弄得有些气喘了，不过他眼神的凌厉却丝毫没有因为体力而有所消退，想必他还有杀招未出。相比之下，摩歧却因方才的激斗而显得体力有些不支了，只见他胸脯起伏不平，紧握刀柄的手也因为方才的激斗而震得隐隐作痛，虎躯竟在微微作抖。

萧擎见状，不由心中冷笑，只听他冷冷地说道：“哼！现在你的冲势已尽，如同强弩之末，还能挡得住我下次的攻击吗？受死吧！”没有留给摩歧任何思考答话的机会，只听萧擎暴喝一声，瞬息之间便已趁摩歧歇气之时挥刀朝摩歧冲杀过来，迅猛如雷的速度竟比先前对招之时快了近乎一倍。趁你病，要你命，看来萧擎欲趁摩歧体力不支，将其斩于刀下。

“他娘的，萧擎狗贼功力好强，养了一窝反贼，功力也个个凶悍霸道，久斗之下，竟然都他娘

的难缠。不知哥哥那边情况如何，如果再不得手，等到云溪守军赶来封锁城门，到时候便是我们插上翅膀，亦难以逃出升天。好烦，怎么地如此之慢？”摩歧被萧擎气势压得快透不过气来，见到部下正欲萧擎家将战斗，心念之下不由大急。

趁萧擎一刀击来，接力反弹出去，凌空挥出几刀，只见刀劲犹如土炮一般狂轰乱射。萧擎在来不及防守之下，竟被轰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身体也被漏掉的残余刀劲划出道道伤痕。

萧擎何曾受过如此重创，不由狂怒之极，双眼血红，不由对摩歧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碎尸万段，方能一泄心头之恨。而就在这时，雷将悄然掩至，从后偷袭摩歧，手中雷枪顿时刺在摩歧身上。只可惜雷将功力虽高，却也未及摩歧，只见雷将手中雷枪虽刺在摩歧身上，却未能破得摩歧护体罡气。

“风雨雷电四将之中，就属你这千杀狗贼最是顽强可恶，就先干掉你这万恶之徒。”只见摩歧反手便是一刀，雷将见此杀招忙将雷枪举起挡住这狂傲刀招，却未料刀枪相碰之时，摩歧刀气便已飞射而出，只砸雷将头颅。

未及防下，被这刀气砸个正着。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不由从雷将口中迸射而出，只见雷将顿时被这刀气砸得飞将而去，如断线风筝一般全身瘫软。只见雷将的额骨已裂，鲜血汨汨地从裂缝处狂涌而出，双眼翻白，竟被摩歧当场斩杀致死。

眼见昔日好友被摩歧这千杀狗贼斩杀致死，萧擎不由伤心欲绝，怒火攻心，血红的双眼似冒出了熊熊怒火，欲将天地万物皆焚于此。只听萧擎怒吼道：“你这千杀狗贼，我誓要将你碎尸万段，以祭我友的在天之灵。”喝罢，只见萧擎身影突然不见，使出一式疾风神行朝摩歧冲杀过去。

只见萧擎跑动之中，身后竟跟着道道残影，瞬间便已来到摩歧身前，当头便是一刀。萧擎刀势之强横真是旷世绝伦，顿朝摩歧头颅疯狂砍去。摩歧见状，心中不由大震，忙举起金刚宝刀抵挡。

双刀相撞，顿时拼得火星四溅，却仍未挡住萧擎这全力一击，被震得口吐鲜血，飞退而去：“他娘的，这萧擎狗贼闷是厉害，竟然完全挡不住他胜怒的一刀。”

猫妖传奇

第五章 生死激斗(下)

第五章 生死激斗(下)

作者：易忻

皇宫御书房，只见穆祭司与太明皇帝正商议着。

“陛下，为何要如此明目张胆地对萧擎进行刺杀呢？而且还要斩草除根？”穆祭司恭谨地说太明说道。

“穆祭司，不知这话是何意思？”太明不知穆祭司究竟要说什么，问道。

穆祭司想了想，用认为合适的话表达了他的意思：“陛下，我们如此明目张胆地刺杀萧擎一家，难道就不怕萧擎造反吗？即使不反，任由陛下将其处死，怕是那些藩王与大臣会心寒啊！”

太明轻声笑道：“穆祭司，虽然你能卜善卦，但是却对权谋一窍不通啊！朕此次对萧家进行清洗，实乃是杀鸡敬猴。”说罢，太明轻叹一声，说道：“朕最近得到密报，幽王与萧擎勾结，欲夺朕江山，朕如何能让他们得逞。为了不打草惊蛇，朕以妖孽这借口对萧家进行清洗，目的就是幽王不要轻举妄动，再则也是除掉他一爪牙。”

幽王窥视朕的皇位已经，如不将其除掉，实乃朕一心头大患啊。但朕迟迟没有动手，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幽王有造反动机，如果贸然行动将幽王赐死，那只会激起其他藩王的惧意，到时候怕是更会让他们之间更加团结，便不利朕管束。”

穆祭司听罢，又道：“那陛下大可将其藩王称号撤消，夺了他们手中兵权，这样那些藩王即便是想造反，也得掂量一下手中的实力。”

太明叹道：“朕又何尝不想撤藩，只是每次朕将此事提出来，便会遭到藩王的大力反对，甚至有很多大臣，也阻止朕撤藩。如果硬来，只会激化矛盾，令这些藩王团结一起，这样便更难撼动他们的权利了。”

“哦？”穆祭司疑惑地说道：“陛下是九五之尊，真命天子，难道这些大臣藩王会不将陛下放在眼里？”穆祭司此话大有玄机，即令太明对他的毫无心机而放松警惕，又道出了太明的身份来表明心迹，这穆祭司还真是狡猾呀！

“九五之尊？哼！”太明冷笑着说道：“不将朕放在眼里的大有人在，朕想，肯定有很多人都在窥视朕的宝座。朕之所以不撤藩，其意便是要瓦解他们的团结，只要他们不团结，便根本就撼动不了朕的地位。”

如果朕执意撤藩，幽王便会伺机而起，到时候联合诸多藩王，对朕群起而攻之，朕的江山便岌岌可危了。”

“既然如此，陛下又为何……”穆祭司话中话有所指地道。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朕也不想啊，前朝灭亡，朕可是历历在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道理，朕比谁都明白。”太明叹道：“可是乱臣奸党猛于虎，朕只是处理这些事就已经令朕头疼不已，又何来功夫处理百姓的事呢？”

朕也知道苦了百姓，奈何朕处登皇位，无任何建树，更无任何军功在身。没有军功，在那些大臣藩王眼中，朕就毫无威信所言。而要那些大臣藩王全都匍手听命，不背道而驰，则必须狠下手段，让那些敢悖逆朕的人全都闭嘴，只有杀鸡敬猴了。”

“陛下，老臣知晓，可是为何却要萧擎一家全部处死？”穆祭司又问道。

“穆爱卿，朕也不想杀了萧擎一家，奈何却有妖孽生在他家，朕不除他除谁？”太明轻笑道，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太明这话的虚假。

“怕是你想将云溪一地的兵力握在手中吧！唉，萧擎又是一个为政治而牺牲的人。”穆祭司想道。“陛下，幽王他……”

“幽王？哼，他既然要反，朕就给他机会反，朕还怕他不反呢？”太明冷笑道：“幽王这家伙很不满太祖皇帝将帝位传给朕，早就蓄谋已久，欲夺朕江山。只不过朕没有证据罢了，如今幽王欲反，那朕便让他反，只要他稍有异动，朕便以其谋反将其诛杀。”

穆祭司听罢，恭敬地说道：“陛下真是好计策，不过老臣恳请陛下听老臣一句：为了江山社稷，还请陛下勿再沉迷美色。”他为何要说出如此大逆之言，言下之意不正说太明昏庸吗？穆祭司此言究竟如何？

随料太明听罢，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这话是杨爱卿让穆祭司带来的吧！”

穆祭司听到太明如是说道，不由暗抹一把冷汗，说道：“是的。”

“唉，在这些大臣中，也只有杨爱卿与穆祭司你们才敢道朕的不是呀！”太明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神变得深邃迷茫起来，脸上露出了一片让人感觉高深莫测的笑意。不过却并没有回答穆祭司的话。

而此时的云溪城中，摩咎与风将的战斗已接近尾声，只见摩咎剑上滴着鲜血，如短线的珠子般哒哒地滴落在地。而风将则浑身浴血，新增的伤痕在白雾的作用下正慢慢的恢复，但恢复的速度却仍没有增加的速度快。

只听摩咎冷笑道：“哼，小子，我摩咎一生很少服人，但今天我却不能不佩服你。能将我摩咎迫到这个地步，你是第三个。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有很强的力量，但是对我摩咎来说，仍然不够强！”

我没工夫跟你干耗着，快用你最强的实力来一决胜负吧！哼，不过看你这你这样，只怕你是还想拖延时间啊！嘿嘿嘿，放心吧，我绝不是那种要挟人质以达到获胜的人，没有后顾之忧的你，就请与我痛快一战吧！”

只见摩咎眼神突然一变，凌厉地望着躺在地上只剩半口气的雨将，恶狠狠地说道：“当然，如果你执意不搏，那就让你看着我将他手脚逐一砍断吧！哈哈哈，就让你亲自来体验一下悲痛欲绝的滋味吧！”话毕，便要挥起手中利刃朝雨将砍过去。

只见风将原本无神的眼睛，突然凌厉起来，但面色却依旧不改。只听他大吼一声：“不！”吼声刚过，只见风将劲气再抖，如雷一般的狂怒，气势之强已远远的超过了眼前的摩咎。

摩咎被这狂暴的气势一激，顿时止住将要落下的剑，眼中顿现讶色，暗忖：“啊？莫非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好强！”想到此，摩咎的眼中立刻现出兴奋的神色。

只见摩咎剑势一抖，将剑横于身前：“嘿嘿……好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已久未遇见过像你风将这样厉害的好对手了，就让你尝尝我屠孽虐杀剑法吧，看看究竟是你强还是我胜。”

风将一脸平静，丝毫不未摩咎气势动容，听到摩咎狂言语，不由冷笑道：“你要杀，我便战！你可要好好地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呀！”随着风将的话音刚落，只听摩咎一声暴喝响起，如晴天霹雳般震耳欲聋：“来吧！一招决胜负吧！”只见风将正欲出招制敌，摩咎却早就已经朝他攻来。

只见摩咎以屠孽虐杀第七式杀戮满天杀向风将，手中剑势给人的感觉如身临屠宰场般，与刚才的感觉截然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凶邪暴戾之气。

摩咎来势汹汹，风将却无动于衷，但手中的剑却充盈着劲气，给人炽热的感觉，如一团火在燃烧。而风将的脑海中则有个声音：“风将，尽情去战斗吧！用我教你的招式，用你自己所领悟剑招，以自然的心态，迎接这场战斗吧！只需要一招，一招便能将眼前的危机化解。”

就在这个声音刚落，只见风将将剑一举，振剑一挥，数道剑气激射而出，炫目耀人，如同天罗地网般将摩咎罩于剑气网中。这正是陆遥刚用传音入密的功法将招式念出传入风将耳中。

与摩咎暴戾凶邪相比，风将的剑气却是一片祥和，剑一出招，顿时将摩咎压制，凶邪暴戾之气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祥和。

只见摩咎眼现慌色：“这，这难道就是……大慈大悲剑法吗？”

“铛铛铛……”剑与剑在交击碰撞之下，发出清脆如龙吟的声响。只见风将凌厉的一招，竟将摩咎手中宝刃击飞。陆遥说得不错，只需要一招，也只用了一招，便将摩咎这超级高手败于剑下。

而飞出的宝刃，却在半空中裂开数道裂痕，顷刻间便化做数片碎片。

“你的绝技，摩咎领教了！你的实力确实比我强，摩咎败得心服口服。”摩咎望着碎掉的剑片，喃喃自语道：“主子，摩咎失败了！摩咎对不住你，摩咎来世在侍奉主子。”突然，只见摩咎举掌自轰，风将见此不由一惊，正欲上前阻止，只听摩咎说道：“请不要阻止我，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战死对一个剑客来说是最终归宿，希望阁下不要践踏身为剑客的我的尊严。”

风将一阵迷惑，不明所以，陆遥的声音又再次响起：“小子，让他去吧！他是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我们应该维护他的尊严。”

就在陆遥话音将刚落，只听摩咎暴喝一声，举起右掌便轰向自己头颅，一代高手就这样陨落于此。

猫妖传奇

第06章 元神合一(上)

第06章 元神合一(上)

作者：易忻

当摩咎毙命之后，黑暗中慢慢地走出个人影，细看之下竟然是陆遥。只见陆遥走到奄奄一息的雨将身旁，将他扶起来，对风将说道：“你过来！”

风将不明所以，但见老爷有吩咐，那还能不从？赶忙上前。陆遥竟然一掌轰向他，风将心中一惊，忙举掌挡住，却发现陆遥掌中竟带着吸力，将风将的手掌吸住，凭风将的实力竟也挣脱不了。

当两人的双掌接触之时，只见风将体外那一层白雾突然流向陆遥，慢慢地在陆遥的左手处形成一团白球。待到全数吸尽，风将不由得一阵头晕目眩，只听陆遥喝道：“还不赶快运功疗伤。”风将一惊，忙坐于地上，运劲调息起来。

而陆遥在白球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一掌打向雨将后背，白球顿时被打入雨将体内。只见雨将的脸颊时红时白，雨将只感到自己的胸口沉闷无比，像是有块石头堵在胸口，急于想将此吐出去，却又无可奈何，那块石头像是长了根一般。

突然，雨将的肚中升起一股热气，直冲胸口，雨将只感觉堵在胸口的石块竟被这热气给冲得有些松动了，忙伙同那股热气一起将胸口的沉闷感觉逼出。只见雨将赫地吐出口鲜血，人亦逐渐清醒过来，见陆遥正为自己运功疗伤，欲开口答谢，嘴唇动了动，却无力发出任何声音。

陆遥似感受到了雨将的谢意，忙收功回气，见雨将安然无恙，不由轻吐口气，暗忖：自己的固执差点就害了这个年轻人。

见雨将挣扎着要起身，忙说道：“你还是先运功疗伤吧，萧擎那边有我和风将呢。”

风将见雨将转醒，心下欣喜不已，见他执意要去萧擎那处，不由也劝道：“是啊，二弟，你就

好生歇息，有我和陆老爷呢，城主出不了事的，别担心。”雨将僵不住二人的好心劝解，只得点头答应。风将心中一喜，忙将雨将扶到高达十丈，枝叶茂密，树干粗壮的槐树下面。

风将见雨将已开始打坐调息，忙向陆遥说道：“陆老爷，萧城主那边还有贼人未除，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吧！”

“不急，先去看看我女儿和那两个小鬼，萧擎那家伙还能应付。”陆遥满不在乎地说道。

风将听罢，心中有些焦急：“可是……”陆遥不耐烦地说道：“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说了没事就没事，你要不去，我自个去。”说罢，便踏步而去，留下风将一人不知如何是好。

看着陆遥消失在屋内，又看了看萧擎所在的方向，不由面显紧张，跟着便跑向萧擎所在的方向。

陆遥将状，不由大摇其头，朝里屋走去。就在陆遥刚转头的瞬间，一个黑影突然从他背后闪过朝屋外跑去。陆遥心中一惊，立刻朝黑影追去，可是哪还有黑影的影子。陆遥大惊之下，立刻转身朝屋内奔去，却只陆颖双手被绑，口中被一抹布封住。

陆遥大惊，心知中计，径自奔向被捆绑在床的陆颖，为其解开绳索，急问道：“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待到口中抹布一掉，陆颖急道：“爹，易儿，忻儿，呜呜……被人抢走了！”陆遥听罢，不由一阵头晕，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竟在自己眼皮底下被人夺走。心中一阵焦急，说道：“你快去告诉萧擎，我这就去将易儿忻儿夺回来。”

说罢，便施展绝世轻功紧追而去。而此时就在城主府林苑的小树林内，一个黑影突至，细看之下，竟是在萧擎府内做丫鬟的玉儿。待得她张望一阵之后，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便把怀中之物拿出，仔细一看，竟然就是被抱走的萧易与萧忻。只听玉儿冷笑道：“哼，你们就是那两个妖孽吗？今天栽在我的手上，可真是你们的不幸啊！怪只怪你们的命不好。”

只见玉儿刚准备将萧易二人处死，只见萧易眼中突然闪出光晕，目光如电般直刺玉儿双眼。玉儿刚接触到萧易的眼神，便似触电般浑身急抖，脑海登时一片空白！只听玉儿喃喃自语道：“主人，奴婢玉儿参见主人……”

“玉儿，立刻带我们到十里外的碧山山后，要快！”见到惑心术见效，萧易立刻用神识将命令传入玉儿脑中。

“是，主人……”说罢，便带着萧易二人飞身跃出府外。

回头再看萧擎一方，只见萧擎这边死伤惨重，那些普通的侍卫根本就挡不住摩歧这群如狼似虎的绝世高手，如砧上肉般任人宰割。但是摩歧这方的人也不好过，电将与燕侍卫混在侍卫中间，不时施以偷袭，摩歧带来的人亦只剩下三人而已。

萧擎与摩歧交手已不下百招，两人手中的宝刃也一直不停地挥砍。摩歧以一式狂风乱舞斩向萧擎，满天刀影煞是骇人，但萧擎也不是好相与之人，以雷霆之势挥出几刀，将摩歧攻势滴水不漏地挡住，

见萧擎接住自己攻势，手中刀势在变，连连变换刀招向萧擎快攻而去。摩歧越战越惊，自己都快使尽全力了，萧擎却还像没事似的，看他那轻松的表情，摩歧不由咬牙切齿。

摩歧双眼一紧，手腕急翻，掌中刀势亦不由跟随其后，出手便是狂风七式的最高境界狂风逆转劈向萧擎，招式夹带着凶邪暴戾之气，砍过的范围内，空间仿佛是被这暴戾之气扭曲了一般。

只见萧擎接下他几招之后，就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只觉得眼前景象突然模糊不清，击出的刀势就像是击在水中一般，根本就找不到着力点。萧擎诧异不已，手中刀势逐渐变缓，就在萧擎刀势缓下来之即，只见摩歧从旁窜出，一刀斩向萧擎手腕，欲将他的刀震飞。

萧擎心中惊觉，忙向后飞退，可是摩歧的攻势却并不停顿，仿佛知晓萧擎会后退一般。只见摩歧在萧擎飞退的一瞬间，已移至向了萧擎的背后，一掌击向了萧擎的背心处，出掌之快，如雷霆一般迅猛无匹。

萧擎突然惊觉背后风声唳唳，只见摩歧向他一掌袭来，出招之快让他避无可避，无奈之下只得硬接摩歧一掌。

萧擎顿觉胸腹一阵绞痛，喉头里有甜甜的味道，心知自己已受内伤。在萧擎刚一落地，胸腹绞痛的感觉使他面容狰狞，在也压制不住胸腹的绞痛，一口鲜血喷出，重重的向地面跌去。

摩歧原本以为完无一失的招式竟被萧擎挡住，不由有些心灰意冷，再看萧擎已躺在地上，眼中一亮，以为这一奇招已然奏效，萧擎再无反击之力，心中大喜，立刻冲杀向萧擎，意取萧擎性命于此。

萧擎自从练武以来，何曾遭过如此的惨败，心知自己必死的他，亦不由感到一阵绝望。突然在他的身后涌起一股似青烟般的气劲。只见这股气劲白光四射，气势骇人绝伦，令摩歧的杀招亦不由为之一顿。

就在此时风将飘然而至，拥有近乎不灭之身，复原能力极强的风将，任他伤势极重，亦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而风将的力量，就是在重创复原的轮回之中历练提升的。正是这样的力量，在萧擎几乎绝望的瞬间，风将那裹身的白雾不仅将萧擎伤势修复，更是将他的绝望驱赶。

只见风将大啸一声，从萧擎头顶呼啸而过，口中喝道：“住手。你着大胆狗贼，竟敢伤我家老谷，看小爷我不取了你狗命，让你同你哥哥一同上路吧！”

说罢，只见风将轻轻一跃，竟然飞临到了离摩歧三、四丈的地方。只见风将单手握剑，以肉眼难辨的速度在身前挥舞虚划了几下，动作有说不尽的轻柔流畅。这仅只是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摩歧诧异的瞬间，只见风将再跃，以凌空之势朝摩歧俯冲而去，瞬间便刺出数十道剑气，只见这些剑气凌空刺出，竟然没有一道剑气是重复的，在旁人看来，这浩瀚庞大的剑气有如夜空中的繁星一般。

轻柔中带着刚猛，巧妙中带着沉稳，招招都似是虚招，但每一记虚招之后却又皆隐藏着无数扎实的杀招，这样的剑法即使是摩歧这超级高手亦不敢有一丝大意。这剑招中真是虚中有实，实中又有虚，变化万千，精妙绝伦，而且比之先前更加精纯。

见风将以迅猛之势朝摩歧冲杀过来，摩歧不由为风将这凌厉的一击而震撼。不过震撼归震撼，他可不想丧命，只见摩歧如闪电一般向后疾退，然后运劲一跃飞临至风将的头顶，手中金刚宝刀狂斩乱劈，再度发出沉重的刀鸣。

只见风将冷哼一声，挥出的剑气瞬间便带起了炽烈的旋风，转眼便划破了摩歧那凶邪暴戾的护身罡气，而摩歧的声上已再度增添了数道剑伤。风将得势不饶人，再度猛烈出击，再破摩歧的刀劲，之后舞出十数朵剑花，分别刺向摩歧的头、喉、颈、胸等部位。只见摩歧的宝刀与风将的宝剑首度交锋，碰撞而绽出了绚烂迷人的火花，发出有如金石般的脆鸣声。

而风将与摩歧的身影则不断地交缠分合，刀剑交拼的速度亦越来越快，一刀一剑的走势越加变急，打斗的场中已经失去了风将与摩歧两人的实体，数道虚像残影不停在消散出现、螺旋组合，四周的空气亦被他们高速转动的剑气与刀劲牵引着，沿着他们转动的身影逐渐的形成了一股旋转的小型飓风，其威力足可以吞噬摧毁所有接近的物体。

猫妖传奇

第06章 元神合一(下)

第06章 元神合一(下)

作者：易忻

突然，两人的刀剑在碰撞之后，便陷入一阵沉寂。随即从漫天的霞芒之中弹出一道黑色的身影，随后又是一道淡白色身形，向相反的方向朝地面坠落。

只见那道青色身影‘砰’地一声，先是结实的撞著地面弹跳而起，再又僵硬地跌落之后寂然不动，也不知是生死如何。而那道白色身影便是风将，在他下坠至半途之时，身躯却是在半空中一阵急翻，身躯幻化成一片模糊的光影，随后便诡异的消失在原处，下一刻已安然的卓立在横倒地、身上的衣物已经破碎不堪、只剩下半条命的摩歧的身旁。

反观风将，除了胸膛上略显凌乱的急促起伏之外，好像并没有遭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不过再仔细的看看，嗯……原先整齐的发鬓有些散乱、白色贴身的长袍已经破烂不堪，增添了几处气劲馀波波及造成的裂痕，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双手自肘以下衣衫裤腿，纵横交错著无数怵目惊心的衣服残条，如果这些刀痕完全砍在他的身上，那绝对是无数条怵目惊心的殷红刀伤，肯定不会如此好过。

此时衣衫尽碎，昏迷不醒的摩歧宛如已经归天般躺在风将的脚下，未见其有任何即将苏醒的征兆感觉，看那模样就像是已经进入了深层的睡眠状态。

而此时怀抱萧易两人的玉儿，则不停的在树林间穿梭，奔跑的速度之快，完全无视树枝碎石的阻碍，只知道一心一意的完全主人教给她的任务，其他的一概不论。黑夜中，她的身影仿佛就像是一头外出觅食的猎豹。

在玉儿现身的数息之间，竟然奔跑了数十丈，玉儿武功之高可见一般。

就在玉儿现身后不久，距她已有百丈之远的疏林里，突然间冒出约莫数十名的神秘大汉，只见这些神秘大汉身穿一式的蒙头黑衣，手中握著同一形制的月牙弯刀，也是以同样极尽快捷的飞跃腾掠朝向奔驰在前方的玉儿紧紧追蹶而来，看那气势给人感觉起来，简直就像是直接从十八层地狱里来到人间奉命捉拿外逃的鬼魂的鬼卒。

只，在两者之间，仍存着某些差距，后面的那些神秘大汉在拄香时间便已追上了玉儿。只听其中一神秘大汉恭敬的说道：“属下摩难参见公主。”

玉儿冷哼一声：“起来吧！”

“公主，这就是那两个妖孽吗？不知公主要把他们抱去哪？”摩难说道。

“哼，本公主做事还要你来管吗？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玉儿面色一变，喝道。

“属下不敢！”摩难被玉儿一喝，面色顿面，忐忑不安地说道。

“谅你也不敢。嗯？”突然，玉儿像是发现了什么，惊讶道：“想不到那人居然还能发现本公主的行踪，摩难听命，立刻阻止来人，不要让他跟着本公主，还有你们也是一样，不要跟着本公主。”

摩难面色再变，要是公主出了什么事情，他就是有一万颗脑袋，也不够砍啊。不由慌道：“公主，万万不可啊！”

玉儿面色再变，喝道：“你敢抗命吗？”

“遵命……”无奈之下，摩难只得点头遵命。

“哼……”玉儿轻哼一声之后，便有朝碧山腾掠而去。摩难看着玉儿的身影，立刻对一旁的部下吩咐道：“你们两个，立刻跟上去，保护好公主，记住，不要暴露。如果出现意外，就是陪上性命也得将公主带回来，知道没有。”

“是……”只听一旁的两人齐喝道。在说完的同时，便紧随玉儿而去。

天上的明月慢慢地躲了起来，黑暗笼罩着大地。凛冽的北风呼啸着，配和着暗之女神展示着他的力量。周围的树都随风摆动而发出唰唰的声音，就象是从黑暗中苏醒的精灵，发出愉悦的欢笑。

经过一个时辰的急驰，玉儿终于将萧易二人抱到了碧山的后山，身后紧随的二人在玉儿刻意的躲避下，早就不知被甩到了何处。只见玉儿站在一处悬崖之上，前方不到一丈的地方便是万丈深渊。只听到崖上阵阵刺耳至极的短啸声不绝响起，在衣袂飘拂的‘沙沙’声中，玉儿轻轻一跃便跳下了悬崖。

而此时的场景，则正好被碰巧追来的两个黑衣大汉，两人不由惊讶出声，等到他们跑到悬崖处向深渊一看，除了漆黑一片，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

再看向玉儿，只见玉儿根据萧易的指引，用轻功慢慢地沿着崖壁上的蔓藤攀下去。

得到深渊底，只见杂草丛生，多是齐肩高的，只听杂草丛的另一边隐隐传来瀑布飞泻的“轰隆轰隆”之声，其中夹杂着蝉鸣鸟唱。四周一片宁温和谐。即便是四处游览的玉儿，也不禁暗自感叹这人间仙境，充满了自然的和谐。

立在山头，玉儿看见这峡谷中竟然有个大湖，当微风吹过湖面之时，只见水纹荡漾，岸边树木的倒影映在水中顿时变幻出五彩缤纷和扭曲了的图案。

这一切人间仙景，只看得玉儿与萧易二人不觉心旷神怡，浑然忘了自己还有重要的任务。

咦？现在是应该是腊月底的寒冬了，这谷中怎么却依然树绿花开，温暖如春的呢？仙境，不愧是人间仙境。

因为天色还未亮，四周的景色处于朦胧中，眼前的瀑布打在湖中溅起浓浓的水雾，使得整个湖面都碧波荡漾，在水雾中若隐若现。而此时的云溪城亦逐渐变得热闹起来，天虽未大亮，但已有很多菜贩子以及赶集的百姓在街道来来往往。

就在此时，忽然天空狂风大作，空中隐隐有异响传来。云溪城的军民纷纷吃了一惊，急忙奔向最高处城楼，只见天空中的云朵不断地变幻着形状，天色亦逐渐的昏暗下来。片刻之后，朦胧的天空竟然再次变得如黑夜一般漆黑，如午夜般伸手不见五指。城内军民皆被此异乡象吓的惊恐万状，到处是惊呼惨叫之声。

而大多数的军民则跪倒在地，口中不住的祈求祷告，希望神灵保佑别降灾祸。就在天现异像不到片刻，蓦地，只见两道黑，白光自碧山的方向冲天而起，霎时间天地顿时被这两道霞光照大亮，由极暗转为极亮的瞬间，云溪城所有的人皆被这两到霞光刺的双目紧闭。

“喵，吼……”只听两声似猫似虎长吟响彻云霄，声音的大致方向是从碧山附近传来的，云溪城的军民纷纷望向碧山方向，人群中顿时暴起一阵异响。原来碧山方向突然滚起浓浓烟雾，烟雾在霎时间便弥漫了阵个碧山，将碧山笼罩在其中，而且烟雾中不时闪出一道电光，不时还发出像雷鸣般的巨响。

但变化并没有停止，只见这滚滚烟雾刚将碧山笼罩起来，竟然慢慢的蠕动起来，像是在拼凑一般。不一会，只见两只一黑一白的猫妖正凌空飞舞，周围还有几只略显幼小的四位守护四方之神兽，它们分别就是东方之神青龙，西方之神白虎，南方之神朱雀，北方之神玄武。这异像来的突然，方圆千里之内，皆可看到。

相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大神兽，分别代表这七大星宿。东方的角、亢、氏、房、心、尾、箕，这七大星宿相连，形状似龙，所以称东宫为青龙或是苍龙；西方七星奎、娄、胃、昂、毕、角、参，这七大星宿相连，形状如虎，称西宫为白虎；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这七大星宿相连，其形如鸟，称南宫为朱雀；北方七星斗、牛、女、虚、危、室、壁，这七大星宿相连，其形如龟，所以称北宫为玄武。

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被称为镇守天官的四神，辟邪恶、调阴阳。而这四神，则被人们当作镇恶辟邪的神灵，其形象多出现在宫阙、殿门、城门或墓葬建筑及其器物之上，在墓葬建筑中，这四神兽已不是助墓主升天之用，而是镇慑邪魔，保卫墓主的灵魂安宁所用的。

而现在，这镇守四方的神兽皆突然伴着两似邪似正的猫妖同时出现，看样子还唯这两只猫妖马首是瞻，这不得不说是件怪事。

远在京城皇宫的太明皇帝看到这异像，忽然大叫一声，胸口一紧，一口鲜血喷出，随即便仰天栽到、不醒人事。

猫妖与四神兽升腾间搅起漫天云雾，然后慢慢模糊起来，最后化做一团巨大的光晕，光晕没坚持多久，空中又是一变，光晕慢慢消失，那四只传说中的神兽与猫妖的图象再次出现。只见那四只神兽在空中飞腾了一番之后，忽然分扑向下方，分别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飞去，天空中顿时被划出四道淡淡的，却又辉煌灿烂的轨迹。

被四兽围于中间的两只猫妖则停在原地，两只如梦似幻的猫妖突然朝下扑去，转眼间便来到萧易、萧忻的眼前。萧易二人不由命令道：“玉儿，放我们下来。”

当玉儿放他们下来之时，只见萧易、萧忻突然盘腿而坐，手指狂捏。不一会，只听萧易、萧忻齐声喝道：“合！”话毕，只见两人的眼中同时放出金色的光芒，那两只如梦似幻的猫妖亦在同一时间窜进了两人的体内。

霎时间，天空再现猫妖奇景，只不过这次的图象比上次的要清晰得多，也要大得多。只听滞空中的两只猫妖突然齐声嘶吼，见到这奇景的人只听到两声长吟，紧接着眼前绿芒一闪，两只猫妖顿时便烟消云散不见了踪迹，天空亦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猫妖传奇

第07章 自然之心(上)

第07章 自然之心(上)

作者：易忻

“哈哈，好痛快，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妙了！”只听碧山的后山突然传来一阵长啸，接着便有

二道身影从山涧小路闪过，只见领头那人的身躯非常魁梧，修长的个子，尤其是他坚毅的双眸，深邃如渊，脚下奔驰的速度快如闪电，不停地在林间穿梭。而在这人的背后也紧紧地跟着一人，这人奔跑的速度也非常之快，竟不下于前面那人。

仔细一看，这后面跟着的，竟然是一女子，一头披肩的长发映衬着一张娇美的脸，细长的眉毛下面镶着一双扑闪扑闪的黑色大眼睛，身材娇小硕长。

如疾风般的高速奔跑，令萧易与萧忻二人再一次感受到自己本能的快感。快速的奔跑，是萧易两人在身为猫妖时的身份时，生平最大的乐趣了。只不过，修道的事情和转世重修这两件事，曾令两人必须尽全力疲于应付，他们根本就没有空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自己生平最感兴趣的事情。

飞驰中的萧易，心中畅快不已，不自觉间竟闭上了双眼，而林中密布的树木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反而比之先前更快，仿佛自己已经与这片大自然融为了一体，那种忘我的感觉已经逐渐的迷失了他们

“好舒服，好舒服！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又回到那时无忧无虑。麟，你感觉到了吗？”在这个声音刚从他的心中响起时，另一个娇媚的声音便又响起了：“麒，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这种感觉，它实在是太美了！真希望永远能享受这样的感觉。”

经过长时间的融合，萧易二人分做两部分的元神，不但彻底的融合，它更不断地蔓延在这两具肉体中，开拓这两具并不能完全融合自己法力的肉体。

萧易与萧忻奔跑的速度是愈加快捷，越快的速度，就更加能令他进入那种忘我的境界，境界越是深入，兴奋的感觉就更强。

而兴奋的感觉，已经令他俩体内的元神也产生了异变。萧易与萧忻前生便最是喜欢快速的奔跑，也是最喜欢这种速度的快感，此刻的他们，实在是痛快淋漓之极。这种痛快的感觉更是迸发出一种快感来，这种快感大概就是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吧！

而这种得心应手的感觉，竟然令萧易二人在享受速度的同时产生着异变，他们竟然在恢复本体。

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一处瀑布，岸与岸之间相隔数十丈之远。而就在此时，两人突然暴喝一声，全身疾电狂闪，向瀑布的对面一跃，只见空中顿现两道黑影。

瞬间便跃到了对岸，滑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方才停下来。但萧易二人此时已完全不是人的形态了，只见二人已经由人变成了猫？对，就是两只猫，只不过比普通的猫要高大强壮得多，说是豹类应该更具体一点，但也确实确实是两只猫。

两人，不，应该说是猫才对。两只猫凝视着对方，从对方的眼中可以读出惊异，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变会本体了。只听萧易兴奋地说道：“看见没有？忻儿，看见没有？我们，哈哈，我们能变会本体了，哈哈……”

“是啊！实在不敢相信，肉身被毁，元气大伤的我们，居然在还没有完全复原的情况下，还能回复到本体状态，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呀！”只听萧忻亦略带兴奋地说道，不过语气中更多的是惊奇。

萧易也惊疑地说道：“啊？想我们以前，必须施以阴阳合体大法方能回复本体，但也只有两个时辰的时间。而现在，竟然不用施法，便能随着自己的意识变回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忘我的奔跑竟然令自己进入完美的自然之心……我懂了，我明白了！我们以前修炼之时太过着急地想修成正果，而不得要领并不是我们天赋不够，也不是努力不是，实是我们忘记了随性自然这道理啊。”

萧忻眼前一亮，赞同道：“对，就是这样。修道本就注重随性而为，自然而行。而且，我们猫本就是一种攻击极强，敏捷极快的动物，只不过我们一直不懂得善于运用自己的天赋本能。对，肯定是这样，一直以来，我们都错了。”

萧易二人一对一答，不由赫然开朗，像是得到了一种自我启发似的，只见二人意随心发，竟不约而同地朝高达百丈的瀑布地射去，整个人竟如箭矢般直插湖底，撞出道道水花直射半空。

只见萧易与萧忻二人，忘情地在湖底感受着自然之心。意随心发，萧易二人在湖底本能地做出猫的潜在攻击方式，融合了他们自修道以来所练成的炎雷七式，竟将湖中之水搅得混乱不堪，从外面看去，湖中竟出现个直径达八丈宽的漩涡，可见其威力是如何惊人。

萧易二人不停地打出惊人招事，还不停地用神识交流，只听萧易说道：“对，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只顾修炼，而忘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导致我们功力只能达到大乘期却就此止步不前了，始终达不到梦寐以求的飞升阶段。”

萧忻亦赞同地说道：“说得有道理，以后我们为了飞升，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修炼，感受我们猫族天生的自然新和力与强劲的战斗力。而且，我们以前总认为努力就能成功，却不然啊！”

萧易二人不停地以本能互相纠缠搏斗，如不知其底的人定会以为两人在做生死之斗。只见湖底不时的传出轰隆之声，湖中的鱼儿皆因他们的搏斗给骇得四下逃窜，一时间，湖底有好大一片空间只有萧易二人，还有被搅得污浊不堪的湖水。

就在此时，只见一道万丈霞芒突然从湖底激射出来，夹杂则漫天烈焰散向四周，却仅限于湖的范围，过了这个范围，便一点也感受不到烈焰的温度。而此时的湖底，萧易二人已经变回了人形，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正以男上女下的方式进行……性交。

而那道刺眼的万丈霞芒便是从他们的身体上射出的，只见他们分别被暗芒与白芒包围着，像是完全没有感觉到自身的变化，正忘情地风流快活，看他们的表情竟似欲仙欲死，已登极乐般舒畅。还好两人是在水底进行，欢好的声音根本就传不出去，不然被人听到，这可就变为极消魂的声音了。

两个时辰之后……

早已平静的湖面突然冒出数颗水泡，紧接着萧易二人纷纷浮出了水面，口中喘着粗气。只听萧易说道：“呼，呼……好痛快，没想到自然之心竟然是这样的，不过老婆子你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还是如此狂野啊！哈哈……”

“去……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就在那油嘴滑舌吧！再不会去，爹娘怕是会担忧了！”萧忻说道：“这次我们的收获真是不小啊，但是，我们还是未能完全领悟自然之心的奥妙，元神还未与肉身进行完全的融合。现在的我们，怕顶多就是外公那样的程度吧！”

“唉，老婆子，急是急不来的。要随性而为，时刻的保持自然之心，不然像你这般着急，出力也指不定能讨好。”萧易提醒道。

萧忻白眼一翻，说道：“是，我的好相公！”话毕，只见萧忻轻轻一跃，便中湖中跃到了岸边，催促道：“快上来了，都一夜了，再不回去爹娘都要急了。”

“上来了。”只见萧易话音刚落，人已跃到了萧忻身边，不过这时却想到了什么，提醒道：“我说老婆子，我们该不会是就这样回去吧！”

萧忻一愣，疑惑地问道：“是啊！不这样回去怎么回去？”萧易听罢，不由发出一阵苦笑，叹

气地说道：“老婆子，我们是婴孩，还没满周岁呢！这样回去，不被爹娘当作是鬼，也会被当作是骗子把我们给踢出府的！”

“啊？我怎么忘了这个事，那怎么办？”萧忻一阵着急，看来她还真有点舍不得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家庭。

“我们不是绑了那个公主做人质吗？给她施个幻术，让人认不出她来。而且……嘿嘿，以后让她会到皇宫，做我们在那狗屁皇帝身边的眼线，至少能让我们萧家处于不败之地。不过，我们必须变会婴孩。唉，还真舍不得这身板啊。”萧易说道。

“是啊！不过为了安宁，还是变吧！”萧忻话音刚落，只见萧易与她身体突然闪出一道金光，只见二人已经摇身一变，变回了哪个人见人爱的婴孩。

“嗯……玉儿，过来！抱着我们，回家！”萧易对不远处呆滞的玉儿命令道。

“是，主人！”

猫妖传奇

第07章 自然之心(下)

第07章 自然之心(下)

作者：易忻

而此时，在云溪城的城主府中，传出一阵阵暴喝声：“你们这群蠢货，都半日了，还没有我两个孩儿的消息，我养你们做什么的？”

只见萧擎面前，跪着一位将领，听到萧擎的怒喝，柯俊不禁忐忑不安，颤巍地说道：“城主，我们已经下令封锁全城，凡是有大小姐和二公子的消息，定会在第一时间传到。”

萧擎听罢，火气更旺，怒喝道：“都已经半日了，等你们彻查全城，贼人早挟持我两个孩儿飞天上去了。带人到城外去找，方圆十里之内，凡是看到人，全都给本府清查一遍，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明白吗？”

“是，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带人去查！”柯俊说罢，便连滚带爬地出了府去。

吩咐完部下，萧擎却只能在大厅中等候消息。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儿，不顾与朝廷做对，如不出所料，朝廷大军几日后便兵临城下。而在这紧要关头，自己的两个孩儿丢了，却叫他如何不着急。只见萧擎急得满头大汗，来回地在大厅走个不停，口中还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就都还没有两孩儿的消息。”

而坐于一旁的陆颖更是满脸泪水，抽噎着说道：“相公，你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会不会，呜呜……”想到自己孩子可能的遭遇，陆颖不由再次痛苦起来。

萧擎不禁一阵心烦，但知这事也不能全怪陆颖，只得压下自己的怒气，走到她的身前，将她搂在怀中，轻言细语地说道：“不会的，我们的孩子福大命大，不会出现意外的。柯俊不是带人去找了吗？可能已经有消息了，现在就带着孩子在回来的路上呢！乖，不要哭了！”

听到自己爱人的劝语，明知是安慰的话，但亦将这抱做是一线希望。萧擎实在受不了在这里干等消息，见陆颖已不再抽泣，便询问道：“夫人，岳父大人是往那边去的？”

陆颖疑惑地抬起头来，不知自己的相公想要如何，但还是回答道：“是往碧山方向追去的。”

萧擎了然于心，忙把陆颖安抚到房里歇息，一夜未睡的她，在精力憔悴的情况下，没多久便已入睡，但从她变化的脸来看，却知她睡得并不安稳。萧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心中发誓顶要找到萧易二人。

待把陆颖安抚着睡下之后，萧擎立刻来到大厅，忙吩咐兵将往碧山一带成合围搜索，定要把萧易、萧忻找到。而他自己，则凭感觉径直朝陆遥追去。

萧擎一路施展绝世轻功，直追到一片密林中，只听密林中传来一阵金石相碰发出的清脆响声，怒骂暴喝也不时响起。萧擎心头一惊，顿时觉得大有蹊跷，立刻躬身悄然掩至。

当萧擎隐藏在暗中观看，不由大吃一惊，见自己岳父被一群黑衣蒙面的大汉困住，立刻跃起身形，暴喝一声道：“岳父大人，小婿来助你！”

原来这些便是玉儿吩咐守候在此的众部下。陆遥见这些大汉拦路，原本是想绕过去的，谁料这群黑衣大汉早有准备，见陆遥欲以绝世轻功甩开他们，立刻追上前去。见自己实在追不上，只见黑衣大汉立刻以一个踏着一个借反弹之力，直追陆遥。

陆遥见状，不由大吃一惊，刚要加劲，却已被一黑衣人追至，虽然这个黑衣人在他的眼中如垃圾一般，但要杀了他还是得费些神。就在这黑衣人阻碍的一瞬间，后面的众人已经追至，硬将陆遥冲势给拦了下来。

只见陆遥武功身法虽然高明不凡，但奈何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能配上隐卫二字之人，又岂是泛泛之辈，陆遥亦不由颇感招架的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陆遥纵是身怀绝世武功，却始终难以将这些黑衣人杀尽。他深知自己在杀尽这些黑衣人前，自己已经先力竭而亡了。

就在陆遥暗自焦急之时，萧擎追至……

那群黑衣大汉不由一惊，朝萧擎望去。只见萧擎当头一掌，顿时将一个毫无准备的黑衣大汉当场击毙。众黑衣大汉不由一惊，见自己同伴被杀，立刻分出小股人来围攻萧擎，而萧擎亦毫不含糊，双掌挥得呼呼生风，一时之间，竟逼得众大汉连连后退。萧擎趁此机会，立刻杀出一条路来与陆遥会合。

见陆遥与萧擎合在一处，众黑衣人不由聚拢起来，数十个黑衣人向他们攻杀过来，虽然只有数十人，但气势却如千军万马冲杀敌阵，行动之间如狂风扫落叶般，让人观之胆寒。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势如山的人，手提一柄透骨枪，奔行的速度以及手中的攻势最是快捷强猛。他显然也知道萧擎这新生力量比现在的陆遥要好对付，所以径直朝他奔将而来。

只见摩陀在身前丈许处便扬声作势，随着一声大吼，透骨枪瞬间便刺向萧擎，攻势化做一条长龙向萧擎扑击而来。他的攻势给人一种庞大的压力，浑身上下竟好似无丝毫破绽般，显然这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萧擎见摩陀来势凶猛，立刻收摄心神，几十年的练功以及对敌的经验使他在摩陀接近的瞬即便近入寂静的极致，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自己与眼前的对手和对手手中的那柄透骨枪，其它的仿佛再与他无关，撕杀声与刀剑交击声也变的遥不可及。

即便是恶战了一晚，也丝毫不能让萧擎有丝毫的退缩，反而是愈渐勇猛。只可惜他虽然做好了与敌单打独斗的准备，敌人却没有做这样无知的准备，只见这群黑衣人蜂拥而至，瞬间便将陆遥与萧擎围困起来。

以寡敌众，陆遥与萧擎纵使力量强横、武功超绝，但是想要将眼前这些缠人的死士尽数摆平，却不是件轻易之事，更何况这些人中还有一个与他们不相上下的好手，所以更是难上加难。

“萧擎，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只见陆遥荡开一黑衣人的攻击，问道。

萧擎亦不甘落后，一刀将一黑衣人腰斩，然后说道：“岳父大人，我原本是出来寻易儿和忻儿的，岂料在此遇见岳父大人，所以便前来相助了。”萧擎刚一说话，乱斩一刀，又将一黑衣人右臂斩断。

“萧擎，你快脱困出去，易儿和忻儿被一女的抱走了，快去追他们。”陆遥急道。

“不行，岳父大人，女婿不能丢你在这。而且他们人太多了，根本就走不了。我们合力杀出去，在想办法吧！”萧擎说道。

“蠢货，他们人多势众，不是一时半刻便能杀尽的。快走，别理我，救出我两个外孙要紧。”听到萧擎拒绝，陆遥不由急得大骂。

“岳父大人，颖儿已经为易儿和忻儿伤透了心，如果岳父大人在有个三长两短，颖儿怕是不会苟活的。再说，你是我岳父，要走我也得把岳父大人好生生的带走。”萧擎也有些生气了，不过却不敢朝陆遥发火，只得加紧手中刀势，将怒火发泄到这群黑衣人中。

要冲出这重重包围，谈何容易？陆遥、萧擎二人被这群不畏死的黑衣人围攻之下，亦不由受了重伤。

突然，只见摩陀趁势一枪，袭向陆遥背后，可惜陆遥并未知觉，只是拼劲杀向眼前的贼人。而眼尖的萧擎见状，不由大喝一声：“小心。”话音未落，人已如箭般冲向了陆遥。

萧擎狂撻一刀，将摩陀的枪势瞬间瓦解，但是却没料到有漏网之鱼。只见摩陀一旁的黑衣人见自己的头领被挡，立刻顺势补上，一刀砍向还未来得及回防的萧擎背部，顿时砍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萧擎不由痛呼，奋起一刀将那黑衣人的头颅斩下。陆遥听到萧擎痛呼，不由转身一看，惊呼道：“萧擎，你快走吧！我不能连累你了，好好照顾我的女儿。”说罢，正欲将萧擎推出重围，岂料萧擎又是一刀攻向了摩陀，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摩陀本就力量强横，又以逸待劳，岂是萧擎这疲累之身所能够应付的。只见摩陀长枪急刺，刺出道道枪花，使萧擎这拖着疲累不堪的身躯更是闪避的吃力。

不慎间，摩陀一枪刺出，竟洞穿了萧擎的右臂，手中的刀也因疼痛被弃在地，而摩陀更是得势不饶人，一枪刺向萧擎喉头。就在萧擎也感绝望之际，只见三道绿芒闪过，细看之下竟是三片绿叶，能驱叶为武器，可见来人武功之高。

这三片绿叶分别划向摩陀喉头以及双手，摩陀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击杀萧擎的机会，回防挡住这三道致命的绿叶。

而就在这转眼间，从四周突然杀出数百兵士，萧擎一看不竟喜在心头，原来来人正是燕侍卫带领的众将士。

## 第08章 成长琐事(上)

## 第08章 成长琐事(上)

作者：易忻

初春的风，无主地在天空中飘荡，带着片片残云，而永远辉煌灿烂在这时却行将沉没的太阳，给这无主的在空虚中游戏的片片残云都镀上了一层金辉，而仍带萧瑟之感的春风，又把它们舒卷成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观。然而，在这离云溪城中的一处破败的房舍之中，却是无人来欣赏这大自然的瑰丽景观。

其实，在这人迹稀少的破败的房舍之中，人倒是有一个，就在一间破草屋左侧的一棵大槐树的树杈间，就窝躺着一个身材较为瘦小的人影；只是这人丝毫没有丝毫观赏这大自然瑰丽景观的雅兴，反而被这时强时弱略带萧瑟的春风给刮得缩头缩脑，又不时地伸长着脖子望望通往云溪城主府的一条小径，回头看看即将沉没的落日，一副焦急不安的神态，眼中尽显不耐之色。

苍然暮色，自远而至。初春的落日虽然特别的辉煌绚烂，但是却也较为短暂，没多久天地间就已经变得是混茫一片了。

大槐树上的人影看着天色已晚，面上焦急之色更重，眼中尽显不安。只见他跳下树来，不停的在原地跺着脚，嘴里嘟囔地小声骂着。忽然，只见他一路小跑，跑到槐树后面一座较高的坡地上，极尽目力地向城主府方向眺望，但是视线却已经开始被眼前这渐渐加深的暮色给挡住了，百步之外已看不清楚，于是在眺望一阵之后，他又无可奈何地溜回槐树下干等。

看模样，这是一个年约在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长得眉清目秀，圆圆略带黑色的脸，厚厚的嘴唇给人一种敦厚诚实的感觉，但是从他那两只细小而灵动的眼睛却又透露出些许的狡狴。只见他一身百姓装束，衣服鞋帽皆是一片尘埃。

就在这青年坐立不安之际，只闻从城主府方向忽然传来了一声微弱的马嘶声，青年双耳一紧，眼中一亮，精神顿时一振，口中却骂道：“哼，现在任务没完成，就已经死了两个统领，看来你们这摩家三兄弟，早晚也得死绝，只要你们一死，隐卫统领的位置不就是我的了，嘿嘿嘿。到现在才想到回来，我还以为你被那萧擎削去脑袋了呢！”

骂过之后，双眼紧瞪住那条蜿蜒的小径，不一会，只停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打破了傍晚死一般的宁静。片刻之后，一匹枣红大马出现在这青年视野里，青年见了当即奔了过去，口中还喊道：“统领，你怎么这么迟才回来，如果萧擎那……”猛然，只见他突然顿住了脚步，随后又是一声惊呼：“统领，你……你怎么受伤了？难道出现了意外？”但关心的话语中，又隐藏着有阴鸷。

只见枣红马到了这青年的身旁就猛地勒住，从马上跃下一个年约四、五十左右的老头，这老头倒还有些威武，身强体壮，不过就是面目有些可狰，现在只见他半边脸沾满了红一片乌一块的血迹，一身黑衣也沾了不少污泥和草屑，浑身上下几乎全是被利器所伤的痕迹，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原先整齐的头有些散乱、黑色贴身的夜行衣已经破烂不堪，增添了几处气劲馀波波及造成的裂痕，而最怵目的是他的双手自肘以下衣衫裤腿，纵横交错著无数条怵目惊心的布衣残条，如果这些被利器完全的砍在他的身上，那无疑就是无数条怵目惊心的殷红伤痕，肯定就不会如此好过。

只见摩难跃下马后，铁青着脸从马鞍上取下一个水壶，顺手丢给一旁惊愕着的邵颜，说道：“邵颜，快去给我去打些水来！”

青年邵颜一把接住水壶，转身欲去，忽然又是一惊，转身问道：“统领，你……你这是怎么回

事？公主呢？公主怎么没与统领一道？”

摩难猛一瞪眼，喝道：“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还不快去把水打好！”

邵颜听到摩难有些发怒，忙跑了开去，离这二十多丈远处正好有户人家，向那户人家要了壶水走回来的时候，边走还边喃喃自语：“哼，准是遇见萧擎围剿，自个逃了出来。哼，看来穆祭司的卦还真是准，不知另外的一件会不会应验？如果灵验，嘿嘿……”

邵颜小心地把水递给摩难时，摩难突然问道：“你刚才在嘀咕什么？我好像听见你说穆祭司？”

邵颜一惊，忙道：“没什么，属下只是担心公主……”

摩难轻哼一声，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乖乖的听话，不然，哼……有你好受的。”说着，便不理一脸惊骇的邵颜，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帕，倒了一些水在手帕上，擦去脸上的污血，邵颜忙上前帮忙。一会儿之后，只见先前脸上一片乌一片红的污垢就给弄干净了，还换上了一套邵颜早就准备好的衣裳，只是身上的伤痕依然殷红，脸上还有一些微肿，不过不仔细看也不容易发觉。

邵颜一边为摩难掸去衣服上的草屑一边作关心样的问道：“统领，今次任务失败，陛下会不会怪责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蒙混过关啊。”

原本只是随意的一问，却触动了摩难的痛处，想他们三兄弟，经过精心的策划，却依旧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公主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居然去跳崖，到现在还不知所踪，现在他内心正焦急不堪。闻得邵颜的问话，摩难不由左手猛然一挥，将邵颜推得踉出了三步，冷哼地一声道：“哼，你是在讥笑我吗？”

邵颜连呼冤枉：“统领，属下怎么敢呢？”说话间，眼中的阴鸷更是旺盛。

摩难并没有注意到邵颜的变化，只见他沉凝了一会，忽然冷冷地说道：“邵颜，今天这任务失败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说，否则我打断你的双腿！”

邵颜赶忙应道：“是，是，属下知道，属下决不会乱说。不过，统领，这事迟早得被陛下知道……”

摩难不悦道：“我自有计策，不用你操心。”

“嗯，我知道了。统领，我们快走吧！不然，萧擎的追兵，恐怕就追来了，到时候就只好脱身了。”邵颜说道。

摩难微怒道：“这还用你说？上马吧！”说完自己一跃而上，动作还十分轻捷，邵颜立刻牵上栓于槐树棕色马匹，忙跟着爬上。但摩难不等他上马，已是狠狠一鞭抽下，身下的枣红马长嘶一声，立即撒开四蹄狂风般地驰去。邵颜冷哼一声，心中自语：“现在由你嚣张，等回京之后，看你如何交差。”身子一晃，手中鞭子一挥，立刻急奔出去，不过起跑的速度过快，险些坠下马来，幸亏双手已经牢牢抓住了马鞍，总算没酿成大祸。

皇帝历3317年春，离上次云溪城突袭事件已经二年了，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太明由于上次天现异像而吐血昏迷，到现在已经是病入膏肓。但就在这期间，太明皇帝也仍不忘铲除萧易兄妹，期间屡屡派出刺客刺杀他们，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天下人尽皆知太明以莫须有之罪名欲杀忠良之后，使得天下百姓皆知太明原来是个卑劣残忍，昏庸之人。

而就在两年之后，因伤势过重，加之百姓的流言蜚语，使得李氏帝国皇帝李太明悲愤愈加之下突然暴病身亡。时任李氏帝国大元帅兼李氏帝国有‘不败军’之称的第一步兵团‘轩辕军’将

军的雷洛扶持年仅四岁的太子李治即位，且自任摄政王，独揽整个朝政的军政大权，俨然成为李氏帝国的第一人。

就在李太明架崩之后，李治正式即位的那天，雷洛便进言说是幽王和楚王集结了四十万大军于李幽的领地之内，正急速逼近朝歌，如不及时制止，陛下帝位不保啊。

而年仅四岁的皇帝李治又如何知道这些，以一句太傅做主便是将这头等大事交于雷洛。而雷洛更是乘机将皇城除了四万禁军之外的所有兵马控制在了手上，如果现在不是名不正言不顺，怕是会立即喧宾夺主，自己做上这人人梦想的宝座吧。

远在百里之外的云溪城，则因为拒绝出兵而逃脱朝廷出兵的危机，眼下大乱将起，还是先偏安一隅，自保为妙。

猫妖传奇

第08章 成长琐事(下)

第08章 成长琐事(下)

作者：易忻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钟奇锐望着远处一群群的李幽的第七、八军团的轻骑兵大队，肆无忌惮地将他手下那曾经名震整个神州大陆的第三步兵团，号称“神州猎豹”的“猎豹兵团”分割成大大小小无数个阵列，不停地践踏着、杀戮着。见惯了战场血腥的双眼，在这时不由蒙上了一层薄雾。

钟奇锐的心在滴血，眼看着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部下，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将领一个接一个带着不甘的眼神，倒在判军骑兵的马蹄和长矛之下，步兵的刀剑与那轻巧的防护盾，在判军骑兵的冲击之下，显得是那么的无力与脆弱。曾经是以一当十，猛如虎的部下们，如今却好似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般。

如果不是要翻越盘绕川蓝盆地的沙迹山脉，而不得不放弃了骑兵部队的猎豹兵团；如果不是本来应该毫无防备的判军突如其来地包围了他那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他那横扫整个神州大陆的兵团，立下无数战功的兵团，令神州大陆之外最剽悍的古蒙人俯首称臣的“神州猎豹”又如何会在判军那并不算强大的轻骑兵的冲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呢？

“这根本就是陷阱！”钟奇锐从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次冒险的出兵感到了无比的悔恨，痛恨自己不加任何思考地答应了大将军的出兵要求，如果自己仔细考虑一下，就根本不会是如今这局面。

此时的云溪城主府中，众人正对他们眼中刚满三周岁的萧家姐弟头痛不堪呢。

随着年月的增长，萧府众人，不管是仆从还是侍女，皆发现萧易与萧忻这两姐弟的与众不同。自从他们刚满月时，两人便以一句：“爹爹，我要吃糖糖/爹爹，我饿了。”震煞在场所有的人。

而更另人吃惊的是，出生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能下地走路，握笔书写，吟诗作对了，这对萧家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萧擎夫妇不知又是拜菩萨又是给祖宗上香，说什么祖宗显灵，上辈子不知道积了多少福，能生下如此的俊秀之才。那些住在云溪城内的百姓皆因这个消息而欢呼，因为这两年战祸连连，又是百年难遇的荒年，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如果不是萧擎时不时的开仓救济，又减少税收，对不少穷困的农户更是免去税务，如不是这样，怕是有不少人

活不下去。这对他们来说，萧擎简直就是菩萨在世。

如今萧家有添了两个聪明绝顶的兄妹，今后这云溪城将会在他们的手中更加昌盛。百姓知道，萧擎过后，云溪城城主的位置便是萧易的了，今后能有个如此聪明的人，肯定能将他们带出困境，至于贤良，百姓更是不会担忧，看看萧擎便知晓了。

城主在这些百姓的心中无疑就是一个土皇帝了，当萧家生有如此聪明俊秀的子孙的消息传遍整个云溪地界之时，拜访之人便络绎不绝，不过大多数还是那些地主豪强。

而萧家更是对这萧易兄妹爱护有家，至于为什么叫兄妹呢？原来萧家不知是哪代的祖宗定下了这样一个规矩，凡是一胎多子，儿子皆为大，女子皆为小。按照萧家的规矩，即便是萧忻先出娘胎，但碍于规矩也只得选个妹妹来做。

因为萧易兄妹正因为这名声而来了不少定娃娃亲的人，这下可急坏了萧易二人。先不说他们本是猫妖转世，就是他们在元神合一那天进行的水乳交融，就已经让萧忻不能定下亲事。萧易倒还好说，萧忻则不然了，如果让人知道，才三岁的萧忻现在已经不是贞洁之身，这叫萧擎脸往哪搁？

更何况，萧易二人在前世本就是一对，虽然这辈子投胎做了兄妹，但奈何记忆却没有消失，而且两人有经历了千年的俗事，这种事在他们的心中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不是顾及萧擎夫妇脸面，恐怕他们早就已经将这事告知他人了。

所以萧忻在知道这件事后，当场就拒绝，言词之犀利可是萧擎夫妇从未见过的。即便是萧易，在相处的这一千多年中，也是难以见到她有这样的表情。萧易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应，心中不由一阵感动，相处了一千多年，他俩的感情依旧不变，这怎能让他不感动。

虽然萧擎夫妇也看上几个人家的孩子，可是在自己孩子的坚决拒绝之下，也只得以孩子尚还年幼为由，拒绝了上门提亲的媒婆。

自从这件事之后，两人可不敢再锋芒毕露了。按照萧忻的说法，那就是避免被别人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萧易可不这么想：“明明就是你怕我在外面粘花惹草。”这话也仅只能在他的心里想想，可不敢当着面说出去。

两人的锋芒是敛去了，但这也急坏了萧擎夫妇，以为自己这两个孩子又是仲永再世，没办法之下，萧易二人也只能在私底下时不时地表现出不平凡来，这才打消了二人的疑虑。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高远无尽的天空中不见一片云朵，蔚蓝澄澈的程度叫人顿时心神为之一畅，沉闷多日的襟怀登时大放，让人禁不住闭目享受着。

而直至近午却还未消散的清冷晨雾宛似少女身上批着的那一缕轻纱，随著沁寒的微风，这缕轻纱飘扬在一座向阳的幽深谷地之中，在那群山环绕而形成的山谷谷地里面可谓是花木峥嵘，山谷中到处可见生机洋溢的大槐树，玫瑰花，野百合以及百日红，各种花草树木争相展示著一身姣紫嫣红的华美丰姿。

在方圆不过五六十亩大的隐密山谷中，不知是何时建起了一座座朴实无华的坚实木屋，这些木屋错落有致的散立在谷内各处，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自谷底深处蜿蜒地绕过每栋木屋的门前，再穿过谷口直向谷外远方峰峦间潺潺流去。这溪水水清见底且游鱼成群，衬著底下五彩斑斓的小碎石子，使人入目之下便能感受到那种沁人心脾的寒凉之气。

这遗世独立静谧宁恬的攸远意韵，更是远胜桃源仙境的美丽景致，任是画家的画笔如何巧妙，不论诗人的词是如何精采华丽，也表达不出更描绘不尽这遗世独立静谧宁恬的攸远意韵！

原来，这一座座朴实无华且又坚实的木屋，是萧擎所建，原因是萧易二人不习惯人群的生活，

还是大自然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才适合他们，毕竟千年的习惯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二是由于他们不想别人打扰，所以才提出让萧擎在这里建了住处。

突然间，只听白茫茫的雾里隐隐传来一阵喧嚣嘈杂的声音，将谷中那宁静安详的气氛破坏的荡然无存，嘈杂声中有马儿踏过的蹄声与嘶鸣声，有大人们爽朗的苍劲笑声，也有些是稚龄孩童才有的稚亮童音，此起彼落的嘻闹笑叫著，俱是一般欣悦而又和谐的气氛，。

渐渐地，只见一行十几人自谷中小径缓缓地行来，不一会儿便踏上了横跨小溪，连接两岸的木桥之上，只见这些人不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子皆是一袭棉袍，配上劲装拾缀显得俐落已极，每位大人的身上都配备著齐全的强弓劲箭，手中还拿著一把寒光闪闪的开山刀，看起来应该是一如往常一样，要上山打猎的模样。

可是若再加上那群平均年龄不过才八、九岁的小孩子，反而没有了半点出外打猎谋生的正经严肃，却像是集体出外郊游踏青的悠閒轻松模样呢！

原来这群人，正是萧易一伙，这些个大人全是由萧擎派来护卫他们的。今天一早，萧易心血来潮，提出外出打猎的想法，便立刻得到了这些喜欢刺激的护卫的双手赞同。毕竟这些个护卫都是些大老爷们，老是呆一个地方，每天除了来来回回的警戒之外，也没什么事可干，却也乏味的很。

在这个计划拍板定案之后，众护卫便各自回到休息的小屋，将对打猎有用的东西都给带上了。而照顾萧易与众护卫起居的侍女以及那些厨子，则留在这里，准备好晚饭等他们回来。

由于山中生活太过枯燥，在经过萧擎的同意，除了那些个单身之外，几乎全都把家人给接了过来。所以他们才特别挑了这么一个晴朗的日子，带著这些小孩和萧易二人，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山里走去。

另外这些护卫还有一个目的，便是要趁这个机会顺道让他们的小孩练习一些打猎的技能，毕竟在这样的乱世，谁知道那天这云溪城就突发战事，所以有些保命的技巧还是有好处的。

一路上这十来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会儿前一会儿又落到大人们后面嘻嘻哈哈的追逐玩闹著，兴奋的模样像是一群初次学飞的鸟雀儿般，对每件事物都觉得无比新鲜处处都是惊喜，每张小脸都涨得红通通地快乐的很哪！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萧易二人也放下顾虑，加如到了他们中间。看到自己的孩子与他们主人的孩子相处融洽，脸上不由都露出了笑容。

难得有次外出打猎的时间，走在后面的大人们显得是特别自在而轻松，望著孩子们脸上那睽违已久的纯真笑靥，众护卫的精亮迥然眼神中流露著浓浓的喜悦欣慰。

猫妖传奇

第09章 荒山野岭(上)

第09章 荒山野岭(上)

作者：易忻

走着走着，这一行人就在孩子们的玩闹中，在大人们彼此融洽的交谈里，就这麼缓缓的消失在了群山之间了，这一去少说也要到近傍晚的时间才能回来了。

翻过了一座山之后，只见一座浓密而原始的杂木森林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众人立刻决定，就以

这山顶为据点，分成两对朝密林进发，看谁打到的猎物多。输了虽然没什么惩罚，但是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大家也都拼足了劲对那些生活在密林中的野兔，野猪等等猎物发起了进攻。

而就在此时，萧易神色突然一峻，悄悄地走到萧忻身旁，低声地说道：“喂，忻儿，我怎么感觉不大对劲啊！”

萧忻听到萧易的问话，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只得轻声说道：“我也感觉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究竟是怎么会事，我们还是见机行事，小心一点总没坏事。”

“嗯，也知道如此了，没必要还是不要显示实力的好。”萧易说着，便又装着和那群伙伴玩耍，但神识已经伸向四周，警戒起来。

“等等。”走在前面的一个肤色黝黑的护卫开口说道：“你们来看，这脚印……是麋鹿的吧！”

开口说话的护卫姓陈名辑，家中已有年近七旬的父亲，他父亲以前是陈家村村中年资最长的猎户，陈辑是他们家中最小的儿子，都也有三十多，以前他与他的大哥住在靠近云溪城的入城处开了一家野味店，村中大部分猎得的山禽野兽都是往那儿送，在云溪的境内这家野店可是颇负盛名呢！之后，经朋友的介绍，本就有些武功底子，身体强健的陈辑便也成为了萧家的护卫之一。

跟著响起了一把粗野厚实的嗓音说道：“不错，这应该就是麋鹿的脚印，看这脚印的大小，应该有头壮牛大吧！”

“嗯！你看这脚印还很清晰，明显没有走多远。老周，你保护孩子们；老余，你负责挖陷阱。其余的人分头去找那头麋鹿，找到之后就设法将它赶到陷阱中。”陈辑说道。

“是……”说着，众人便领命离开。

而此时的萧易心中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愈渐强猛，看向萧忻，也是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两人对视一眼之后，立刻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向密林的另一端奔去。

以前身为灵猫，在森林中便如鱼得水，即便是现在，对森林也有某种特殊的感情。

越加接近，那种使人跃跃欲试的感觉便逐渐增强，约莫盏茶的时间，萧易与萧忻那迅如流星急驰般的身形，在没有任何的预兆之下，竟奇异的突然静止了下来，就这麼一付死死防范的姿态站在原地，眼睛直直地盯着十丈远的一个山洞口，眼中露出谨慎的目光，而就在这山洞的洞口处，却出现了一块如水幕般的结界。

两人对望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疑。只见他们慢慢的朝水幕走去，仔细的观察起这块不知是何人所布的结界来。

而就在两惊疑不已之时，这块结界突然在毫无声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吓得萧易二人急往后退，好似有什么恐怖的事发生一般。可是就在他们退后的同时，一股吸力突然从洞中传来，在萧易二人毫无准备之下，顿时被这吸力给吸住，四周的那些石块碎木等均被这吸力给吸进洞中。

萧易二人手牵着手，艰难地朝山洞的一侧走去，因为从洞中传出的吸力根本就到不了那里。渐渐的，就在他们刚要走出吸力的范围的时候，一块离洞口不远出的大树，突然被吸力扯得连根拔起，直向萧易二人撞去。

两人顿时一惊，立刻俯下身来，堪堪躲过大树的撞击，由于洞口处不大，巨大的树干根本就进不了山洞，撞在山壁上，顿时变成了一堆碎木渣滓。而萧易二人由于在躲闪的时候下盘不稳，

双双均被吸力给拉进了洞中，消失在洞口。而就在他们双双被吸进山洞的时候，只听得山洞内传来“轰轰”一阵巨响，似是什么生重之物在缓慢移动一般，震得整个山壁都在摇晃起来，山壁上的碎石成片成片的往下坠，砸在地上顿时出现大小不一的坑洞，又瞬间变成更小的碎块，有些溅射的小石块已雷霆之势朝四周飞溅。

这还没完，就在这些山壁碎石下坠的时候，洞口突然坍塌，瞬间便把洞口给堵死了。而山洞之外，亦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如果不是满地的狼籍，根本就不会知道这里发生过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萧易渐渐地转醒过来，浑身的酸痛让他禁不住轻轻的呻吟了一声。

“啊，好痛！这里是那里？我怎么会在这里？”萧易禁不住轻咦一声，脑海中逐渐的浮现出自己被吸进洞内的情景来。

当时他与萧忻双双被吸进洞内，只见发出吸力的乃是一粒珠子。只见这珠子发出异常的红芒，不停地闪烁，如阳光般刺眼。他们的心里异常的恐惧，想摆脱这吸力，只见他们分别用一只手化作猫抓紧紧的抓住洞壁，另一只手则互相的搀扶着对方，在被吸力拉扯的过程中，尽力的用手划向崖壁，想在洞中找个攀折点，以便稳住自己不住往后退的身形，但是由于吸力太过猛烈，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眼看着离那颗珠子越来越近，恐惧的感觉便越加浓厚，随后就所有的侥幸希望的信心都消失了，意识也逐渐模糊……

萧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又不由的“怦怦”的直跳，疑惑且又紧张的睁开了眼睛。在睁开双眼的瞬间，但见一束光线射入眼中，这使得他双眼再次紧闭起来。当适应了强光之后，再次睁开双眼，只见居然身处在一座密林之中，想到当时就在自己以为就要交代到这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还活着，萧易心下激动的喜出望外，瞬目又不禁掺入些怪怪的酸味来。

这劫后余生，使萧易对生命更增起了无限的珍惜。这令他以后为了保证自己与亲人的安全，可算是变得奸诈无比。

渐渐的从欢喜中平静下来，萧易才觉得浑身不舒服，细看之下才发现浑身已经湿透了，可能昨夜下了一夜的雨吧……

这是一座浓密而原始的杂木树林，只见两个半大不小的娃儿坐在一株大树的树荫下，藉以躲避正午时刻那炙热的阳光。看这一男一女的两个娃儿，正是被吸入灵珠的萧易与萧忻，不过瞧两人一付紧张不安的狼狈模样，就不知他们遭遇了某种困难呢。不过以他们的实力，应该不至于会如此狼狈吧。

只见萧忻哭丧著脸，不住埋怨萧易，脸颊上还有些黑点，看起来像只小花猫。只听萧忻埋怨地说道：“呜……早知道就不跟你来了，这下子可好，咱们现在不仅连法力没了，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死麒儿，臭麒儿，都怪你！哇哇……！”

其实她担心的还不是迷路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原本法力高强的自己，在经过一次短暂的失去法力之后，原本就已经脆弱的心，再一次尝到这样的滋味，心里面委屈。试想一下，经历了数百年的修炼才换来了大神通，如今在一瞬之间就失去了，这叫人如何能在一下子承受得了。在知道这事之后，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也只得委屈萧易做做气筒了。

而萧易也不好受，看着萧忻无赖的模样，心中微微叹了口气，一脸尴尬的‘嘿嘿’陪笑道：“唉唷……我说老婆子，这可不是我所认识的麟儿哟！再说了，这事也不能怪我呀，你不是也感受到了那种感觉吗？我也是经过你的同意才决定去的吗？依我说，要怪，也得怪那颗该死的珠子，谁让他弄这种让人跃跃欲试的感觉来诱惑我们的。

好了，老婆子，别哭了，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不是也挺过来了吗？我就不信，这到坎我们过不了。”怪了，自己笨到受不了诱惑之下才会迷路从而失去法力的，关那粒无辜的珠子何事呀？还真亏他说得出口。

不过也是，本就因为法力还没有完全复圆，如何能经得起那只灵珠的诱惑，能在这只灵珠的诱惑下走上那么一段路，这已经算是他们的定力惊人了。

不过这粒珠子的来历可就打了，这粒珠子名叫玄天水珠。相传在这世界存在在这一对珠子，这对珠子便是玄天水珠与焱地火珠，水乃是万物之母，火乃是一切力量之源！水火两珠若是得其一，便足以使其飞升成神，而若是两着皆得，双珠合璧，其威力便足以开天辟地，亦足以毁天灭地，打开一切封印！

而现在，萧易与萧忻两人便是被玄天水珠给吸了进去，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吸入了一粒珠子之中。

猫妖传奇

第09章 荒山野岭(下)

第09章 荒山野岭(下)

作者：易忻

话又说回来，萧忻听到萧易俏皮的话，不由‘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只见她翻翻白眼悻悻然的讥笑道：“也不知道刚才是哪个笨蛋一个劲地催我，说有他在，保管不会出事，结果呢？还不是弄到了这个地步，哼哼……”

说著说著又抬头看了看四周，这里的山势及树林等景象都是极度的陌生，除了虫鸣鸟叫的声音之外听不到也见不到一丝有人踪迹的声息来，也不知到这到底是什麼地方，那稍显胖嘟嘟的小脸整个都皱在了一起，只听她焦急地说道：“麒儿，你看我们现在该怎麽办啦？现在我们法力也没有了，还不知道爹娘他们会不会担心我们，如果找不到出去的路，那我们不就完蛋了？”

说是这麽说啦，可是言谈中那害怕的意味可没有那麽浓，毕竟她还是经过些坎坷的，对这种虽然是第一次才出现的困境，但是哪次坎坷到来的时候，不是第一次遇见，又有哪一次不是给跨过去了，只是头一回到离家这麽远的陌生地方，难免心里会感到些许不安。

迷不迷路其实一点不放在萧易的心里，胆大妄为的他现在脑袋里想到的是怎样填饱肚子，因为他的肚子已经在咕咕地叫了，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两人的身上都没有携带哪怕是一丁点的乾粮，这对以前习惯使用法力来觉得食物问题的他们，对两个毫无野外求生技能的孩子来说，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呢。

听到萧忻的担心，萧易安慰地说道：“放心吧……！照我看啊，咱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陈大叔他们就可以找来了，有什麼好担心的，没事的！”舔了舔乾涩的嘴唇，萧易閒閒地随意敷衍著说道。

只见他一边向四下张望，一边抚摩着肚子又接著说道：“我现在比较希望的到是他们来的快一点，顺便带些吃的东西来，唉……！只有这样我的肚子才不会委屈的太久。唉……！要是法力没有消失就好了。”

听到这话，原本就贪吃的萧忻忧愁的小脸更是憋得如熟透的红苹果一般，顿时丧气地叫道：“我不干了，死麒儿，臭麒儿，饿死我了。”原本像是吹涨的汽球般胖嘟嘟身体，这下子整个奇妙的像是消了气般瘫软在树杈上，也难怪像她这样贪吃的人一向是最挨不得饿的。

当她还在一旁哼哼唧唧的时候，萧易却是睁大著那慧黠的双眼，一个劲地朝眼前的林中深处巡视著，好像是在找寻著什麼东西？口中还不忘记消遣萧忻，只听他说道：“那不正好吗？平常你吃得比谁都多，你看你现在，简直是胖的不像话了，刚好可以趁现在的机会好好的减一减肥，我可不希望我的老伴以后变成个大肥婆。”

正当萧忻嘟起两片鲜红的厚嘴唇，正待向他施威之时，突然听到萧易兴奋的大叫起来：“哈哈，有了，有了……找到了！”萧易说毕，随即便跃下树去，兴冲冲的往十丈外的一株藤蔓纠缠葛的大树跑去，然後伸手就往树下有半人高的草丛里翻动起来，不知是在寻找什麼东西！

只见那株大树从头到尾都被一条条的，长满了约巴掌大小卵形叶片的藤蔓给缠绕掩盖住了，原来的枝干树叶从外面看去，几乎都已经看不见了。

望著萧易那几乎埋在了草丛里的小小的身躯，摸不著头绪的萧忻向他大声地问道：“喂！麒麟儿，你在干什麼？”边说着，边好奇的走到他身边，看了看之后，又呆呆地说道：“我说麒麟儿啊，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玩啊？喂，快起来了。”

萧易双手一面用力的拉扯着藤蔓，一面没好气的回答道：“你是不是饿到脑袋都昏啦？我在干什麼你自己不会看吗？这还用问……亏你还是在山里长大的呢，你要是再不来帮忙，你等一下就等著啃树皮吃草根好啦！”说完便将手中的藤蔓甩了一甩。

当萧忻在一旁看到握在萧易手中的藤蔓时，眼中忽然一亮，立刻醒悟到自己的问题实在是很笨，二话不说便也跟著蹲下去帮他用力的拉着藤蔓，一边还娇嗔陪笑道：“唉呀……！麒麟儿，麟儿不就是脑筋动得比较慢嘛！干嘛生气呢？我想好麒麟你不会是真的要我啃树皮吧。”说着便用肩膀推了下萧易。

这一声白痴可是被骂的没话说，像那些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一向懂得辨别花草树木，什麼是可以吃的，什麼是不可以吃的，什麼是有毒的，什麼又是无毒的，以及那些对人体有益的或有害的种种事物，不说是一眼就能分辨得出，仔细的摸摸便能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像萧易萧忻两人前生本就是猫妖，千年的时间都生活在山林里，对那些花草树木可谓是瞟上一样便能分辨是些什麼，眼下萧易其实是在挖一种山药黄精之类的植物，这东西连那些住在村里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也难怪萧易会被他骂笨了。

俗语说：“一人力弱两人力强。”只剩下奶娃子身体他们，很用力的扯著手中已绷得紧紧的蔓藤，照理说应该一下子就可以将可食的根部从泥土中给拉起来，但是奋战了好一会，却依旧不见泥土有丝毫松动的迹象，这情形对他们来说，简直可以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了，可见那长在土里的根部不知道有多深呢。

才一会儿的时间，两个人就已经给累得倒在了地上，口中喘息的声音非常急促，那满手满脸的泥土模样，看着真是狼狈得很。只见萧忻随用手袖子擦了擦已经布满了脸颊的汗水，萧忻气喘嘘嘘地说道：“真是奇怪了？平常只要随便拉扯几下就可以从土里拔起来的，可是这次怎麼就失灵了呢？”

在搬到那处山谷之后，这不知名的地薯便成为了孩子们日常的零食，在那些野地荒山里到处都有，通常都是随手那么一扯就能将其拔出来，生吃熟吃都可以，味道不但香甜可口，而且在吃了以後气力更是充足，精神更好呢！而且在他们的前世，刚进入辟谷期的时候，也是靠这种地薯来解解嘴馋的。

还好萧易的脑袋瓜子一向比较灵光，能够在肚子饿的时候晓得找这地薯来填肚子，否则这两个小家伙，在失去了法力之后又在不知名的地迷了路，真不知道还要挨饿到什麼时候呢。

只是平常的地薯藤蔓可没有他们手中所握的这一条那麼粗，以往的那些地薯藤蔓大多就是指姆般粗，呈现的颜色也是深灰色的。但是他们手中的这条藤蔓却有手臂般粗，而且呈现出的黄褐色泽也显得异常鲜豔而深沉，当然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点异常之处，只是觉得今天这地薯特别

难拔。

萧易挨着树干背靠着坐在地上，边喘息边看著地上那粗如壮臂的蔓藤，若有所思的说道：“麟儿，你看这根薯藤如此之粗，说不定它已经在此长了有多年了，所以它的根部一定比较深也长得特别大，难怪我们会一下子拉不上来呢！”

听到萧易的分析，萧忻也赞同他的说法，只听萧忻附和着说道：“我想也对喔，我们可是从来没见过像这麽粗的地薯藤，就算是那最粗大的，也就只有一手合握便能握住。”只见萧忻瞪著那要两手才能合握的薯藤无奈的说道：“可是就算长得大又怎么样？拔不出来还不是吃不着啊，总不能在这里干瞪眼吧！依我看还是算了吧！咱们在附近再找找看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地薯。”话还没有说完，人就站了起来，准备要转向其他的地方再去找找看，她心想这附近一定还长有其它的这种地薯。

但是萧易却反而挥了挥手唤回萧忻，笃定地说道：“我劝你还是不用找了，刚才我在树上早就观察过了，这附近就只长有这麽一棵，其他的即便是有都肯定是长在很远的地方，反正我是没看到的。况且就算是有，还要走那麽远的路，你不觉得很麻烦吗？而且……我看这一棵地薯一定就像我猜的那样，长得特别粗大。再说了，咱们是两个人，不挖大颗点的怎麽够我们吃啊？难道你还想多废神的去挖啊？”

话刚说完，便发现他手中已经握着一根从地上检来的枯木棒，开始用力的挖着藤根附近的泥土了。

“真的假的…？！唉，听你的吧！最好是如你所说的那样，不然我可不饶你。”萧忻口中不信任的咕囔着，可是看萧易那麽肯定的样子也就只好又走了回来，学他一样找了根比较结实树枝一起挖起土来了。

果然……没多久之後，两人就发出了一阵欢呼声，他们两人就着手中的粗藤从那约莫有半个大人深的土坑中，合力地拉上来一团比人脑袋还要硕大的东西，浑体呈长条状，四周还长有须条，上面沾满了泥土。

## 猫妖传奇

### 第10章 千年异参(上)

### 第10章 千年异参(上)

作者：易忻

然而这两个正为自己弄到了食物而只顾着高兴的孩子却完全没有发觉到，就在他俩将这地薯的根须全部截断并把它抬出土坑之时，在他们站立的地面下方极深之处突然泛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

这波震动就像是水面上的涟漪一般，虽然轻微但却连绵不绝的从地底向四周散去，地底深处顿时如龟裂的土地般裂出无数的裂缝，而地面上似乎就像是没有什麽事情发生一样，连耸立的树木林梢也没发出半点异常的晃动。但是周围峰峦间的天际，却淡淡的回荡著一阵如蜂般的“嗡嗡…嗡嗡…”的回音，仿佛是群山在这震动中受到了某种莫名的牵引一般。

只是这为时不久的异像实在是太轻微了，失去法力后的他们，灵识也随之下降了许多，这异常压根儿没有引起萧易他们的注意。

“哇…好棒喔！这麽大的一颗，这下子我不会饿肚子了，哈哈。”盯著从土坑中拖上来的庞然

大物，萧忻开心的不停拍著那已经被弄的脏兮兮的小手，雀跃地说道。

其实在她的心里面就一直就担心着一件事，平常的一个拳头大地薯，她一个人就不太够吃了，如果还要跟自己的老伴分，那铁定吃不饱的。但即便是没有这么大，她也定会分出一半给萧易的，因为两人毕竟是连在一起的。虽然以前在萧家的时候，两人不时会为了某中零食而出现争吵的情况，但真到生死关头，他们那种相依为命的精神却又体现了出来。现在看到这地薯长这么大，完全足够两个人吃，而且还绰绰有馀，也难怪她开心了。

只见这两个半大娃儿在一番交头接耳之後，随即又合力地抬起了遼大的地薯，朝向林外北侧的一面高耸的峭壁下行去。那里是一个小小的山坳，山坳里隐隐流传出阵阵的哗哗水声。

就在他们离去後不久，那绕满树身的藤蔓突然全部松开，掉落在地上，藤蔓以及藤蔓上的枝叶竟然在一瞬间之後已全数枯萎凋谢，令人不敢相信片刻之前那还是长得非常清翠葱郁的藤蔓。

而从凋落的枯藤所露出的空隙中看去，也不见半片树上原有的叶子了，从那枝干乾枯灰白的程度看来此树似乎早已经生机尽绝，不知已於何时就莫名其妙的枯死了，只是不知道这景象跟方才被两人挖出的不知名怪薯有没有关系呢？

走了约莫七百步的时候，萧易与萧忻他们已经走进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坳内，这山谷的北侧是一面最陡峭的山壁，在这山壁之上有一道飞瀑倾泻而下，远远的看去就好像条白布一般；而在这飞瀑顺着山壁向下泻去之时，则在下方汇聚而成一潭方圆约百丈有馀的小湖泊，那飞瀑的水势虽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峭壁约有百丈左右的高度，所以那力道强劲的水柱撞击在水面之上，还是发出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响，打在水面上更是激起了滔滔的漫天水气，充斥在这小小谷中，久久没有散去。

此时虽然是正午时分，但若是抬头仰望天空，天空却依然是迷蒙空茫的一片，连四周的环境远方的山峦也都看不大清楚，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个轮廓来。

萧易两人走到湖边，看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满意地点点头，只听萧易扯开喉咙大声地说道：“麟儿啊，就是这里了，咱们赶快把它洗乾淨，就这样吃了算了，吃饱了还可以下水去好好的泡个澡，洗洗身上的污垢，你快点拿去洗一洗吧。”

为什麼要用水洗呢？因为在之前，经过他们的商量之後，还是觉得用火烤地薯吃实在是太慢了，虽然那样味道比较好，但是考虑到现在肚子非常的饿，还是乾脆直接生吃的比较快，所以才想到要跑来这里找水以便清洗这颗特别硕大的地薯。

心下早就迫不及待的萧忻听到萧易的说话，顾不上回话，那地薯朝肩膀上一扛，接着就扛着那辛苦挖来的午餐，一边点头如鸟啄食般地往水边急急的走去。走到湖边，一把将手中的美味的地薯丢进水里，然后轻轻一跃，跟着边跳进了湖中，连衣服也没有脱便下水俐落的洗将起来。

萧易看在眼里，苦笑着摇摇头，对水中的萧忻说道：“我说麟儿，你能不能不要这样野啊。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应该有人的样子啊，有时候我还真怀疑你是不是女人，有时候做起事来比男人还要野。”

萧忻满不在乎地摇着脑袋瓜子，口中反驳道：“就算是又怎么样嘛？人家饿了，在说了，这样不是顺便也把这身脏衣服也洗了吗？”听到萧忻绝妙的回答，萧易不禁苦笑不得。

这山谷除了奇松怪石的景观称绝宇内之外，那无处不在的飞瀑流泉可也是一大奇观呢！然而这两人却一点也不为眼前这大自然的美景所震慑，眼前这些美景对他们而言，就跟自家的浴池没什麼两样，因为就在云溪城外约莫二十几里处就有一个比这更大更美的湖泊飞瀑，对此是早已司空见惯了，在加上早以近被肚子逼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才不管这些呢。

“哇……麒儿，快过来。你快过来看，好奇怪喔？这东西怎麼就长得这样奇怪啊？”就在萧易

躺在湖边休息的时候，一声惊呼从在水中洗涤地薯身上泥土的萧忻口中传来，语气中带着无限的惊奇又有如此的不可思议。

而此时的萧易反而是一付大刺刺的模样，高高地坐在离水潭约有五丈远处的一块特大的青石上面，仰面躺着悠閒的等着萧忻为他送上他的午餐。

听到萧忻的惊呼声之后，萧易并没有朝她看去，仍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閒閒说道：“长得奇怪就长得奇怪呗，有什麼嘛，你又不是第一次吃这东西，干嘛大惊小怪的，真是的，我说你洗好了没有，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点拿过来，我快饿死了。早知道你这么罗嗦，就该我拿去洗了。”

见萧忻半天没有反应，萧易侧过身来，正好看到她还愣愣地呆在水潭里，萧易无奈地翻翻眼，等不及她慢吞吞的动作，乾脆一个漂亮翻身，只见他单手撑石翻身一跃，轻轻的下到地面，快步地朝萧忻走去。

萧易来到潭边，一见她手中拿着的地薯，也赫然给它奇怪的模样吓了一跳，只听他惊疑地说道：“咦…？这是什麼玩意？怎麼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了？还真的是……嗯，它确实长得有点奇怪。”

待看到这奇怪的地薯后，萧易也愣愣地呆在旁边，望著那已经洗乾淨，但形状却怪异莫名的地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根本就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词来来形容这东西。

只见一番清洗之後，依旧提在萧忻手中的奇怪地薯，表皮呈现出暗紫色，竟是一株约有一尺来高，四肢俱全头足兼备的东西，而且浑身皱折须眉俨然像是老人紧皱的皮肤，而在它明显是头部的部位之上，竟然还长有与人类五官近似的隆起型态，看上去十足地像是一个缩小了数倍的人的身体。

把这奇怪的东西刚洗净，看到这东西的原形的时候确实将萧易跟萧忻两给着实地吓了一跳，他们的心里暗暗奇怪，他们究竟是挖到了什麼鬼东西了？

望著捧在手中，宛似婴孩的怪异地薯，萧忻不禁愁眉苦脸的说道：“喂，麟儿，你看怎麼办啊？这东西它能吃吗？这怪怪的样子，让我有点不太敢下口耶！”

不过这也难怪他会这样了，这东西从外型上看除了不会说话不会动之外，简直就跟人相差没有多少的，再怎麼说这东西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怎麼还吃得下去嘛。

萧易好不容易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一听见萧忻这麼说，心中也犹豫了一下，片刻之后又不以为然，轻蔑地回答道：“麟儿，我看这是做人做久了，怎么越来越胆小怕事了？这在以前，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呀？亏你还是猫族之王呢。这有什麼不敢吃的，顶多不过是凑巧长得奇怪一点而已，怕什麼嘛？在说了，你不是也看到这东西是从土里给挖出来的吗？这不过是株植物罢了。”

听到萧易的话，她还是摇了摇头，用微微疑惑的眼神望着手中那怪异的地薯。萧易见此，精灵的眼珠子咕碌碌的一转，随即又诡异的接着说道：“你要不吃，那就通通给我吃了吧！反正我肚子是饿了，你就继续饿肚子好了。”说著就准备从萧忻的手中抢过地薯，准备自个儿慢慢地享用。

在他想来，不论这东西长的如何奇怪，它终究只是个草木之物而已，不管它长得是再奇怪也好，不过只是巧合罢了，有什麼不能吃不敢吃的问题。在说了，在这大千世界，奇哉怪也的事情多了，就算奇怪也奇怪不过来呀。

猫妖传奇

第10章 千年异参(下)

第10章 千年异参(下)

作者：易忻

“啊？那可不行喔，这可是我们两人一起挖来的，我也有份的……”听到萧易这样说，在看到他准备把它据为己有，一急之下萧忻可顾不得那么多了，机灵的把那东西直往背後藏。注视着萧易不耐烦的表情，又狐疑的问道：“照你说，这东西吃了真的没关系吗？你可要想清楚了，我们现在可是失去了法力，没有法力护身，随便一点毒液便能至我们于死地。”

“我说你就放心吧，你没看见刚才那叶子那茎干吗？分明就是地薯。唉，有事情我负责就是了。”见萧忻还有不大放心，萧易不耐烦地解释道。

挥手招呼萧忻离开水潭，爬上他刚才坐过的石头上准备要分食了。在石头上坐定之後，只见萧易从腰间掏出一把晶亮的小刀，笑呵呵地说道：“老婆子，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萧易手里拿着小刀，眼睛朝摆在他身前的类似人形的地薯一番端详之後，俐落的朝地薯刺去，只听‘嗤…’的一声，小刀已经破入了那人形地薯的头部，正要将它从中间剖开。不过就在这时候，那从被刀子刺破的小洞里突然流出了一道乳白色的浓稠液体，在那黏液流出来的同时，空气中顿时散发出一道浓郁香甜，无比诱人的味道，直扑对坐在那怪异地薯两旁的萧易与萧忻的脸面而来；而且怪异的是随著乳白色的浆液的流出，原本握着硬梆梆的地薯突然整个的软化了下来，好像里面的果肉统统被抽干了一样，顿时变成了像是酒袋般的囊状物体。

就好象是被鼓涨的囊袋般，里面涨满的汁液一旦有了宣泄的出口，便宛似是有了意志的生命一般地急急地就要朝外挤去，而且在流出来的瞬间，便快速的挥发散入了空气之中。瞧那汁液往外流失的速度竟然快得如此不同寻常，恐怕用不了多久，里面那浓郁甜香，诱人无比的汁液就会完全的消失殆尽吧。

楞楞地看著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傻傻地闻着散发在空气中的浓郁清香，俩人完全没有丝毫思索考虑的时间；片刻之后，萧易反应了过来，故不得再招呼依旧傻楞的萧忻，马上当机立断抛掉手中的刀子，低下头去就着被小刀刺了个洞的地薯，大力的吸吮了起来。

而坐在他对面的萧忻也醒悟过来了，看到他的动作，顿时焦急得哇哇大叫：“麒儿，等一下嘛，等一下嘛，我也要，我也要……”就光是闻到空气中那诱人的香甜味道，肚子便饿得可是更厉害了，哪还管的了吃了这怪东西之後的结果。

随即也伸过手来，扯过那怪异地薯的另一端，顾不得花时间再用小刀先割一个洞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麼张大嘴巴狠狠地朝地薯咬了下去。不过说真的，她的牙齿好像比那小刀还要锐利似的，一口下去只听得‘噗…’的一声，就咬开了那软韧的囊袋，只见萧忻的嘴角慢慢地流出了一两滴乳白色的浆液，瞬间便又在空气中给散发了。

在他们两人拼老命的啜饮之下，那遑大的怪薯体内的汁液，很快的就被他们给吸得干干净净了，原本涨鼓鼓的身躯整个的扁了下来，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待到吸完之后，萧易抬起头来，微闭著双眼非常陶醉的砸了砸舌头，赞叹着说道：“哇哈……！这种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我还没喝过如此美味的东西呢，实在是太好喝了。”一边摇头晃脑意犹未尽的品味着遗留在口中的残馀汁液，一边还不停地砸舌赞叹。

在他刚将那浓稠汁液吸入口中的一瞬间，整个嘴里就有一种无比浓郁香甜的味道整个的化了开

来，而且这浓郁香甜的味道还直往他的体内各处渗透而去，那种感觉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而且体内还好似有一股奇异的暖流直冲脑际，熏得他晕淘淘地浑然忘了自我，迷失在某个美妙无比的境界里。

而萧忻此时完全没有一个作为女子该有的模样，早已经摆横在青石上，两脚叠搭起来，在一旁心满意足的打著饱嗝，满足地说道：“呃…！麒儿啊，你说怎么就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我们以前怎么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不知道这是什麼东西，如果还有，等一下多弄一点回去。”

只见她抚摸着那涨的鼓鼓的小肚子，一张俏脸涨得红通通的，好像刚才喝下的是烈酒一样，接著只见一付疲乏不已的模样，嘟嚷著嘴喃喃地说道：“嗯…？怎么会事？我，我怎麼，突然想睡觉了呢？”只听萧忻那宛如梦呓般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微弱，进而悄然无声双眼一闭，便不由自主的进入梦乡了。

而先前还陶醉在如饮琼浆玉液那浓郁香甜的味道之中大呼过瘾的萧易，听到萧忻的乱语，也不禁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眼前的景物全都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接着是三个，四个……片刻之后，也跟著萧忻一样，蜷缩起身子侧躺在青石之上便呼呼大睡起来了。

不过才一会儿时间，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不知为何却已同时面泛酡红双双倒地昏睡不醒。不过奇怪的是，他们浑身还散发著阵阵莫名的奇异香味呢。不过细闻之下，却能发现这奇异的香味与刚才那浓郁香甜的浆液所发出的香味相同。

在医药典籍上记载有这麼一样东西：‘人参’，据说这人参的功能能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健筋骨、乌毛发，而且长久的服用更可使人返老还童延年益寿，算得上是种难得的珍贵药材。而这里所说的人参亦只是普通的，人工培育的人参。

而在深山老林之中或许偶有生长超过百十年以上的异参灵药，有幸未被人所发掘，在存活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之后，再经过日月的灵气化育后，便会自然的产生出一些极为微妙的变化，甚至有的能自行汲取天地灵气幻化而成另一种奇异灵物。

这种奇异灵物若是被我们这些平常人类所吞食，那个时候这种东西已不单单只是具有寻常疗效的人参而已，其本身所蕴含的效力已足可使将死之人复活，甚至还可使人突破体能的先天界限而创造出某种奇迹呢。

而在武林之中，这类稀世珍物更是所有武者梦魅追求但又犹不可得之物，不管是个人或是某个门派一旦有福获得此物，食者定能在短时间之内便能够跃登顶尖之流，甚至在江湖上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了。所以此物若是不巧流落至民间，绝对又会再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的争夺与杀伐，由此可见此物的珍贵之处了。

方才萧易与萧忻两人在无意间所服下的怪异地薯便是此类灵物，而且瞧那已然幻化成人形且眉眼俱全的模样，却不知这又是历经了何等悠长的岁月，才形成了今天这种模样，几乎就是传说中的‘成形肉芝’了。

这种灵异的东西，只要有其一半的份量，便足已能使人易筋换骨脱却凡胎了。萧易与萧忻两人虽然是修炼千年的猫妖降世，但毕竟还是经过母胎所生，现在又失去了自身的法力，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凡胎。而现在他们竟然把这千年难成的奇珍异果当成了普通的甜薯大口大口的给吃掉了。

如果你不明白什麼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么就来看这两个小家伙就知道了，真个说得上是暴殄‘天物’呢。

也不知是不是上天之意，又或者是他们真的福泽深厚，就这麼阴错阳差地给这两个小家伙糊里糊涂的给吃下了肚去，若是那灵物当真是有灵的话，在九泉之下它又不知要作何想法了，想必

是大叹生不逢时，在劫难逃吧！

而此时萧易与萧忻与他们两人，就是因著腹中存活了千百年以上的灵异人参的药力已经发作，从而才昏睡在石头之上的。与此同时，这灵异人参的药力正在为他们的身体进行著翻天覆地的改造，那股浩大却温和的奇异能量在他们的体内穿经过脉，不停地在他们体内循环周流不息。首先便是将两人体内存留的秽气悉数的从毛孔中排出，然后再为他们易筋换骨，洗髓拓脉。

这一连串的变化始终行匿於无形之中，在两人毫无知觉的状态下缓慢但又没有丝毫停歇的进行著，如此罕见的奇特的现象正是所谓的脱胎换骨，伐毛洗髓。

猫妖传奇

第2卷 玄天幻境 楔子

第2卷 玄天幻境 楔子

作者：易忻

皇帝历3321年，楚王与幽王叛乱失败，纷纷自尽于黄河；同年，雷洛又进言云溪省领主萧擎与判军勾结，亲帅大军进攻云溪属地，云溪守军虽愤死作战，但仍敌不住朝廷百万大军的围剿，节节败退。时至3325年，云溪领地只有云溪城这一隅之地还在萧擎手中，其余属地全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

云溪城外，朝廷的先锋部队已临城下驻扎，大部队不日便会兵临城下，到那时云溪城恐难以守住。

云溪城中，满布愁云，百姓多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却还有一部分人因对城外部队的恐惧，怕城毁之后家将亡，便纷纷加入云溪军队，以求力保云溪。

城主府中，亦是愁云密布，多数将领正在为接下来的激战做着最后的准备，而萧擎夫妇则与管家正在安排府中丫鬟仆人。

只听萧擎说道：“管家，府中的丫鬟和仆人全都遣散吧。每人给十两银子做盘缠，让他们离开。”随后，萧擎又悄悄的吩咐了管家几句。

“是，老爷。”站在萧擎身后的人说道。

当管家走后，萧擎又转过身对一旁正忙碌的陆颖说道：“陆儿，来，为夫有话要说。”

“什么事啊？相公！”

当看到自己的爱妻轻踏而来，竟似也沉思了起来，随即便又说道：“陆儿，带着孩子先离开，这场仗不打就已经知道结局了，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打。”

“相公，你……”

“别插嘴，听我说。”萧擎突然严肃了起来，这在与陆颖成婚近十年的时间里，是从未有过的。只听他沉声说道：“据探子来报，朝廷的大军将于明日下午进入云溪城地界，明日一战福祸难料，外面兵荒马乱，我实难再分兵来保护你和两个孩儿。所以你和孩儿必须在今夜午时许离开，我会让四将保护你一同离开的。”

话锋一转，萧擎又说道：“如果实在守不住，不会在城破之前先行远遁，会来和你们团聚的，你就放心吧。”

“相公，我……”

“不要多说了，这事就听我的，别忘了我是这个家的家主。”见到陆颖欲拒绝，萧擎突然怒道。

忘着眼前这突然不通情理的丈夫，陆颖不由悲愤万分，一路哭泣着小跑回屋。见到自己爱妻如此伤心，萧擎不由仰天一叹：“易儿，忻儿，你们在哪儿？爹好想你。”

“岳父大人，易儿和忻儿的事就交给你老了，现在还不要把这事告诉陆颖，等找到孩子后在说也不迟。”

“嗯……！自己小心点，我可不希望一个妇道人家单独把两个孩子养育成人。”

“我会的。”

……

“管家，事情都办妥了吗？”

“都办妥了，老爷。”

……

又是一个天情气朗的早晨，在这荒山境内的喜鹊鸟与八哥也已经早早地扯开了它们那天生的美妙歌喉，为这美好的大自然吟唱出一首首悦耳迷人的歌曲，而其它的林鸟野兽也不甘寂寞，此起彼伏的器叫著应和著，彷彿在向世人昭告它们的存在一般，更是将这世外仙境般的山林点缀得热闹无比。

而萧易与萧忻自从误食那已经成形为肉芝的千年异参之後，便一直昏睡不醒，到现在已过了整整十个时辰了，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半点即将苏醒的迹象。

这样一株千世难逢，百年难遇的成形肉芝，居然就这样被他们俩给草草地吃掉了，唉……真不知他们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此时虽是正值春去夏来之季，但是深山中夜晚的气温的陡然下降可不是说笑的，仅凭一袭单衣就躺在青石之上的两人，非但没有做任何保暖的措施，而且在距离他们两人不远处的瀑布那头还不时地激散出一拨拨湿寒刺骨的冰冷水气，扑头盖面的直朝两人的身上击打而来。

如果是在平时，法力没有失去的他们根本就对这冰冷的水气毫无感觉，但是现在失去法力的他们可以说比普通人还普通，连一般的大汉都不能在此硬撑一夜，而他们却在此昏睡了一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照理说，他们在昏睡的这段时间里，应该早就被那冰寒刺骨的寒气给冻僵了吧，纵是想醒也醒不过来的。

可是说来还真是奇怪，他们的身上看起来非但没有丝毫经不起寒冻的模样，而且从露在衣外的手脸皮肤上面，居然还密布著大小不一的汗珠，不知情的人恐怕会以为他们两人在片刻之前不是才做完剧烈的运动，浑身上下开始冒著热汗呢！

而且他们那种原本就只有幼龄孩童才有的粉嫩白皙顺滑的皮肤，此际却是已出现变化，只见他们的皮肤呈现出异样的酡红颜色，就像是被烈火炙烤过一般，又像是喝了一整潭的烈酒之後，那不胜酒力的模样。

恍惚之间，萧易只觉得自己突然身处在一个极为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这究竟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此来，更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

接著只觉得脑海中又开始此起彼落的闪现出一幅幅玄奥迷惑，另人难以解答的画面；萧易只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广袤无垠，深无尽极的星空之中，满布着无比密集且炽亮至无法想像的点点星光，而自己就好似这点点星光中的一员。

下一刻之后，只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团一团闪烁着绚烂亮丽的彩光，浮沉在这无尽的虚空之中不停涨大缩小；而这些一团团闪烁着灿烂耀眼的彩光，又组合成一副从未见过的缤纷色彩交织出无数神秘而又无法理解的形象图案。

在这怪异奇特且又变化万千的世界里，萧易只感觉到自己就仿佛是从天地分隔阴阳初判之时便已经是存在的，那是段漫长而悠久至使人不能想像的岁月，但又感觉好像只是极为短暂的一刹那那间而已。这矛盾的感觉，让萧易不知道这究竟是真还是假，是虚还是实。

分明不能察觉到自身真实的存在，可是偏偏却又能无比清晰的感知着眼前这一切的发生，在他的眼睛之中他的意识世界里，就这样循环往复不停的轮转著，就好似永远都不会停歇一样。

突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从何时起？原本纷乱且毫无秩序的画面终于如死水般的静止了下来，而刚才的画面中，所有的一切能够发出光与热的事物，也突然从这异象纷呈的奇异世界里消失殆尽，陡地转为无比的漆黑黝暗，就好像先前的一切都从未出现过一样，一切都显得匪夷所思。

紧跟著，在黑暗中突然又出现光源，只不过是一团小小的光点，与刚才那宏伟的场面相比起来就显得渺小多了。萧易只觉得这团微弱的光点，从无比遥远的某处朝他急驰而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亮点的接近过程中它还不住涨大着它的体积。转瞬之间，这团小小的光点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不过当这光点来到他面前之时，已经不在是小小的一团，竟已变成一个无比巨大的红色火球。

在萧易的眼中，这团火球彷彿已经庞大到足以完全的充满这奇异的空间了。眼看就要撞上，萧易不觉感到一阵恐惧，拼命的想要逃离这里，可是却无法使自己动弹。无奈之下，萧易就眼睁睁盯着那团火球，就在快要撞上的瞬间，这大火球突然停了下来，萧易只觉得一阵强猛的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而这大火球在一阵剧烈的大幅度收缩与膨胀，之後暴起一声轰然巨响，随即整个火球就这麼突然的爆炸开来。

眨眼的功夫，只见无数因这剧烈的爆炸而产生的碎片，挟带著熊熊的烈焰朝着四面八方迸射了开来，而且还一刻也不停歇地往外疾驰而去，彷彿是要直达永无尽极的远方……天的尽头。

触目所及这辽阔的空间里，尽是滔天的滚滚烈焰与悬浮於虚空中那无数带着熊熊烈焰的微粒。

最後萧易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終於在这样的惊天爆炸中惊醒了过来……

猫妖传奇

第01章 奇妙经历(上)

第01章 奇妙经历(上)

作者：易忻

‘虎’地一声，萧易平躺在青石头上，突然噌地便挺坐了起来，并且胸脯与鼻息剧烈地起伏喘息着，睁大着带着恐惧色彩的双眼，无视於那高高挂起的当空烈日的存在，硬是强忍著炫目的阳光，急急的四处巡视着，努力地想要弄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好不容易从震耳欲聋的水声及池潭瀑布那熟悉的景色中，回想起在他昏睡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才知道自己还一直都呆在山谷之中。刚从迷离诡异且骇人欲绝的梦境中，回到熟悉而现实的环境里时，对一个曾经只生活在一片狭小区域的他而言，还真的是个莫大的冲击，当然他身上的涔涔冷汗可一直都还没有停过。

“呼……呼……娘的，吓死我了。原来刚才那都是个梦啊！呼……”萧易嘴里咒骂着，心里却在咀嚼着梦中最後那一瞬间那剧烈的大爆炸，心中实是犹有馀悸，只觉得梦中那剧烈的爆炸似乎不单只是个虚幻的梦境而已，反而是无比的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就像是曾经发生在他的灵魂里在他的身体内一样，那强悍、剧烈、破坏力惊人的爆炸力，简直是要将他的每一条神经每一块肌肉都要炸开来似的，那种感觉实在令他惊骇欲绝，他真不明白自己怎会无缘无故做这种奇怪且毫无根据的梦。

扯著因被汗水浸湿而紧紧黏在身上的衣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抬头看了看天，他这才发现高挂在山头的和煦初阳，发觉到这时候竟然是早上了。萧易不禁疑惑地圆睁双眼，又不可思议地搔着头，狐疑地说道：“咦……？怎么都睡到这个时候了？我睡了有那麽久吗？”

他苦思之下依旧毫无头绪，也只得先抛开这个问题，随即转头找寻起他前世伴侣今世的妹妹，只见萧忻正在一旁睡得正香甜呢！

只见萧忻圆滚滚的脸上带著一抹满足的微笑，不知道这时候她是在做著什麼样的美梦，不过从她那不时吧嗒吧嗒的嘴唇上看，应该是与食物有关吧。

萧易睁著那双越发清澈深邃的眼睛使劲地瞪著依旧美梦不醒的萧忻，萧易眼中不禁露出了无限的温柔。这个跟著他吃了不知有多少苦的女人，这个他前世今生最爱的女人，不论是在他失意还是在他意气焕发的时候都陪在他的身边。

看著眼前自己最爱的女人，萧易嘴角不由露出一抹微笑，随即只看他双眼咕噜噜的一转，嘴角泛起一抹顽皮的微笑，口中还发出：“嘿嘿……”的笑声，不知情的人肯定会以为他是个诱拐少女的坏蛋。

只见他轻轻的走到萧忻的面前蹲下，看著呼吸均匀的她，不由泛起一阵恶作剧的笑容。只见萧易从一旁的树下采摘了一些毛茸茸的一束草屑，然后拿著它蹲在萧忻的面前，用它来咯吱著她的琼鼻。

或许是感受到了鼻子处的痒痒，只见萧忻抬起手来抓了抓发痒的鼻子，然后翻过身来继续做著她的美梦。萧易不由感到一阵好笑，看到自己最爱的女人慵懶的神态，不由顽心再起。

萧易蹑手蹑脚地转了一圈，又来到萧忻的面前，继续用那束草屑咯吱著她，不过这似乎并不起作用，被萧易作弄的她到现在依旧没有转醒的迹象，看来她的美梦对她的诱惑力还真是不小啊，萧易不由感到一阵乏味。

突然，只见一旁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道白影，细看之下竟是一只白兔。萧易见到白兔不由计上心头，心中‘嘿嘿’冷笑，口中却轻轻地说道：“小兔子乖，来我这里，哥哥给你吃糖糖。”说著便躬著身子，慢慢的朝白兔移去。

也亏得萧易能想出如此绝妙的话来，兔子有吃糖的吗？还别说，萧易这话还真起了做用，听了他的话，白兔当真没有跑掉，只是用好奇的眼光直愣愣地看著不断接近的萧易。

只听萧易轻呼一声：“喝……！”之后就见他直直地朝那白兔扑将过去，那白兔一惊，立刻慌

不择路地向后逃去，却也已迟。瞬间之后就见萧易手中多了直浑身雪白无一丝杂毛的白兔，只见那只兔子在萧易怀中不停地挣扎着。

萧易见状，忙恶狠狠地说道：“不许跳了，再跳，再跳我就把你拔批抽筋给吃掉。”或许是感觉到萧易的威胁，又或则是累了，总之是在萧易话刚出口时，那只白兔就不在挣扎了，不时的用无辜的眼光望着萧易，像是在说：“大哥，你别吃我啊，我的肉是酸的。”

只见萧易抱着白兔，慢慢地爬上了一旁的树上，攀上树枝来到萧忻的正上方，看着躺在青石头上仍不知大祸临头的萧忻，萧易不由冷冷地笑道：“嘿嘿……！老婆子，你就好好享受我这颗肉炮弹吧！”

接着举起手中的白兔便朝萧忻那圆滑的脸给仍过去，只听‘哇……！’的一声，从下面传来了一声惨叫，原来是那白兔被砸在萧忻的头上时，立刻便把她给惊醒了过来，睡眼稀疏的她只朦胧的看到一团白影，心中一惊立刻朝后一退，却以退到那青石的边缘，一不留神便从青石上给摔了下来，而此时的白兔早已经逃之夭夭了。

只见那萧忻脸上呈现出不胜痛苦的神情，双手抱著头坐在地上，背靠着青石唉唉地惨叫不已，而眼前这幕画面的制作人却已经下得树来蹲在石头上笑的满地打滚。

双手用力猛搓着红肿的后脑勺，萧忻还一脸不明所以然的模样，口中咋呼地说道：“唉呦！烧鸡，痛死我了，到底发生什麼事了？是谁拿棍子打我呀？咦……？我的烧鸡呢？我刚刚烤好的烤鸡呢，怎麼不见了？”在梦中的烧鸡，一到现实里面烟消云散不见了踪迹，萧忻不由噌地便爬了起来，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烧鸡。过了一会，终于发现了奇怪之处，只听她惊疑地说道：“咦……这又是哪里？”

看样子她这一下实在是摔得不轻呢！还是浑浊不清的脑袋，醒了后挂念的依旧还是她的烤鸡，她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才准备要好好享用的烤鸡，怎麼会在一瞬间就全变没了呢？而且用手摸了摸发疼的地方，居然还长了大大的一个包，当然那份疼痛更是别提了。

望著下面还在搞不清现况，依旧在团团乱转的萧忻，萧易慢慢地擦掉眼角因为大笑而冒出来的一滴泪水，故作不清的向她大声地问道：“喂……我说老婆子呀，一大清早的，你在下面鬼叫个什么劲啊？”

听到萧易不满的喊话，萧忻立刻习惯性的回答道：“我的烤鸡不见了呀！麒儿，你有没有看到我烤鸡啊？奇怪了，怎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瞬间之后，又被脑后的疼痛给惊醒，忙问道：“对了刚才不知道是谁打了我一下，现在好痛喔！”说话间，不由露出可怜的神色。不过就在她刚把话说完，猛的一抬头便看到在石头上的萧易，那一脸不解而又无辜的模样，直觉地感觉到自己的烤鸡与脑后的疼痛与眼前这家伙一定脱不了干系。

眨了眨那双还泛红的双眼，萧忻恍然悟道：“喔……一定是你这可恶的家伙干的！”说完之后，便怒气冲冲的跳到青石之上，准备向萧易这罪魁祸首兴师问罪。

“死麒儿，丑麒儿，老实交代，我头上这一下是不是被你给打的，还有我的烤鸡呢？是不是被你拿了？快点给我还来。”只见萧忻一副恶狠狠的模样，伸出她那肥嘟嘟的双手揪着萧易的耳朵，睁大着双眼死死地盯著他，一付兴师问罪的愤怒模样，不过到了现在，萧忻依旧还只想着她的烤鸡，看来她是睡觉睡昏了头了。

从小到大就喜欢捉弄人的萧易，被捉弄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谈起他的人无不脸现骇然，就连他们今生的父母也都被萧易给捉弄过，这一点萧忻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刚才的事除了他还能有谁干得出来。

而萧易则是噘起嘴巴，努力的维持脸上那茫然不知的无辜表情，反而惊讶的问道：“老婆子，轻点轻点，老婆子你在干嘛啊？我才刚睡醒而已，你干嘛扯我的耳朵？我做错了什么吗？”顿了一下又接着道：“我才要问你怎么了呢！我记得我睡得好好的，你突然就大吼大叫的，你需要叫那么大声把我吵醒吗？”

萧忻一脸狐疑的审视着他脸上的表情，显然不是很相信他的话，但又看不出任何破绽来，只得疑惑地问道：“你真的才刚睡醒吗？没有骗我？”其实她也不是很确定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也许真的是自己睡着给掉下去的，她是这样子想到。

萧易故意皱起眉头，不耐烦的说道：“唉呀，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大呼小叫的把我吵醒，醒来就看到你滚到石头了下面，我还怎么能打到你啊？而且你平时的睡像就是最差了，睡觉时老是把腿搭在我身上，不然就东翻西翻的，我看呀，肯定是你自己睡到一半的时候，翻身给掉下去的还比较有可能！”

说著说著就把萧忻捉住他耳朵的手，俐落的给拍掉了，而他心里其实已经是笑到快抽筋了。

## 猫妖传奇

### 第01章 奇妙经历(下)

#### 第01章 奇妙经历(下)

作者：易忻

不给萧忻仔细思索的机会，萧易立刻就找到个新的话题来转开她的注意力，只听萧易向他问道：“麟儿，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是什麽时候了？”经萧易这么一提醒，萧忻立刻就把注意力转到时间上，只见她转头朝天上望去，却发现竟然已经到了早上了。

只听她迷惑地问道，语气充满了惊讶与疑惑：“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现在怎么都早上了？我记得咱们吃完那甜薯的时候，好像才刚过中午而已啊？怎麽一下子就到了早上了？时间怎么过得那麽快啊？”

“嗯？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咱们一定是睡得太沉了，结果就睡到现在，恐怕到现在，咱们已经睡了起码有十个时辰以上了吧！”对此疑问，任他萧易再是聪颖过人，却也是想不透其中缘由，只得归于自己睡得太过沉稳了。

而萧忻则是在一旁不可思议的直咋呼道：“哇？你是说真的？十个时辰，我睡了有这么久吗？”天真的她完全不肯花心思去思考自己为何会睡如此之久，她只知道她这一睡，又打破了以前的纪录了，心里面还觉得挺满意的呢！其实这并不是她不愿意花心思去思考，而是因为有了萧易在，她不愿意思考罢了。

而陷入许多无解答的问号中的萧易，正待要说话之际，无意间一转头，看到了那池清澈见底的湖水，顿时只觉得浑身上下涌起了一股既燥热又黏腻的不适感，实在令他非常的不自在。

於是放下心中的疑问，转头就对萧忻说道：“唉呀！不管了，咱们去泡澡！”说着，便三两下的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准备下水好好的畅泳一番。

而同样满身臭汗的萧忻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不过她脱衣之前还是朝周围的林子里望了一眼，发现没什么异像，便跟著裸露出她微微发胖的身体，与萧易一起快步的跑向数丈外的小湖，“扑通……”一声，就这麽轻轻一跃，便俐落的跳进了水里去，只溅起了无数的水花。

在萧易面前，萧忻完全没有任何顾及，几百年的夫妻可以说对方身体的哪处长有汗毛都非常的清楚，况且她以后还是只灵猫的时候，便非常的野。在外人面前非常腼腆的她，在没有他人的时候，便会回复本性。

只是顽心大动而又兴奋非常的两人都没有察觉到，原本失去法力的他们根本与普通人无异，但方才他们由潭边随意的一跃竟然可以直达湖水且靠近湖中心的地方，而这两者间恐怕不只有区区三四丈的距离吧。

想想看，一个大人正常的跳跃能超过一丈半或者两丈就要偷笑了呢，而萧易他们竟然能够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在经过长达十个时辰的漫长的睡眠之中，他们的身体在隐隐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了。

因为在还没有修道之前，就练就了一身水功的他们，在水中就如同在陆地上走路呼吸吃饭一样的简单又自然。只见他们两人，忽深忽浅忽左忽右，一下子我追你一下子你扯我，翻腾追逐间灵活得就像两尾入水的蛟龙般，玩得不亦乐乎，热闹非凡。

萧易看到萧忻一身赤裸，下身不由一阵骚动，随即摇摇头，将这分骚动甩将出去。毕竟失去法力，失去变身能力的他们，根本就是个未发育完全的幼龄孩童，还完全没有到行周公之礼的年龄，即便他们的思想已经成熟的不能再熟了，但还是让萧易大为恼火。而萧忻看到一脸尴尬的萧易，不用猜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只是甩过一道白眼，说道：“坏蛋。”说完便一猛子扎到水里去了。

萧易不由用无辜地眼神望着刚才萧忻所呆的地方，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跟着她扎进了水里。

足足过了有大半个时辰，好不容易才见到他两的脑袋自水里冒出来，悠闲而随性的漂浮在水上休息，只不是萧易是平躺着，萧忻是反爬着的；然而在经过这么长时间剧烈的游戏过后，两人脸上飞弹没有半点的疲惫之色，反而红润的小脸上更显神完气足精神焕发，同样是清澈洁净的眼睛也更加明亮深邃了。

“吁……！”萧易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举起手来梳理了一下覆在额头上湿透的头发，却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望著山谷外远处耸立的那宛若盘龙般的群峰，在烟岚的环绕下有种悠远而缥缈的恬静意韵。

不知想到了什麼，萧忻突然开口说道：“奇怪呀！怎麼到现在了还没看到陈叔叔与周叔叔他们呢？照理说我们失踪了这么久，他们应该会到处呼叫我们才对的呀？可是到了现在，怎麼也没有听到半点的声音呢？”

回头朝萧易问道：“麒儿，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找错方向了？而越走越远了？他们发现了我们不见之后，会不会告诉爹娘啊？”萧忻的心神心神一旦空闲下来之后，便自然的就想到了她的亲人，想必……这时候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叔伯们一定是非常的焦急吧。

自从浮出水面之後，萧易就一直沉默不语，其实他已经沉浸在湖水所带给他的动人感觉中。他从来都不曾感觉到，只是正常温度却依旧另人感到寒冷凛冽的流泉，此时给他的感觉却是那麽不同，在沁人心脾的寒凉之外竟然又有一种直透他灵魂深处的温暖，虽然那种温暖是那么的微小，但却另他清晰的感觉到它的存在；而水面之下的暗流，在来回冲击着他的肌肤的时候，就如同有好几双手在对同时他进行着按摩一样，那种感觉舒服极了！

而且他发觉到自己在在水中呆的这段时间里，似乎就连自己的气息也变得攸长了许多，而在水里憋气的时间也更长了。

对此他的心中只是隐隐的感到自己身上仿佛发生了什麼变化，这种变化是那么的巧妙，可是却又察觉不出到底那里发生了变化，想来想去也只好单纯的以为是自己的水上功夫又更进步而已，毕竟他现在还没有更大的神识去感觉那微妙的感觉。

听到萧忻的问话，萧易想了想回答道：“我看咱们再等一会儿好了，如果他们还没有找来的话，咱们就只好顺着这树林有人迹的道路走回去了，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会合？”其实从醒来之后他就一直在担忧这个问题，只是他不说出来罢了。

萧忻当然也无所谓的赞同了，说道：“那好吧！也只好这样了。”不过话音未落，随即又问道：“那麒儿啊，他们要是没有来，那咱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要离开这里呢？”

萧易看了看天色，懒懒地回道：“就等到中午吧！如果那时候他们还不来，咱们就走。”他其实是挺不愿意从这么舒服的水中起来，还想在多浸泡一会儿呢！

看着清澈见底的潭里面，不时有些鱼虾在水中深处悠闲的觅食玩耍，萧易顿时兴致一来，正待招呼萧忻，准备同他一起与水里的鱼虾来一场大战之际…

只听‘喀嚓、喀嚓……！’一连串树枝被碰撞断裂的脆音从两人的头顶上隐隐传来。

这声音吸引着萧易与萧忻不约而同地抬起头，透过迷蒙的水雾，两人只看到一团黑呼呼的庞然大物，从高不见顶的山壁之上快速的朝下坠落着，巨大的体积穿破了弥漫空际的茫茫云雾以及谈谈的水雾，一路朝下飞快地坠落，期间还撞折了不少横生於山壁间的树枝，声势浩大惊人至极。

萧忻不由惊奇的说道：“哇？好象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了！”不知到她这千年的岁月是怎么呆过来的，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察觉到即将降临的危机。

而当萧易看清楚那东西可能坠落的方向之后，立刻放声惊叫道：“老婆子，危险……快躲开！”说着，便拉著萧忻朝岸边游去。

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只听‘扑通……！’的一声，在他们瞠目结舌的注视之下，那庞然大物宛如陨石般直直地撞进了水潭里，强大的冲击力掀起了数丈高的巨浪，硬生生把在水中来不及离开的两人轰然推离水面，伴随着巨浪中那无数的鱼虾蟹类一起往岸边的石地里飞去！

“哇，这该死的东西。来人啊！救命啊！”两个人在腾空而起之时，就开始了哀哀惨叫呻吟，等到了他们撞在了地面之后，更是惨叫得厉害想停也停不了，那份凄惨的模样是不用说了。

这一阵混乱之后，那庞然大物跟着便又制造出许多巨大的声响，在这群峰环绕的山谷中声波经过四周山壁来回的激荡之后，反而汇集成一股更为浩大的巨响，轰隆隆的直朝谷外传去……